

真善美

賽巴巴傳奇之四

在佛教裏有關於佛陀的「佛所行傳」，舍地．賽．巴巴也有《Sri Sai Satcharita》一書做為最真實可信的傳記，而這本《真、善、美—沙迪亞．賽．巴巴傳奇》可以說就是沙迪亞．賽．巴巴的「《賽所行傳》」。

可是，短短八冊書哪能窮盡沙迪亞．賽．巴巴一生的事蹟？

《博伽瓦譚 (Bhagavata) 》這部聖典，之所以如此命名，是因為它講述上主的神蹟遊戲、祂的偉大和殊勝以及祂的教誨，這是祂在歷史上每次來到人間，都會表現出來的三件事。

《賽巴巴講道集 Vol 5 Chap 3》

印度著名聖典《博伽瓦譚》講的是聖主克里希那的傳奇故事——祂的神蹟、殊勝和教導。沙迪亞．賽．巴巴的一生，就是以現代手法，將《博伽瓦譚》重新演一次，誠如沙迪亞．賽．巴巴親自宣示，祂就是聖主克里希那。

賽巴巴的神蹟不是為了表演作秀，賽巴巴的每個神蹟都包裹著愛，每個神蹟都是出於愛而行使，祂的神蹟和愛是分不開的。

在收錄賽巴巴講道的書裡，例如《Sathya Sai Speaks》，常常可以見到“The glory of God”一詞，Glory 係由梵文 Mahima 翻譯而來，意為「偉大」、「光輝」，基督教會將之翻譯成「神的榮耀」，但在佛教裡較少見到「榮耀」一詞，或許是因為「榮耀」在中文用法裡帶有「我執」、「我傲」的負面感覺，佛教喜歡用「殊勝」一詞。各位親愛的讀者，《真、善、美—沙迪亞．賽．巴巴傳奇》就是記載沙迪亞．賽．巴巴一生的殊勝事蹟，就是敘述道成肉身的榮耀。

目錄

- 一、在信心中
- 二、愛的進行曲
- 三、召喚與迴音
- 四、話會飛
- 五、祂的安排
- 六、越來越近
- 七、岸邊戲水和跳入水中
- 八、明日

咱們私下講 (致讀者)

我該道歉，自從把《真、善、美》第三部交到讀者手中，十年來，承蒙世尊慈悲，超乎預期的讓我繼續活著留心各種事蹟，然而十年來故事雖多，我卻對讀者沒有任何交代，第四部直到現在才與讀者見面。但是因為我從不認為自己是執筆人，所以我打消道歉念頭，拒絕認罪。

如今各式各樣賽 (巴巴) 神性的事蹟不斷增加，要趕上其腳步，已幾近不可能。祂那種至高、全能的愛淹沒了我們，讓我們無語，又滿懷極樂；那種無所不包的力量讓我們明瞭自己的不足。雖然如此，我們內在的神性將我們拉向祂，而祂也在找我們，包括走偏了的人和穩步邁進的人，將我們置於祂溫暖而舒適的保護之下。

聖主克里希那如是形容那些得到祂恩典衝擊的人，祂對阿周那 (Arjuna) 說：「我的甜美沁入了他們意識每一層面，他們活在我內、靠我而活、為我而活。我的造化遊戲和我的慈悲故事，他們津津樂道；我給予他們的愛、智慧和力量，他們和別人分享，結果大家都獲益無窮。」

在此邀請讀者參與這神聖分享，如朝聖般，帶著謙卑、信心和希望，從一頁旅遊至下一頁，不時逗留一下，讓神和祂壯麗的城堡的景象充滿心中，每一回目睹祂的功德榮耀，都令我們更親近祂，而祂就是來接納我們，成為祂的最近最親。

祂唱的歌

35 年前，少年巴巴開始嶄露頭角，在村落邊緣祂誕生之處附近那座廟，唱出了這首歌。從孩提時代，巴巴就是一股甜美之流，歌聲直抵四周的人心中。因為巴巴不屬於這世間，卻一心想把地球變成天堂，所以祂那時創作的歌，一如今日，都是為了要召喚世人，讓世人受益於這位不可思議、高貴莊嚴而殊勝的神的化身。1945 年 Vaikunta Ekadasi（印度一個神聖節慶，慶祝 Vaikunta 天堂大門打開。Vaikunta 為傳說中上主毗溼奴（Vishnu）所居之處）那一天早上，信徒們忙著用 tulsi（一種 basil（紫蘇））葉替巴巴編串厚厚的花圈來膜拜祂，這首泰盧古方言的歌，就從祂口中自然唱出。

我從 1948 年以後就聽到那些得到巴巴口授的人在唱這首歌，1946 年溫卡塔吉里（Venkatagiri，靠近清奈）地方的藩王（Raja Saheb），還將這首歌和其他幾首巴巴早年唱的歌一同印出來。

「Choothaamu, Ra Ra,」那歌如是勸戒，「來！我們會見到！來！醒來吧！」那歌如是警惕，「起來吧！」那歌如是命令，「前進！」那歌如是懇求。那種感召，直到今天，仍然以無量慈悲，透過這首歌，直抵我們心頭。

來！弟兄們，來！姐妹們，咱們該去
神聖的布達巴底。似乎
祂穿著美麗的橘紅色絲袍。
祂是天上的榮耀；是上主親臨。
召喚我們，給予自由。
「我將沛降恩典。」據說祂如是說。

祁爪窪底（Chitravathi）河床沙灘，
山坡影下蔭涼處，
這個巴巴，據他們說，日日在顯示
祂是神的化身。
上次他好像是在舍地（Shirdi），
為了我們，再度來了。

來！弟兄們，來！姐妹們，咱們該去。

據他們說，祂揮動手掌
在那兒，祂常常如此。
據說祂有求必應。
人說，祂是希瓦，是羅摩，
是克里希那，也是馬茹帝（Maruti；猴神哈努曼的另一稱號）。
神的所有相，集於祂一身；
你若善而真，
就能夠視祂為這位或那位神。

為了得到主的達瞻，
加入我們吧，你這貢高我慢的假智慧，
聽聞一點點祂的功德榮耀吧。
只見祂
手指伸入沙堆，
咯咯一笑，眨眨眼，
濕沙球一個個都變成了樂肚（laddu：一種甜點）球！
遙遠處，
一些視力模糊的先生，
貶其為魔術、咒語、左道密教。
要對他們充耳不聞；起來，開始吧。
莫計算有多艱辛，因為回報可大了。
如今，布達巴底的廟裡，在這神聖的節日，
群眾將神聖的土勒西（tulsi：紫蘇 basil 的一種）葉，串成一個個花圈，
一邊祂唱這首歌，祝福這群快樂的人。

這個召喚，將全世界帶到布達巴底，沙迪亞賽服務組織第三屆全球大會，於 1980 年賽巴巴生日期間在此地舉行，來自各地的代表，有一萬人左右。

這片土勒西葉——《真善美》第四集——是由一位謙卑的編織花圈者供奉在祂蓮足前。

N. 卡司督里

於百善地．尼樂園

1980 年 7 月 27 日（上師節當天）

一、在信心中

巴巴講祂的故事

烏塔卡曼 (Ootacamund) 位於尼利吉里山 (Nilgiri Hills) 上，在那兒，為大學生開設的印度精神文明暑期課程進入尾聲，那時巴巴心情特別愉快和懷舊，祂專門對學員中的那些大學生作了一次開示，想要告訴學生一段早年祂在學校時的精彩感人事蹟，好讓學生明瞭，祂那句名言：「我的一生，就是我的訊息。」 (My Life is My message.) 早在祂還是個小男孩時，早在宣告自己是神的化身 (Avatar) 之前，祂就做到了。

巴巴告訴學生那些往事，敘說祂來去遊走於堂、表兄弟姐妹和同學之間，來去遊走於老師和同伴之間，以及布達巴底 (Puttaparthi)、部喀帕南 (Bukkapatnam)、烏拉侃達 (Uravakonda) 和卡馬拉浦喇 (Kamalapura) 這些村落的村民之間。巴巴會勸學生沉思這一段祂生平的故事，將祂還在孩提時代就標榜的理想深植心中。

1978 年於邦加羅舉辦的暑期班結束後，那些之前在烏塔卡曼聽過巴巴開示的學生請求巴巴揭露一些祂孩提時代的插曲，包括校內和校外，這些插曲讓人一窺祂的造化遊戲 (Leela ; 神蹟遊戲) ；巴巴欣然應允，又透露了一些往事，這些事件顯示出巴巴的使命和祂的神性。

在本書第一冊，筆者提過，雖然人生才過了五個夏季，巴巴已經贏得「古魯 (Guru : 明師；上師) 」和「梵智者 (Brahmajnani) 」的稱謂，因為祂能糾正和勸導那些圍繞祂身邊的玩伴，而且祂言談和行為的意識境界，比那些試圖教導祂的成年人還要高。

在孩提時代，以及後來在學校裏，巴巴就為人溫柔而謙和，卻又具有大無畏的品德，痛恨暴力、報復心和虛假、謊言，喜歡簡單樸素，不愛庸俗華麗、炫耀浮誇。別的同齡小孩還在努力學習頭幾個字母時，祂就已經能輕易的唱歌、跳舞，並創作聖歌和詩詞。巴巴對鳥獸富有慈悲心，不吃肉和蛋，見到像牛之類能吃苦耐勞的動物被毒打，不禁會流下悲憫之淚。祂是孩子們的領袖，教他們上帝之道和贏取神恩的方法。

巴巴大部分時間居留在村中主計 (village accountant) 的家裏，女主人蘇巴媽 (Subbamma) 像母親般照顧祂，在她的關愛下，巴巴找到庇護所，得免在祂的老家 (就在主計家附近) 看到家禽被屠宰，還能觀看這位婆羅門種姓的婦女，在一間祭祀專

用的房間裏，進行膜拜祭祀。在學校巴巴從不逃學，反而和那些孩子打成一片，幫助他們在求學中得到最大收穫。

邁向高等小學

在烏塔卡曼，巴巴述說一段牛車之旅的故事，當時他十歲，和其他幾個小孩勉強擠上一部牛車，由兩頭牛來拉，車上非常擁擠，有幾個孩子掉了下來。他們要去沛努崙達（Penukonda）鎮參加考試，及格了，才能由目前的初等小學進入高等小學。這群孩子向家中供奉的神祈禱、邀寵，求神保佑順利通過考試，然後就被送到「遙遠而陌生的城裏」赴考。牛車上一共擠了十八個小孩，要從布達巴底到部喀帕南，再從部喀帕南到十六哩以外的沛努崙達，每經過上坡路或隆起的路面，牛拉不動車子，這些小孩就被趕下車用步行，下坡時牛車沒有煞車可以控制，所以這些小孩也要下來步行！

在沛努崙達他們待在一起，帶隊老師為他們做考前最後溫習。巴巴答應負責廚房工作，為大家煮中餐和晚餐，他也不要求人幫忙。三天考試期間都是如此安排，巴巴沒有時間復習功課，也無法參加老師的考前特別課程。可是幾週後放榜，他卻是唯一通過升學考試的學生！離布達巴底三哩遠的部喀帕南（Bukkapatnam），村中的善良人士們熱忱歡迎巴巴就讀他們的學校，讓他坐上牛車上的椅子，牛車飾滿花朵，由身披彩衣的公牛，一路風風光光拖到學校門階前。來自布達巴底的神奇小孩，人稱「神的兒子」，來他們的學校就讀，他們都感到快樂，甚至驕傲。

在部喀帕南，巴巴是眾目之的，雖然他很少在聽課，難得打開書本，卻被尊崇為班上最聰明的小孩。這種情形引來每天和他一起從布達巴底徒步跋涉上學的同學們嫉妒的眼光，他們經常欺負巴巴，在祁爪窪底河床沙灘上強行拖著他走，把他的襯衫和短褲弄皺，損毀得不成形，在祁爪窪底河有水的期間，他們把巴巴浸入水裏，以此為樂。巴巴說他從不抗議也不抱怨，只當這些是無知兒童可原諒的玩笑，默默承受，他拒絕吐露這些虐待者的姓名，也不對他們懷有任何惡意。

當班長

在那個年代，老師揮杖鞭打學生的呼呼聲在每間教室此起彼落，手杖忙碌的落在倒霉的小傢伙背上或是手心上。老師打累了，就把這項特權交給班上最聰明的學生。巴巴說，有一天老師問學生這個問題：「說說印度的偉大。」學生要用英語回答，其他孩子

對印度所知甚少，英語更是不通，但是巴巴卻簡潔而充滿信心的回答：「有高山，有大川，有眾多支流，形成許多平原，美哉印度，江山如此多嬌。」巴巴接著透露這段插曲的後半段：「老師要我給每人一耳光，做為應得的懲罰，我要用左手捏住他們鼻子，給他們響亮的耳光。班上約有三十位學生，有些個子比我高很多，我得爬上一張長凳，去盡我最不情願去做、最不受歡迎的職責，我無法讓自己如老師要求那樣，給每人重重一耳光，我的耳光只是輕輕落在他們臉頰上。老師見到此，把我叫過去怒罵：『我是要你在他們臉上撲薑黃粉（當化妝品用）嗎？我是要你打他們！我來示範給你看。』他捏住我的鼻子，一面給我耳光一面算次數，打了約卅下才停手。我默默承受，因為老師不該受侮辱或下不了台。我對印度地理和歷史的優異知識，所得來的獎賞，不管有多麼荒謬，對他所要施加的懲罰，我柔性處理，讓懲罰未竟其功，就是我的錯。」

巴巴透露，身為班長，自己肩負職責，也帶有權威，「我要讓同學和別班的班長看看，班長該如何當。我會比其他同學提早幾分鐘到校，在上課前把黑板擦乾淨，常常連桌椅都要清潔，」巴巴解釋，「羅摩（Rama）坐在瓦西斯塔（Vasishta）跟前，與其他同學一起上課。克里希那（Krishna）也有三帝帕尼（Sandeepani）為其古魯，蘇達瑪（Sudama）等人則為其同學。無形無相、無屬性（attributeless）的「法身」若化身為人，出現在眾人之中，就必須表現為一位易於相處的同伴以及一位能讓同時代的人瞭解的典範。」

巴巴在祂的講道中證實，那次發生在部喀帕南的小學的事件，乃係祂刻意令其發生，當時祂的一位老師，名叫孔達帕（Kondappa），被「黏」在椅子上無法起身。（譯註：當時孔達帕因巴巴不用心聽課而讓巴巴在課堂上罰站——雖然巴巴對課程內容都已經能掌握，下課時卻忘了叫巴巴坐下。直到下一堂課的老師來到，發現箇中原因，並叫巴巴坐下，尷尬場面才解除。）巴巴承認，羞辱那位老師，讓他成為被訕笑的對象，並非為了自己被罰站在長凳上好幾小時而報復，祂設計那種局面，純係為了稍微顯露一下祂的獨一無二，讓人得以一瞥祂的神性，讓周遭的人悚然驚問：「這男孩是何方神聖？」

當時孔達帕的課結束，正欲起身，騰出椅子給下一位來上課的梅布·可汗（Mehboob Khan）先生，卻發現自己無法站起來，因為椅子黏著他，其他學童暗指，災難發生，可能係因為沙迪亞（Sathya）受到處罰，於是梅布·可汗，這位對巴巴既愛又尊崇，目睹過巴巴神性的老師，對孔達帕透露：「你不瞭解，羅箸（Raju；賽巴巴的俗名）非尋常之人，祂是一位神異小孩，我見過許多次祂燦爛的神性光輝，馬上撤銷你對祂的處罰，你所受的處罰也會消失。」於是梅布·可汗叫巴巴從長凳上下來，而孔達帕也得以

起身離開。

同學們

賽師講述了幾件當年在烏拉佻崆達 (Uravakonda ; 離阿南塔普爾 (Anantapur) 約卅哩) 的往事，祂在那兒待了約兩年，與祂的哥哥在一起，祂的哥哥在當地高中教泰盧古語。一年半前筆者親訪當地，走在那兒那所高中校內又長又寬的走廊上，那上面有過巴巴神聖的足跡。置身於那間巴巴上過課的教室裡，坐在那張祂學生時代用過的長凳上，書桌與長凳是連成一體的，桌面稍呈傾斜，下有一塊擱板，權充置書的抽屜。每一張長凳可以坐三個學生，我坐在長凳上，遙想當年小小巴巴就坐在我旁邊！

莫努定醫生 (Dr. Moinuddin) 那天陪我一同去那所學校，他目前在烏拉佻崆達執業，當年是巴巴的同窗同學。他回憶說：「我剛好被分配坐在巴巴正後方，於是就捉弄祂，呼的一掃，把祂頭上的學生帽搶了過來，祂就會央求我把帽子還給祂，因為沒有帽子就不能上課，我知道巴巴不會打架或向老師告狀，也不會還以顏色搶走我自己的帽子，祂很安靜、柔和，沒有暴力，於是我就會要祂變出一些別的甜點給我——一塊 rasagolla、一塊樂肚 (laddu) 或是一塊 Mysore Pak，糖果我已經吃膩了，然後巴巴就會在半空中呈圓形揮動祂的手掌兩圈或三圈，變出我最愛吃的甜食。可是這每每引起其他同學流口水，大家一陣喧鬧，要求也變一份給他們，喧鬧聲讓老師都過來了，於是趁上課前老師也來一份。」巴巴的另一位同學，師利·希坦·羅摩·饒 (Sri Sita Rama Rao)，說巴巴曾秘密的向他吐露，祂將匡正世界，重振真理於五大洲。

四合院正中央那幾棵老矮樹，枝幹糾纏，依舊健在。巴巴描述祂當年在四合院的五棵樹上玩「猴戲」的情形。其中兩棵已經被砍掉，上天保佑，剩下幾棵幸免於難。在「猴戲」中，「猴子」們分為兩邊，彼此敵對，他們在樹幹上爬，吊在上面盪來盪去，而不掉落下來，目的是要讓敵方喪膽，陷於混亂，直到對方一員被觸碰到，被判出局。他們盡可能對敵人張牙舞爪，狺狺咆哮，他們在林間擺盪、攀爬，在樹幹上滑來滑去，萬一掉下樹來，就算「死了」，就被判出局。他們一面大聲喧囂嬉鬧，嘲弄對方，一面使勁搖晃樹幹，讓敵方「落馬」，任何一隻「猴子」不小心講出「人話」，當場就算「陣亡」。遊戲結束後，巴巴犒賞每人一些甜點。很多像莫努定醫生那樣，當年在那幾棵樹上歡躍嬉戲過的人，至今仍津津有味的回憶此遊戲。

幼童軍

賽師在一次講道中提起祂當年當幼童軍的往事，「我們有一位體育老師，」祂說道：「他在校內組織了一支幼童軍，堅持要我參加，雖然我也很想利用此一機會，順勢將幼童軍的善行引導至修行之路，但是我家裡太窮，付不起制服和其他一些不時之需的花費，所以沒法參加。要讓你們知道我家裡有多窮，我提一件事，我那時每天上學都穿同一件襯衫，因為我只有一套，有些孩童發現了，開始笑我，在我上學和放學途中嘲弄我，拉住我那件已經穿壞了的襯衫，將它扯破。我連根針都沒有，只好在鄰居籬笆上摘了一根仙人掌的刺來縫衣服。」

「我的幾位摯友知道我無法參加幼童軍的原因之後，都很難過，坐我右邊的男孩，父親在稅務局當會計主任，他回去說服父親，做了兩套制服，各含一件卡其布襯衫和卡其短褲，他疊好一套放在我書桌下方的擱板，附了一張紙條，上面寫著：『你一定要收下並穿上，咱們是兄弟，接受我給你的東西。』但是我不高興，決定拒絕這份禮物，我把制服留在他的書桌下，附了一張紙條，上面寫著：『如果你希望我們的友誼持久，就不要耽溺於這種贈予東西和收下東西的遊戲，一個有需要的人一旦接受了另一個人的東西，就不免會有一絲隱憂，心想該如何報恩，而另一方面，贈予者的心則因他的善行而為驕傲所侵入、所污染。真正的友誼應該是從心到心，如果我們將友誼建立在施和受的基礎上，則接受者會感到渺小，而施予者會感到驕傲，這種友誼不會持久。所以我不接受你的衣服，我將它還給你，並留下這張字條。』隔天，那位男孩懇求我：『你可以等離開幼童軍後再歸還給我。』但是我連那樣都不同意，『我不需要幫助，也不尋求幫助。』我告訴他：『我只尋求助人的機會和教別人最佳的助人之道，而且，制服是你父親為你而做的，不是要給我用的。我是真理——如我的名字所顯示(譯者按：「沙迪亞(Sathya)」意謂「真理」、「實諦」)，如果我代替你穿上它，那就是無視於真理了。』」

筆者聯想起大約廿年前發生在一位男性親戚身上的事，他在仰光買了一把緬甸雨傘給他在邦加羅的姊姊，作為生日禮物，傘是平頂的，傘面是布的，顏色過於鮮艷而有些俗氣。但是因為她拒絕收下，所以傘被閒置在那兒，後來他的雙親將它拿去面呈給巴巴，做為獻禮，巴巴對他們說：「為什麼拿偷來的東西給我？這東西是屬於你們女兒的，不管她用或不用。」任何獻給巴巴的東西都必須是當初就是要奉獻給祂的。

星期四

在烏拉瓦崆達時，我去看那口井，當年巴巴每天肩上挑著一只大瓦罐從祂寄住的家

裡（譯者按：祂哥哥的岳母家）去那兒汲水，井離家至少有一公里遠，巴巴每天要來回六趟。那口井是村子裡唯一一口適於飲用的井，非常深，祂一定費了很大的勁才把罐子裝滿，「供給水給我寄住的家佔去我所有時間，使我無法從事其他活動，」巴巴如是說。我還見到了那位對童年的巴巴敬愛有加，預見祂有一天會成為世界導師的梅布·可汗先生。

巴巴和祂哥哥住在一起的那間屋子現在只剩下泥砌的斷垣殘壁，我們爬了進去，恭敬的站在當年巴巴坐的那個神聖位置前面，當年自從巴巴宣告祂是舍地·賽的轉世之後，每星期四祂都坐在那個位置。就在我們站在那兒，沉緬於幻想的時候，一位村裡的老人說了一段當年的故事：一天晚上，一群來自鄰村的婦女，搭乘牛車來烏拉瓦崆達看一場電影。小小牛車上，大家擠成一團，其中一位婦人，趁著夜色將至，把坐在她旁邊一位婦女頭髮上的金飾偷偷拿下來，這位婦女直到下車時，才發覺自己的金飾丟了。但是沒有人懷疑對方，因為大家彼此都熟識，有人說也許金飾自己鬆脫，掉在半路上，有人則要她仔細回想是否真有戴上金飾出門。這時一位老先生提議：「此地有一個『神奇小男孩』，我們可以請教他，他是這兒一位教泰盧古語老師的弟弟。」大伙聚集到巴巴四周，巴巴瞧著她們，說道：「噯，賈那卡媽（Janakamma）！把珠寶還給人家！」賈那卡媽大吃一驚，按照巴巴的指示，把珠寶還給人家，羞愧得低下頭。巴巴對其他人說：「去吧！帶她一道去看電影，懺悔已經是足夠的懲罰了，忘掉這次過失，誘惑這位意志薄弱的女人，錯在妳們。我肯定她不會再犯，因為她已經得到了我的賜福。」

搖椅

巴巴告訴祂的學生，祂小時候是如何默默忍受貧窮和艱苦而毫無怨言，當時家中有一把搖椅，某晚，巴巴坐在上面，祂哥哥的小叔看到祂坐在搖椅上搖晃，大怒道：「是誰准許你坐在那張貴重的椅子上面，像王一樣前後搖晃？起來！出去！」巴巴回答：「將來有一天，我真的會成為一位王，坐在銀製的椅子上，那一刻你會活著親眼見到。」這番話讓小叔更加憤怒，但是他並未繼續迫害巴巴。大約七年後，欽秋里（Chincholi）地方的王后，不忍心見到她的師尊坐在一隻木椅上，為祂買了一把銀椅，可是師尊一直不允許大家打開銀椅的包裝，連希瓦之夜（Sivaratri）或達色喇節（Dasara）都一樣。在師尊的生日那天，祂哥哥的小叔來到布達巴底，巴巴當著所有人的面前，要他打開包裝，拿出那把銀椅，將它放置在百善地主廟前的台階上，那時台階下大家正聚集起來準備唱頌讚（Bhajan），小叔流淚懺悔，請求巴巴寬恕，巴巴安慰他，告訴他不要掛在心上。這可能是巴巴唯一有所反應的一次，因為通常祂都很能自我克制，忍受別人的怒

氣，不當一回事。巴巴告訴他的學生，他隨時準備維護自己親生家庭的名譽，抵擋人家的冷嘲熱諷。

我看到當年蘇班納先生 (Kote Subbanna) 開的百貨店依舊在那兒，現在由他的孫子在經營，當年巴巴創作一些歌曲和標語口號，來跟他們換取衣服和文具。蘇班納有一回請求巴巴幫忙，提升他店裡賣的嬰兒食品和印度阿育吠陀傳統草藥的銷售業績，巴巴應允，然後從百貨店得到一些他最需要而又沒錢買的用品做為回報。事實證明，巴巴那節奏輕快的歌曲，其知名度，價值很高，因為一些和蘇班納同年代的人告訴我，當那幾個小孩手上舉著廣告牌子，一齊唱著這些歌時，東西一下子就賣光。巴巴的父親，溫卡瑪·羅著 (Venkama Raju)，感謝蘇班納給巴巴提供的幫助，讓巴巴能添置一些新衣服和筆記本。每次百貨店有新產品，像是馬德拉斯的僧人學者拘帕拉恰魯 (D. Gopalacharlu) 所製的小兒甘露 (Balamrit ; 譯註：是一種給小孩服用的膏狀強身補品，有抗感冒、咳嗽和健胃整腸等效用。)，要介紹給烏拉瓦崙達的居民時，就採用此種街頭音樂的辦法。城裡每週有一次市集，當天附近村落的人會聚集在此地，蘇班納則帶著他的廣告牌和他的歡樂「男孩合唱團」，有了豐收的一天。

良師

賽師說，在他還只是一個孩子時，他就已經致力於糾正社會上光怪陸離的行為、罪惡、缺點和不足。他以戲劇和詩來嘲諷，〈Cheppinattu Chesthara ? 〉 (意思是：你言行一致嗎？) 這齣劇，就是他的一次富有教育性的實驗，它揭露家長和老師的偽善——孩子和學生也自動吸收了這種邪惡。直到今天，巴巴還是如此勸誡我們，思、言、行 (身、口、意) 要和諧一致。他說，在學校放假期間，他回到布達巴底，會用民謠的音律，寫長篇歌謠來譏諷嘲罵村中的種種惡習，諸如酗酒、文盲以及不負責任的累積負債。巴巴教小孩唱這些歌謠，他們很快便學會，並群聚在家家戶戶門前朗誦。有些家長因為自己的短處和一些畸戀或怪癖受到猛攻，而甚為光火，但許多人都鼓勵這些男孩繼續從事他們的改革任務。

村中的幾位主計 (village accountants) 也成了譏諷嘲罵歌謠的對象，有一位主計，蓄著希特勒式小鬍鬚，腕戴名錶，錶帶閃閃發光，還以像唐璜那樣找樂子自豪。師尊告訴他的學生說，他當年用韻文寫了一首詩來諷刺這位先生，並訓練了一群頑皮兒童來模仿他的奢華，他們站在他的屋門對面，唱諷刺歌謠，直到嗓子沙啞為止，被譏諷的苦主出來打他們，孩童們鳥獸四散，讓他追都無法追。這種罵帶跑戰術一直持續到他刮掉鼻

下那撮恐怖鬚鬚，除下手腕上的皮革錶帶，並且不再去偷情為止。巴巴還用泰盧古方言寫了一個劇本，名叫〈新年代〉，整個故事圍繞在一位詩人身上，他在世時受到忽略和侮辱，但是他動人的詩，為他的兒子提供了足夠的彈藥，在父親過世幾年後，於一次選舉中大獲全勝。

當年力勸賽師在校慶時演出〈你言行一致嗎？〉一劇的老師，譚米羅箸（Thammiraju），他住的房子在一座土堆的對面，仍然完好如初，那座土堆曾經是巴巴的哥哥瑟夏馬·羅箸（Seshama Raju）的房子。譚米羅箸的房子實在是一個三重神聖的地點，因為師尊在祂的老師與虔誠的師母家裡前前後後待過許多小時，既讓他們一睹祂的神蹟遊戲，也和他們同年齡的兒子一起玩耍。祂只要叫出神的名號，就能讓上主匍匐十次下凡人間的化身，以及其他神尊和師母所尊敬的聖人，在家中一面牆壁上一顯靈。師母為這件事寫了一首詩，刊登在馬德拉斯 Sai Samaj 出版的月刊上。夏斯特利先生（Narayana Sastry）住的那間房子幾乎與瑟夏馬·羅箸的住處毗連，當年師尊離開家庭，宣告祂下凡人間的任務時，夏斯特利親眼目睹師尊身體發出金光，因而名垂青史。有一回巴巴質疑夏斯特利對古代經典的解釋，把他的學術自負給刺破了，那時巴巴還是個小男孩。那天巴巴身上發出的金光，一定給夏斯特利帶來莫大震撼，夏斯特利當時的狂喜，等我們遇見亞利桑那大學（University of Arizona）的巴若諾夫斯基（Baronowski）博士，聽他講他自己的親眼所見，就可以得到一些概念。那一次巴巴在白場（Whitefield）的布林達梵（Brindavan）道場給予數以千計的信眾達瞻（Darshan），巴若諾夫斯基博士那次一連幾天看到圍繞巴巴身體的那種光暈，深感驚喜。

教祈禱

師尊告訴祂的學生，在烏拉瓦崆達，祂經歷過那種「難熬的日子」，在學校、在鎮上，祂都是最受喜愛的人物，可是在祂哥哥的家裡，祂卻是「劈柴挑水的苦工」，每隔兩三天就得從附近丘陵上收集乾樹枝，綁成一捆，頂在頭上帶回家。祂要從一口井取水，那口井是唯一可以飲用的水源，距離不怎麼近。雖然要做這些還有其他一些累人的雜務，祂卻始終精神抖擻，充滿富有傳染性的幽默。鄰居見祂這樣可憐，心中都很難過，都求祂寫信給父母，要求父母帶祂離開，有些人甚至主動願意幫祂寫家書。可是祂告訴所有人不要擔心，因為能作些服務，祂覺得很高興，祂會說：「你們幹嘛操心？我很高興自己能有些用。」

我站在講台上。當年師尊每天早晨上課前，就在這個講台上，對全體學生唱誦校禱

文，也就是在同一個講台上，在一個歷史性的早上，師尊宣佈：「從此以後我不再屬於你們了，我屬於那些需要我和呼求我的人。」師尊回憶說，當時祂不待大家明白過來那宣言的意義，就逕自走下講台，回到教泰盧古語的哥哥家，把書本丟在一邊，然後繼續走到鎮的邊界，來到安杰尼烏魯 (Anjaneyulu) 的家前。安杰尼烏魯在政府部門任職稅收檢查員，對巴巴敬愛有加，他也許就是那種需要巴巴，呼求祂照亮前路，帶他脫生死的人。但是巴巴沒有走進安杰尼烏魯家的大門，屋前空地的樹間有許多塊大圓石頭，頂部平坦，師尊坐在安杰尼烏魯家正對面一塊中等大小的石頭上，這時從學校尾隨而來的群眾已經是人山人海。安杰尼烏魯看得出來，巴巴這次離開學校，是一場世界革命的開始，於是他在那塊石頭上方蓋了一座用柱子支撐的紀念亭，讓它有別於其他石頭。最近巴巴允許烏拉瓦崙達的善心人士買下四周的地，蓋一座社區會堂，在祂的感召下，從事服務的活動。

宣告使命

師尊坐在那塊石頭上，宣告祂的信徒在呼喚祂，祂不能再假裝是一位學生，甚至不能再假裝是羅箬 (Raju) 家中的成員。祂宣稱：「我有任務要完成，」表示祂前世在舍地 (Shirdi) 已經完成了一部份。接著祂就指導群眾唱頌讚和唸誦神的聖號，儼然是眾師之師，其訊息能讓人脫悲與貪，祂唱道：「Manasa bhajare guru charanam, dustara bhava sagara taranam (誠心唱誦，頂禮上師蓮足，他能帶你渡過生死的苦海)」師尊指的是哪一位神聖導師的蓮足？那些知道祂是誰的人 (當時只有少數幾個)，了解那其實是指寶 (巴巴) 的腳。早在那個年代，師尊就在強調，欲與神合一，得要與人分享，眼見周遭的人窮困、孤苦無依和為病所苦，師尊大發慈悲。蠟燭已出龕，它燦爛奪目的光芒很快就會散播開來，在每一顆心中，每家每戶、每間學校和教堂寺廟、每個城鎮和村莊。師尊以響亮清澈之音召喚全世界，聖靈已經屈就自己，將自己包在一具人身裡，下凡到人間，世人當緊抱聖靈的腳，以免受污染和沉淪。那天祂所提到的那雙殊勝蓮足，曾經走在玫瑰花瓣上，走過冰雪覆蓋的山，走過雨水浸泡的稀泥，走過晴天才能走的路，走過海邊的沙岸，給各地悲苦的人民帶來慰藉。

在烏拉瓦崙達這段短暫的光陰，巴巴已經將自己深植於當地男女老少心中，祂的歡笑讓人眼睛一亮，歌聲悅耳動聽，祂是學校裡的莎士比亞，是全校之光，是民眾的驕傲和楷模。關於祂的神奇能力、祂的愛和祂的智慧，家家戶戶都有些故事。所以這下巴巴離家出走，離開學校，說出祂的使命，並說世界各地都有人在等待祂，大家都洩了氣，難過得說不出話。

虎皮

祂從烏拉伕崆達返回布達巴底，宣告自己就是舍地的賽巴巴，這時祂只有十四歲，但是附近村子，甚至四十哩之外的阿南塔普爾，都知道祂是賽巴巴的轉世。

有一天，一位吉普車司機走過河床，來到布達巴底街上，要找師尊。司機的僱主是一位年輕的英國籍地方行政首長，到祁爪窪底河對岸的森林打獵。返回阿南塔普爾時，車子剛好在布達巴底村對面拋錨，司機和長官費了半天勁，車子還是發不動，最後司機提議，在布達巴底村有一個「男孩」，他能憑空變出 vibhuti (聖灰)。對，「只要手掌在半空中呈圓形揮動，他就能變出這萬靈藥，治好所有疾病，甚至吉普車！」這位英國人困在半路上，只好同意讓司機去村裡，自己則坐在車上。司機最後終於撞見這男孩，沒想到巴巴卻對他說：「我正要去吉普車那邊。」令他大吃一驚。巴巴穿過多沙的河床，到達對岸的路上，向車內窺了一眼，裡面有一隻母老虎的屍體，是這位首長兩小時前才射殺的。師尊對眾生深刻的愛，無法容忍動物被殺害或虐待。

師尊說道：「是我讓這部吉普車在此處停下來，因為你獵殺的是隻虎媽媽，她的窩裡還有三隻幼虎，此刻正在哀鳴呼喚她。回去把那三隻幼虎找回來！捐贈給動物園來照顧。從此以後不要再射殺野生動物，因為牠們並沒有傷害你。為什麼要殺牠們或包圍牠們並設下陷阱捕捉？改用更犀利的武器——你的相機——來射牠們！那就不會殺死牠們或令其殘廢．．．」這位英國人當下開悟，從此不再帶槍，他發現用相機來射野生動物要冒險刺激多了，純潔多了。他把三隻幼虎孤兒送給動物園，虎皮從製作動物標本的人那裡回來後，他就把虎皮帶去布達巴底。百善地 (Prashanti：意謂「至高的寧靜」) 道場的主廟那時還在興建中，他見到巴巴，獻上虎皮，放在巴巴足前。一位來自 Coorg (譯註：位於印度西南方卡納塔克邦內) 的知名賽信徒，咖啡業巨子與慈善家，薩卡瑪夫人 (Smt. Sakamma) 央求巴巴坐到老虎皮上，擺個瑜伽坐姿，手持唵珠，她已經找了一位攝影師來拍照，巴巴慈悲的答應。其實巴巴從來不坐禪，也不持唵珠。

祂的傳記

Nagamani Purnaiya 夫人用泰盧古語寫過一本關於巴巴的書(後來有翻譯成英文並付印)，書名為《世尊沙迪亞．賽．巴巴的神蹟遊戲》，在序言裡她說：「任何一個能目睹祂神力的機會，我都不放過。」該書描述了超過 140 個神蹟，她說其中「超過 115

個是我親眼看見，讓我驚喜不已。」Nagamani 的先生，Sri Purnaiya，是印度南方鐵路公司的商業營運部副總，Nagamani 太太所記載的神蹟，係在師尊宣告他的身份與使命之後的頭幾年，祂還住在村中舊的精舍（廟）時，所示現的，現在位於百善地．尼樂園的主廟於 1950 年落成後，原來的精舍（廟）就成為「舊的」精舍（廟）。書中提到師尊變出聖灰（Vibhuti）當作藥，而治癒人的病，以及祂命令氾濫的洪水退去。巴巴對她透露：「是因為妳對我的信心，使得妳的車子能渡過洪水氾濫的河川。」師尊變出紫蘇葉花圈、戒指、墜子送給人，祂還給人做外科手術，據 Nagamani 太太回憶：「有一天，我看見師尊將一串像似香蕉皮的東西扔出牆外，然後朝我走來，要些水洗手，祂滿手是血。『妳向我祈禱，求我治好那位男士，所以我為他動手術。』」祂說道。那夜我憂心忡忡，無法入睡，因為那位男士是在完全清醒狀態下接受手術的，沒有用古柯鹼麻醉，想到他在隔壁房間痛苦不堪，我就擔心不已，所以整晚我都很清醒。隔天天一亮，師尊就要我拿些手術棉花給病人，『馬上把棉花拿給病人。』祂吩咐，走到病人門前，我猶豫了一下才進去，發現病人正在大啖一大盤 idlies 和 chutney，師尊站在我後方咯咯而笑：『這不是醫生所作的手術，是我作的，所以無痛，不需休養，飲食沒有特別限制，他可以隨意吃。』」祂指著病人肚子上長長的一條疤痕給我看，但看不出有縫線，師尊說道：『我變出聖灰，抹在他額頭上，當作麻醉劑。我變出一把小三叉戟[註一]和一把刀當作手術工具，動完手術後，我在傷口敷上聖灰，一切就結束了。』」

Nagamani 夫人繼續娓娓道來：「另一天，四位男士來到百善地．尼樂園，想要測試師尊，他們到了三哩之外的部喀帕南，決定彼此交換手錶，看看巴巴是否知道這件事，他們心想：『如果巴巴真是神，就應該知道，』」師尊召見了他們，說：『我知道你們為何來，也知道你們一路上講些什麼，你們戴上對方的手錶，我知道你們是來測試我，然而此地是信徒之地，諸位可以回去了。』」

[註一]：三叉戟為希瓦（Shiva）的法器。

祂寫的歌

巴巴不但得鼓勵唄讚唱誦，拉抬一把村中人數日益減少的唄讚唱誦團，還得親自創作唄讚和 Namavalis（由一連串神的名號編成的聖歌），以應需求。早年巴巴編了不少歌曲。賽（巴巴）的正法有如一座大殿，祂 17 歲時所寫的一首歌曲，首度勾勒出這大殿四隅的四根大柱。

高舉 Sathya (真理)、 Dharma (義)、 Shanti (寧靜)、 Prema (愛)
一步步走在人生的朝聖之路上。
你的職責就是去走，去嘗試；
這場遊戲，不論輸贏，都是天意。
令你心中充滿神，全然歸向祂；
你就能免於痛苦和悲傷。
賈那卡 (Janaka) 身為國王，但活在神中；
既統治其領土，又能了脫生死。
為何渴求超群的技能？人哪，要有信心！
那些只會令你的我執我慢膨脹，令你的智慧之眼瞎掉。
通過這片沒有路的叢林時，
神的名號是唯一的嚮導。
你的心田是塊寶貴之地；
用你的心念來耕它；用
你的美德當耕牛。
手執智性之鞭，驅趕它們前進，
然後收割光和愛。

二、 愛的進行曲

為何成立大學？

本書的第三集完成時，道成肉身 (avatar ；意為「神的下凡」) 賽巴巴已經照亮世界達 45 年之久，《真、善、美 (Sathyam Sivam Sundaram) 》這個書名，係筆者當年思索要用什麼書名來裝飾祂的傳記時，在心中閃過，這名稱如今讓我想起維未卡難陀 (Swami Vivekananda) 所作的一次預言性的宣言，當年在一次關於「虔誠瑜伽 (Bhakti Yoga) 」的講道中，他作了如下開示：「宗教，乃是最高的知識和最高的智慧，它用錢買不到，從書本裡也學不到。儘管你朝四面八方望去，儘管你搜遍喜瑪拉雅山、阿爾卑斯山和高加索山，找遍海底，查遍世界每個角落——西藏也好，戈壁大沙漠也好，但是在你的心作好準備去接受它之前，在你的明師來到之前，你是不會找到它的。而當那位上天派來的明師來到時，要以兒童般的信心和單純來服事他，敞開你的心，讓他影響你，並在他身上看到神。對於以這種敬愛的心態前來尋找真理的人，真理之神 (Lord of Truth) 會向他們顯示有關真 (truth) 、善 (goodness) 、美 (beauty) 方面最神奇、最棒的事。」將這段英文原文翻譯回印度文的人，將 truth 解釋成 sathyam，將 goodness 解釋成 sivam，而將 beauty 解釋成 sundaram——雖然他們對道成肉身沙迪亞·賽·巴巴一無所知！真理之神 (Lord of Truth) 翻譯成沙迪亞·賽最佳 (譯者按：「沙迪亞」係譯自梵文 sathya，sathya 與 sathyam 同義，意謂「真理」，二者之差別僅在於詞性。)，巴巴透露了人類最神奇、最棒的事：真、善、美是每個人靈魂的核心，而且唯有覺知這一點，人方能了脫生死。過去我對此真理一無所知，一定是維未卡難陀引領我至我的明師——真理之神。

阿南塔普爾 (Anantapur) 市為百善地，尼樂園所隸屬的那個地區的首府，巴巴恩賜給當地一所女子藝術與科學學院，用意不是另外再增加一所學院——散佈在各地的學院已經有數百所，而是要創辦一所教育機構，將女孩子塑造成尊敬印度傳統精神文明的女兒，成為熱心服務鄉親的好姊妹，成為單純誠懇的好妻子，成為好媽媽，熱心而嫺熟的把服務社會和靈性修習的理想，灌輸於孩童幼小的心靈中。不久世尊賽巴巴又賜給阿南塔普爾一棟吉事曼塔 (kalyana Mantap 譯註：是一種供做婚禮等吉祥的活動或典禮使用的建築，kalyana 意為「美麗、可愛、吉祥、受到祝福」)，以進一步提昇精神生活，曼塔落成典禮時，祂如是宣告：「若用愛當槓桿，來操作心念，則結果只會好不會壞。我來人間，是要恢復人間的愛，清除人類卑劣的行為和狹隘的心態。」這棟曼塔是用來做為服務社區的場地，幾年後，信徒在那裡慶祝四位貧苦的 harijan (譯註：harijan

意為「神的孩子」，聖雄甘地用這個字做為對印度賤民階級的尊稱。)的婚禮，巴巴親自到場，賜福給兩對快樂的新人，在婚禮中，祂為每位新娘各變出一個金飾，由新郎將其戴在新娘頸子上，表示已婚，又為每位新郎變出一只金戒指，由新娘將其套在新郎手指上。這幾個 harijan 的全家人受到豐盛的筵席款待，和世尊巴巴以及信徒們一起享用。

七十間套房的宿舍

1971 年 8 月，在慶祝聖主克里希那誕生的那天，成千的人在百善地．尼樂園敬拜，巴巴宣告：「人家告訴我，今日人類正瀕臨毀滅，偽善和仇恨的力量正迅速傳播五大洲，世界各國都瀰漫著焦慮和恐懼。不用告訴我這些，因為我正是為此而來，在世界瀕臨混亂時，道成肉身會來人間，讓人心中的風暴靜止下來。」

9 月的達色喇節，提供了道場內大群求道者，學習吠陀文化中玄祕象徵主義的機會。在一系列神聖的課程中，巴巴解釋，yajna（吠陀火供）是在提醒我們，奉獻出小我，以見到大我，是我們的基本職責。身體是神壇，我們所居住的世界是祭品，虔誠和般若智慧是祭祀的火燄，這火燄接受祭品，將之轉化並神聖化；最後，意識（Purusha）昇華為至道（Purushottama），則是祭祀的成果。世尊巴巴還宣佈：「今年的達色喇節，在百善地．尼樂園的歷史上，是新的一頁，要認知：神性乃是其核心，要渴求那神性，藉由努力修行，在你身上顯露那神性，百善地這個道場就是為了這個修行而建。」祈禱大殿前端新蓋了一片平台，直接連到前方主廟外圍的走廊，平台上方有個圓形陽台式屋頂，上有幾扇銀製的門和傳統的印度廟宇式雕刻，並建了三個圓頂物體做為裝飾。主廟則宣示了道成肉身的臨在，道場內部人員和外面來訪者都要意識到世尊的臨在，調節每日作息，使之與靈性提昇相符，這種靈性提昇，在道場內神聖的氣氛中，大家都能分享到。巴巴親自蒞臨祝福，超過 70 間套房被分配給渴望住進道場靈修的信徒，他們來自印度各地，甚至海外，有不同宗教信仰，操著不同的語言，但是世尊對他們一概賜予恩典，誠如祂所說：「階級只有一種，是人的階級；宗教只有一個，是愛的宗教；語言只有一種，是心的語言；上帝只有一位，祂無所不在。」套房後來增加到 300 間左右，想來這個寧靜、自依自靠、順從天意的氛圍常住，或至少每年住上幾個月的求道者，數目迅速增加。

「善瑞寺（Sivam）」的矗立

十月份，世尊蒞臨安得拉邦（Andhra Pradesh）的首府海德拉巴（Hyderabad），

當地居民熱情的口唱神名，遊街慶祝，他們受到感召，也回去教導自己孩子初步的修行方法。祂還在吠陀學會（Academy of Vedic Scholars）對那些學者講道，讓那些精英原本較為低劣的想法和目標為之轉變。在祂的指導下，這個學會越來越有力量和用處。1971 年 10 月 25 日，巴巴為海德拉巴一座造型像個靈甘（lingam）的廟舉行奠基，祂說：「我將這座廟神聖化，這樣信徒就可以聚集在此地，保證得到達瞻（darshan），不用再跟著我到處跑了，」巴巴在孟買的達摩史剎（Dharmakshetra [見書末地名翻譯]）道場那棟建築名叫 Sathyam（真），位於海德拉巴的這棟善瑞寺（Sivam。意為：善、祥瑞）則是第二棟，而位於馬德拉斯（譯註：今稱 chennai，清奈）的 Sundaram（美），是最後才蓋的。對這三棟建築，巴巴說：「Sathyam（真理）是雙腳，Sivam（善）是軀體，Sundaram（美）是頭。立足於真理，行於善，思於美。我們生於真理中，活在善中，合一而沒入美中。」世尊於 1973 年 4 月泰盧古新年當天，為 Sivam 道場舉行開幕典禮，這棟奉祀「出於太一，沒入太一。」這個宇宙訊息的建築珍寶，是在十八個月內完成的。整棟建築形似靈甘，巴巴在那裡變出一顆靈甘，安置在大殿裡，形成靈甘形建築的基底，讓習於膜拜靈甘的信徒可以持續膜拜。之後一連七天，大量的群眾聚集在此地，如癡如醉的聆聽《Siva Purana》聖典上關於 Siva（希瓦神）的殊勝故事，包括唸誦和講解。這件事為一場文化和靈性革命揭開了序幕，而 Sivam 道場是感召、激勵和啟示的泉源。

1971 年慶祝世尊生日時，祂解釋道：「人生是挑戰，面對它。人生是愛，分享它。人生是一個夢，實現它。人生是一場遊戲，去玩它。」如今成千上萬的人奉這句話為圭臬。祂還談到人的靈體有三層——粗身（gross body）、細身（subtle body）和因果身（causal body），祂說，智力（intelligence）是粗身的主人，思維能力（intellect：理解力；悟力；智力）是細身的主人，直觀能力（intuition）是因果身的主人。在慶祝生日期間的每一天，所有那些留心生日慶祝的進行的人，在自制、對自性的知識和了悟自性方面，都能百尺竿頭更進一步。接下來馬上就是聖誕節，世尊在講道時強調基督的無所不在，說：「眾生在基督內為一體，而基督在眾生內，」

會議果真如期舉行

1971 年 12 月的最後一週，全印度沙迪亞·賽服務團體第五屆會議在馬德拉斯（譯註：今稱 chennai，清奈）的 Abbotsbury 舉行，有來自印度各地超過 3000 位代表參加。當時印度正介入巴基斯坦內戰，但巴巴鼓勵籌備人員，準備工作還是繼續進行，祂說等到會議開幕時，戰爭就會結束。印巴雙方衝突結束後，巴巴說：「巴基斯坦東半部和西

半部之間的內戰，迫使數百萬人流離失所，避難印度，在苦難中，他們懇求我們，應該伸出援手。我們秉持自己的文化傳統，作出相當大的犧牲，提供他們食物和收容所，然後送他們回到自己家園，並保證他們的安全和在當地平安的居住。我們並不想擴張領土或去統治人家，或傷害任何人。」局面果然按照祂的意志進行，就在離會議開幕只剩下將近一個星期時，巴基斯坦的軍隊投降，讓印度還真有些意外。

參加的人許多來自國外，考文夫婦——華特和艾爾西，約翰·希斯洛博士和其他好多位是來自美國。考文夫婦於 1972 年 4 月返國，在一次「道友同好」的聚會上，艾爾西對大家說：「我們從印度歸來，我先生和我，帶回滿滿一籬筐再驚人不過的消息，它太怪誕了，你們很多人可能會存疑，因為我們幾乎沒有人了解這位偉大的神的高度重要性和巨大的法力，祂不但走在人間，還照顧所有靈界。華特在馬德拉斯死去，賽巴巴將他救活。」華特證實有這回事：「我抵達當地兩天後，在馬德拉斯的 Connemara 旅館裡，我感染了肺炎，病得很嚴重，躺在床上。我喘不過氣來，忽然間，所有身體上的掙扎都結束了，我死了。」

在大會中，世尊號召信徒代表們，努力把對祂的愛，化為行動，服務那些沒有他們那般幸運的人，祂要大家與人分享自己的資源、能力和技藝，因為別人也是同一個上帝整體的一部份，受到同等尊敬。服務切莫成了例行的擺個樣子，或是成了作秀，或者只在嘴上喊喊憐憫同情的話。人類社會應該朝「人人為我，我為人人。」的理想邁進。世尊也譴責那些嘲笑神聖宗教節慶、詆譏聖人和否定上帝的人或機構，他們讓人的信仰、慈善心、真誠和誠實逐漸損壞。祂指出，人類精通了廣大的知識領域，卻沒有關於自己的知識。他的雙腿雖然強壯，他卻跛了；他的內在雖然正常，他卻瘋了；他的耳朵雖然尖銳，他卻聾了。現在是讓他覺醒，意識到這種荒謬性，在他的行為上灌注信心的時候了。在代表們返鄉前，賽師要大家讓所有對巴基斯坦的嫌惡和不信任，都淹沒在這次大家所經驗到的普世大愛洪流中，祂說：「要把全人類都迎入你的愛的溫暖懷抱。」

1972 新年那天，在一封寫給百善地·尼樂園道場內部人員的信中，巴巴提到馬德拉斯那次全國會議，說：「會議給所有人都帶來極樂，可是大家都聚焦在舌頭和肚子的需求，而非對於阿特曼 (Atman：神性) 的需求。那些對阿特曼有胃口的人，口舌之欲對他們來說，微不足道。布施食物給窮人時，最好低調一點，這次在馬德拉斯，情況並非如此。」巴巴強調精神方面的價值，這點祂毫不妥協。祂還解釋：「物質上的舒適太過強調，ananda——心靈上的極樂——就溜走了。修行人應該認清，無所事事的閒聊、貪食暴飲、背後說人壞話、散播惡意中傷的流言、破壞他人名譽、互相阿諛諂媚，這些都

是不共戴天的敵人，能避免這些惡性的人，才能得到師尊的恩典。願各位在未來歲月中，都夠格得到那恩典。從今天起，發心脫離老路，沿著永恆之法（Sanathana Dharma：永恆絕對的道德價值）所劃出的道路前進。」

男子大學

1972 年 3 月 16 日，在白場附近布林達梵旁邊一處廣大的空地，沙迪亞．賽大學舉行動土典禮，埋下奠基石（foundation stone），開始興建，建築是世尊巴巴所規劃，要成為建築上獨一無二的珍寶，與阿南塔普爾的沙迪亞．賽女子大學那棟建築一樣壯麗堂皇。它是要成為「般若智慧之庫」，將這塊土地變成和平昌盛的淨土。「教育體系衰微到這種程度，家長、政治人物、老師都有責任，」巴巴說道。「在教育方面，就像現代生活的各個層面一樣，舶來理想、進口的體系、以及多變不專的忠誠度，到頭來帶給我們的是災難。人人都只是提供勸告和批評，沒有人去真正實行，建立一個範例。當這所大學的學生成為領袖和老師後，能在波濤洶湧的人生之海上，快樂而平穩地航行的人，會越來越多，不公平、不真、不義則不會再受到寬容，甚至賞識，而會被視為可恥、自貶身份的社會之惡，真理、正義、愛與恩典很快就會回到人間。教育體制的改革，就是達成這個目標的手段之一，」巴巴如是宣言。

祂在德里的追隨者

1972 年 3 月 25 日，世尊蒞臨德里，停留十天。巴巴對在場廣大的聽眾開示時，經常以這句祝福的話開頭：「能分享到各位的靈性極樂，並且看到各位也分享了我的靈性極樂，我至為高興。」十天在持續不斷的狂喜和無法言喻的神性喜悅中渡過。返回百善地．尼樂園後，巴巴對一群信徒談起這次德里之行：「我在德里的追隨者如此殷切的盼望我，從飛機上下來，就花了我將近半個小時。成千上萬的人來到我的住處前面，整天整夜吵著要達瞻。除非上一批人繼續向前移動，否則下一批人就沒有空間可供達瞻，我還得爬上屋頂陽台，讓人山人海的群眾能看到我一眼……大批來自 Meerut Jullunder、Patiala、以及其他一些遠處城鎮和鄉村的民眾，受到達瞻帶來的靈性極樂所吸引，聚集在現場，參加頌讚唱誦，並聆聽開示。4 月 1 日那天，我不想讓德里群眾失望，被剝奪達瞻機會，遂應允於當天炎熱的時段前去庫茹之野（Kurukshetra[註二]），那是我熟悉的地方，數千年前那兒的一場大戰，其實是一次糾正性質的教導。Gulzarilal Nanda 先生[註一]在當地大學校園裡為我安排了一場與出家人和學生的會晤，但是那處古戰場這回有三十萬民眾在等待我。我告訴那些出家人，要小心宗教裡的派別和僧侶階級制度的

腐敗影響，不要被其中的政治所污染。」一位參與會晤的目擊者，Jogendranath Joshi，事後寫道：「在巴巴抵達之前，現場數千位學生人潮洶湧，騷動不安，場面愈來愈混亂。可是一當祂登上講台，環視群眾，整個狂熱的情緒就緩和下來，原本看起來帶點威脅性的群眾，一瞬間變成和平橋樑。」

[註一]：Gulzarilal Nanda (1898 ~ 1998) 為印度知名經濟學者與政治家，曾於 60 年代兩度短期代理印度總理。

[註二]：史詩《摩訶婆羅多》裡大會戰的戰場

勝利式蒞臨

德里群眾行動背後的原動力——對聖者的崇敬景仰，令駐德里的美國大使濟亭 (Keating) 教授印象深刻，他說：「從書上我無法領會印度文化的衝擊，這個國家經書典籍的真確性，我也不能掛保證……但是在廿世紀的 60 年代，在這個國家的首都，五十萬熱情的男男女女，到處亂鑽，就為了能一睹這位身高僅有五尺的人物，看到這種奇觀，我好像可以聽到這個古老民族的心跳。」

當時印度插圖週報 (The Illustrated Weekly of India) 的編輯，Khushwant Singh 先生，對這一波讓繁忙喧鬧的德里為之目瞪口呆，獨一無二的敬愛之浪，是這樣報導的：「德里的街上很少交通阻塞，因為此地人行道比其他城市都寬。可是這回卻發生了，半徑兩哩之內所有街道交通全部阻塞，汽車、巴士糾纏成一堆，圓心是師利·沙迪亞·賽·巴巴的住處。」巴巴解釋說，那是民眾渴望光和愛的自然流露，祂不贊成「勝利式蒞臨」、「席捲德里的風暴」等等聳動的新聞標題，對 Ariel 先生在他的專欄裡，用「入侵」這個字眼來報導：「上星期，德里被印度大名鼎鼎的神秘主義者和先知師利·沙迪亞·賽·巴巴入侵，他受到學生和民眾的熱烈歡迎，欣喜若狂的程度為筆者多年來所少見。」也不以為然。

回到百善地·尼樂園後，巴巴說：「有一天晚上，我們去 Meerut 市，可是在場群眾人山人海，擠得水洩不通，離講台還有一哩路，我們的汽車就無法再前進，他們勸我們回德里算了，可是群眾的嘆息聲讓我決心去講台上和大眾見面。我唱了幾首頌讚，人山人海的群眾一句一句的跟著唱。滿足了他們的渴望，我神奇的回到車上——跟先前走去講台上一樣不可思議。六、七年來我一直跟你們講，有一天，會有幾百萬人來，從這位 Avatar (道成肉身) 身上獲益，那一天快要來臨了。我勸諸位，盡可能把今天得到

的所有教誨和靈性極樂珍藏起來，往後才好回味這些甜蜜的經驗，支撐自己。」

對於巴巴，就像對於那數百萬群眾一樣，無時無刻不是愛、光和極樂。報紙《The News Chronicle》報導了一件象徵神性之愛的事件：「巴巴的座車到了印度門（India Gate）附近，車開得相當快，忽然間他要司機停車，大家都吃了一驚，只見巴巴下車穿過馬路，向一位坐在人行道上衣衫襤褸的老人走去，然後彎下身，變出一只戒指，親自將它戴在老人手指上，然後高高興興的返回車上。」《新聞周刊》記者 Sri Ramanujam 遇見一位三輪機車駕駛，名叫 Ashok Kumar，Ashok 在得到巴巴達瞻那一剎那，就決心戒掉過去一直對乘客超額收費的惡行，神性的衝擊，洗淨了他心中的貪婪。另一件值得一提的事件，發生於巴巴在美國大使館和濟亭教授會面時。兩人茶敘時，巴巴變出一枚戒指，戴在這位大使手指上，但是大使不怎麼開心，因為戒指太鬆了，巴巴注意到了這個尷尬場面，說：「會變緊。你或許會問，怎麼個變緊法？就像它莫名其妙的來一樣，它也會自動縮緊。」茶敘結束，巴巴起身時，濟亭發現：「它變緊了。」

巴巴被入侵

巴巴沒有入侵德里，反而讓自己被入侵！祂在卡馬尼會議廳對一群首都德里的菁英做了一場演講，又在現代學校（Modern School）的運動場上對超過十五萬的市民做了一場演講。祂還對當地 Seva Samithi（沙迪亞．賽服務組織）的成員（各分會總幹事），以及 Seva Dal（參與服務活動的志工）演講，這些人從事各種社會服務，服務是祂所推薦的自我靈性提昇方法的一部份。

回到布林達梵，巴巴決定發起另外一個偉大的運動，教導走偏了的世人，神不是住在天上的專制帝王，而是一種生活方式。

夏日光雨

巴巴籌辦了一次暑期班，為期一個月，教授印度文化和精神文明，來灌輸學生謙虛和崇敬的品質。來自全印度各大學三百位學生，再加上沙迪亞．賽大學的高年級學生，齊聚暑修營，接受一系列偏重靈性的課程，主題環繞著印度的道德和靈性智慧遺產、正面的世俗主義透澈的實踐，和研讀各國各宗教信仰的神祕主義者和聖者，他們的一生和訊息。巴巴更親自扮演作者、製作人、導演、教師、參加者、提供者、講師。一位名叫 Meera Bharani 的學生說：「這課程鼓勵我們把大自然當作老師，把人生當成學校，把

服務當成工作。」另一位名叫 Onita Bahl 的參加者說：「世尊是全暑修營負擔最重的老師，祂每天晚間都來跟我們談話，有幾天連早上都來。他一整天多半都和我們在一起——看看我們、安慰我們、噓寒問暖、甜言蜜語哄我們、澄清我們的疑問，祂親自巨細無遺的督導每天的作息——像是一大清早「唵 (Om，太古的元音) 」的唱誦、Nagar Sankirtan[註一]、每日的課程和頌讚，每星期天還要主持一場問與答。我們問祂：『靈魂寓居在身體哪個部位？』、『如何靜坐？』、『如何從事行動，而又不和行動的結果有牽扯？』、『如何練習吐納 (pranayama：呼吸控制) ？』等等問題，巴巴慈悲的聆聽我們的問題，並加以分析，祂的解釋非常有啟發性，盡釋我們心中的疑惑。祂以恩典為禮物，充滿我們的心，我們再也不會是昨日的我們了。」

來自全國各地一整列的知識份子，包括吠陀學者、教授、副校長、作家、法官、行政官、藝術家、詩人，都很高興並感恩有這次機會，他們也同樣感受到神性的衝擊，這次獨一無二的經驗讓他們獲益匪淺。

結業典禮當天，世尊對學生說：「諸位臉上都閃耀著光輝，那是你從這兒安寧而自制的氣氛，從你對自己的實相所得到的洞見、你的發心，再加上這些鼓舞人心令人奮發振作的課程，所吸收到的靈感和激勵。各位！要心懷恭敬，珍惜這些長者出於愛而教給你們的東西！滿懷自信和隨之而來的勇氣，快快樂樂的回去，和你的父母、朋友、伴侶、老師分享你的靈性極樂。不論你在哪兒，我都會與你同在，從此以後你絕對不會孤單無助。」

[註一] 一群人沿著街道，一面走一面唱誦神的聖號，通常於黎明之時。

母親的角色結束了

5 月 6 日，暑期課程正在全面進行，巴巴的母親伊西娃喇媽 (Easwaramma) 於早上八點，在布林達梵離開了她的肉身，她的兒子，神性的道成肉身，全程陪伴在側。直到臨終前，她都很快樂，心情很好。前一天晚上我還去拜謁她，當時她正在講《往世書 (Purana) 》上那些英雄的故事，一群孩子圍繞在她身邊，聽得津津有味，聽完一個還要一個，最後才心不甘情不願的鑽上床睡覺。

母親的過世，對巴巴連一絲毫影響都沒有。祂的父親在布達巴底的陵墓，左半邊已經預留下來，做為安葬母親之處。巴巴就讓幾位志工將神聖的遺體送回布達巴底，當

晚就下葬。突然的去世，讓住在百善地．尼樂園裡面的人都為失去「慈母」而哀悼，讓整個村子陷入一片陰鬱，婦女信徒們如喪考妣，她們率領大排長龍的弔唁隊伍，大家唱頌讚，呼喚上主賜予力量，讓她們能承受這個打擊。此時，在布林達梵，暑修營一切活動則照常進行，絲毫不受影響，巴巴經常強調「職責、虔誠、紀律 (Duty—Devotion—Discipline) 」。少數幾個知情的人，未經巴巴允許，不敢擅自散播消息。對於巴巴，死亡不過是落幕，不過是在常保清醒的永恆中眨一下眼，不過是靈魂向源頭又邁進一步。連巴巴的父親當年在布達巴底過世，也沒有干擾到百善地．尼樂園道場的正常作息。巴巴強調，職責和紀律，是虔誠這條大河的左右兩岸，5 月 6 日那天看到行動了。

7 月 20 日，巴巴在布達巴底鄉為伊西娃喇媽高中舉行開幕式，這所學校是對伊西娃喇媽 (Easwaramma) 很好的紀念，她不分親疏的母愛，喚起了成千的城鄉婦女和兒童心中本有的善。巴巴宣佈說：「隨著更多孩子接受高等教育，這個村莊肯定會向上提昇。新來的老師會住在村裡，散播知識，散播學習熱忱。」

用愛養大的子女

1972 年秋季，沙迪亞．賽服務志工 (Seva Dal) 研討會在百善地．尼樂園舉辦，有來自全印度約 3000 位成員參加，再過幾天就是達色喇節。世尊把他們當成用自己的愛養大的子女來招待！祂要他們帶頭領導，重新燃起青少年對靈性的渴望。祂鼓勵他們，對賽 (巴巴) 建立信心，因為每一位志工就像一片花瓣[註一]，必須依附在花托上，才會鮮豔而芬芳。祂要他們實踐賽的教導，做一位熠熠發光的典範，顯出他們對這世界的價值。Yajna (吠陀火供) 在達色喇節期間一共舉行了七天，巴巴說：「唯 Yajna 能給人 jaya。」(唯有奉獻能給人榮耀)，這是必須從這次火供中學到的一課。節慶期間，10 月 17 日那天，世尊宣佈，百善地．尼樂園的大禮堂——東方最美、最有靈性振動的大廳，牆壁上有各種能啟發靈魂的雕刻和繪畫——將命名為「普那騫卓」(Poornachandra：字面意思為「滿月」)，來紀念已故的普那騫．卡米尼 (Poonamchand Kamini) 先生，這棟大廳是他的夢想，經由巴巴的恩典而得以實現。

接著是 11 月的賽師生日，數千位信徒齊聚百善地．尼樂園，世尊賜予價值不斐的恩惠——神聖達瞻，那種笑容，帶著「我認得你」的眼神，帶著慈悲，能令人重獲生命能量。還有他親手贈送的甜點。尤其重要的是世尊關於阿特曼的訊息，要供奉於心中。

[註一]：Seva Dal 意為「服務志工」；Seva 意為「服務」；Dal 意為「花瓣」。

喵聲聽到了

有一件發生於 11 月 23 日當天的事，值得一書。六十位左右來自遙遠的印度東北阿薩姆邦的信徒，從首都 Gauhati 搭乘沒有臥鋪的鐵路特別客車，經過七天七夜，抵達邦加羅，回程還要再受一個禮拜的罪。巴巴感受到他們的一片誠心，特別給了他們一場達瞻，並在祈禱廳裡為他們作了一次簡短的開示。祂在每人手上給一把珍貴的禮物——vibhuti（聖灰），祂看到其中一位名叫喇琪的女孩，又再給她一把聖灰，說道：「來，給貓咪的。」

那隻貓咪名叫敏姬，是喇琪在一個雨天從市區一處水溝救起來的，將牠帶回家收容保暖並餵牠吃的。可是小貓不受她姊姊的歡迎，她姊姊在當地最大的醫院當護士，卻不能忍受貓，她責怪妹妹帶回這隻討厭死了的東西當作寵物。一天晚上，幾位客人來到家裡吃晚餐，貓咪偷偷跑進廚房，叨走一條魚。女主人氣炸了，所有吵架的字眼一股腦爆向喇琪臉上，喇琪再也不能忍受，一把抓住敏姬脖子，用一根稍長的棍子狠狠的揍，可憐的小傢伙痛得大叫。忽然間，房間裡所有巴巴的相片——一共十六張，上面掛著星期四唱完頌讚留下來的花圈——統統掉落地上！客人紛紛奪門而出，跑到院子，認為一定是地震。

可是女主人注意到，只有巴巴的相片掉下來，其他的都好端端的留在牆壁上！這時她才明白，巴巴給了信號來救貓，她叫喊妹妹：「喇琪！停！停！不要殺牠！巴巴生氣了！」喇琪將貓咪放在桌上，淚流滿面，她姊姊也在啜泣。貓兒抖動身體，試圖讓疼痛緩和些。這時客人都回到了屋內，他們都目睹貓兒在努力恢復平衡。哇！瞧！當敏姬抖動身體時，芳香的聖灰從她的毛間噴出來，散落在桌上厚厚一層！那香味宣告，世尊降福給貓咪了。

六個月後，11 月 23 日那天，喇琪與其他來自阿薩姆的信徒一起在百善地．尼樂園的祈禱廳裡，無限慈悲的世尊，想起這隻不受歡迎的敏姬，送給她一份最珍貴的 prasad（供過神，神祝福過的食物）。

任何對愛的否定，祂瞬間就知道，我們走偏了，祂立即警告，祂的能力不受時間和空間限制。祂以身作則，教導我們要祝福任何生命，不管是人、是飛禽、是走獸、還是

植物。祂的愛沒有止境，因為祂在萬物中。

1972 年的聖誕節，巴巴進一步闡釋「宇宙基督」的觀念，祂逐步探索「基督意識」擴張的每一階段，一直到耶穌基督的那句宣言：「我與我父，一而不二。」祂說這是「合一」經驗的極致，祂還說：「這是耶穌的實相，也是諸位的實相。在本質上，各位都是那個宇宙基督。」

1973 年 1 月 5 日那天，巴巴在邦加羅對陸軍後勤部隊的軍人演講。只要有加持軍隊的機會，祂很少錯過，因為祂要讓他們更加知道，他們誓言守衛的這片國土的榮耀，祂激勵他們的士氣。因為祂能與他們每一位同在，不論距離遠近，所以祂的恩典，軍人都十分企盼。1 月 14 日，巴巴告訴一大群信眾：「要對上帝的手工藝，對祂的力量、愛、智慧的顯現——這個叫做『宇宙』的東西，滿懷敬畏。要去沉思廣大的太空、巨大的星雲、恆星、行星、彗星、鳥獸、昆蟲、植物，它們能給你足夠的教導和啟示。」

一月份巴巴在馬德拉斯西南方的 Guindy 區，為一座廟的一個紀念柱舉行揭幕。25 年前，祂在這座廟裡安置了一尊舍地．賽．巴巴 (Shirdi Sai Baba，為沙迪亞．賽．巴巴的前世) 的雕像。紀念柱底部兩邊刻有世尊對人類重生所作的指示。

Kakkara Halla 靈甘

當時百善地．尼樂園僅有三個遮陽棚，最大的那一個還不夠容納一半來參加希瓦之夜 (Shivaratri) 的朝聖者，於是世尊安靜的乘車去卡納塔克邦邊境的板底坡 (Bandipur) 森林。森林看守員帶來消息，在 Kakkara Halla 溪那兒有一處安靜的地點，那邊有一片乾沙床。於是巴巴就挑選了幾個人與祂一起開小貨車進到森林。幾分鐘前大家有看到一群野象，共有十二隻，但牠們小心翼翼的藏起身來。下車後，世尊站在那兒，祂折斷了一根草，約有一吋半長，又折了另外一根，大約一半長，再將兩根草搭起來，用莖的表皮紮成一個十字架，希斯洛先生張開手掌心去接，巴巴正要給他，忽然又收手，「不！我得給你另外一個，」說著就將草做的十字架湊近嘴巴吹氣，結果它變成一個同樣大小的木頭十字架了，上面有一個小小銀質的耶穌雕像，「這是耶穌被釘的木頭十字架：這是耶穌在十字架上實際的樣子，」說著就把十字架給了流著眼淚跪在地上的希斯洛。(後來希斯洛拿十字架去檢驗，人家告訴他，木頭的年齡至少有二十個世紀。他把銀質的雕像拍照並放大，令人驚訝的是，在額頭上居然有汗的痕跡，嘴角處似乎有吐沫，那雕像完完全全呈現出當年耶穌英勇承受痛苦的樣子。) 然後巴巴往下走到溪邊，在沙地上坐

了下來，跟隨祂的人，包括森林看守員、守衛、以及幾位當地土著——在他們部落的地盤上，發生這些神奇的事，令他們大為著迷。

巴巴堆起一座沙壇，然後從沙中變出一個半透明的靈甘（Lingam），長有五吋，直徑有四吋，靈甘有一個八吋高的基座，「直接來自凱拉斯峰[註一]，先前它在那兒受到供奉和膜拜。瞧那上面的檀香膏，那紅色的小圓點（Kumkum dot），和 bilva 葉[註二]。」祂說道。祂又把沙變為一尊舍地．賽．巴巴的雕像、一尊 Lakshmi（司富足的女神）的雕像、和一尊 Durga（杜爾加女神）的雕像。最後，祂在眾人驚奇的目光下，憑空變出一個小盒子，裡面盛滿了甘露（amrith），那甘露帶有神聖的香氣，味道之甘美，想像不到。巴巴親手將這珍貴的 prasad 分給大家，連那些圍在祂身邊的土著也有份。

隔天那個靈甘被帶到布林達梵舉行祭祀，巴巴讓大群信眾參與。在進行浴靈甘 [註三]的儀式時，筆者能唱誦《吠陀經》中的一段祈禱文，Rudra adhyaya，是讚頌希瓦神的。猶記得當時筆者興奮的將恆河的聖水澆在靈甘上，那恆河聖水是巴巴揮手之間從喜馬拉雅山恆河源頭「搬運」來的。

[註一]Kailas 峰：岡底斯山主峰之一，藏語稱為岡仁波齊峰。印度教、耆那教、佛教、西藏苯教皆奉為神山。傳說希瓦神居住在山頂。

[註二]bilva 中文有譯成「硬皮橘」，成樹可達十八公尺高，其果實有一層木質硬皮，其樹葉呈三葉形，為供奉希瓦神之重要物品，果實與葉均可食用或做藥用。

[註三]吠陀祭祀中的一項儀式，類似佛教的浴佛。

勇猛之地

巴巴回應了德里、旁遮普（Punjab）、哈亞那（Haryana）、喜馬偕爾（Himachal Pradesh）等地民眾的祈禱，祂先去訪問在旁遮普邦靠近印度西北邊境的牟嘎市（Mogha），3月15、16日在那裡待了兩天，為牧笛達（Muralidhar）醫院舉行開幕式，有二十萬人前來達瞻。喇爾（Sri Sohan Lal）先生目睹了這奇觀，說道：「世尊蒞臨的消息，那麼簡短的通知，靠口耳相傳，居然向四面八方傳得這麼快。」巴巴呼籲信眾：「旁遮普這塊地方一向以勇猛著稱，它應該也以靈性勇氣知名才對，這種勇氣來自對神的信心....向神祈禱，求祂賦予你不動搖的理智和平衡的心。」

巴巴離開牟嘎市，搭汽車去新姆拉市（Simla：在喜馬偕爾邦，為英國殖民時期的夏都。），結果有四萬人聚集在山脊上，許多是來自市郊和位於群山中的村落，新姆拉的人一輩子都沒有看過這麼一大群的人。巴巴對他們說，人雖然已經在探索外太空和探測深海，卻還有待學習在地球上和平相處。人要和平和快樂，卻不知道如何得到，他追逐一些低下的欲望和短命的享樂。「說教的人過多，實踐的人短缺，」巴巴說。祂要大家把注意力放在一些根本的得失上，而非一些膚淺的得失上。次日祂給了兩場開示，一場在山脊上，另一場在祂的住處「木林別墅（Woodville）」的空地上。另一天，世尊走過積雪的路，去柯爾菲（Kurfi）和法谷（phagu）訪問了一下，從這些小村，可以看到白雪皚皚的喜馬拉雅山群峰，景色壯麗。雖然雪深及膝，還是有二百來位男男女女跟著祂。巴巴抓起一小把雪，將雪變成一對金耳環，送給了一位土著女孩；祂變出聖灰，賜福給了好幾個人，又變出一枚戒指給一位老太太。這次聖主蒞臨喜馬偕爾邦，是許多人生命的轉捩點，喜馬偕爾邦許多城市和村落，不斷有求道者結隊湧入百善地尼樂園，來到他跟前待幾天。

在德里，一個可以坐廿萬人以上露天大禮堂，有幾天居然不敷使用，世尊於早上和晚間的頌讚時蒞臨現場，在成千上萬的人群之間來回走動，對生病的人施予恩典，變出能治病的聖灰給他們。祂又在 Vigyan Bhavan（譯註：幾棟印度政府的行政大樓；Vigyan 意為「科學」）的大禮堂，專門針對一群部長、院士和其他一些人作演講，祂對他們講道德重整的急迫性，以及個人在其中扮演的角色。這回世尊在時間上很慷慨，讓好幾百人都能幸運的得到他們渴望的私人面談和問事的機會。

接著，世尊未按照原定搭飛機的計劃，改乘車前往齋普爾（Jaipur；是拉賈斯坦邦首府），讓沿路上數以千計的人有達瞻的機會。在齋普爾，世尊為沙迪亞賽女子大學和一座寺廟舉行奠基典禮，並對五萬民眾演講，談無私服務的必要。

巴巴從 3 月 28 日到 3 月 30 日都在孟買，28 日去普那訪問了一下。在法拉卜百大運動場，巴巴對廿萬孟買居民演講。接著又搭包機至古吉拉特邦的拉傑果德（Rajkot），於拉傑．庫馬大學（Raj Kumar College）百年校慶期間，降福給該校，又為校內一棟新的樓舉行開幕式，這棟樓是紀念納瓦納加爾（Nawanagar：為印度獨立前的土邦之一）地方已故的藩王，迪格菲傑．辛格（Digvijaya Singh）。巴巴告訴聽眾：「青年需要有大學，因為在學校裡他們可以和同年齡但不同社會和經濟背景的人相處，可以學到寬容和互助合作，實現他們的才華和美德，」

Sivam (善瑞寺)

泰盧古新年那一天，巴巴在海德拉巴為神聖的善瑞寺舉行開幕式，「讓這新年給各位帶來極樂，各位能靠服務窮人、殘障者、以及那些靠苦力謀生的人，來得到那種靈性極樂，」祂說道。巴巴也降福給海德拉巴孤兒院，「我喜歡小孩，我細心照顧他們，並強調紀律，要求他們尊敬父母，節制飲食，撥出時間唸書、祈禱和靜坐，還建議他們做一些服務，」祂說道。

巴巴在暑期班的開示，主題聚焦在商羯羅 (Sankaracharya) 的《妄見粉碎 (Moha Mudgara) 》(註一)，亦稱《詠讚哥文達 (Bhaja Govinda) 》(註二)。七月間，巴巴又去孟買拜訪聾啞中央學校和位於口力瓦達 (Koliwada) 的沙迪亞賽服務中心，原先這裡是一個小漁村，後來由沙迪亞．賽服務組織接手。巴巴還出席了一場由沙迪亞賽德育班 (Bal Vikas) 兒童表演的節目，演的是在孟買市沃里區 (Worli) 紡織工人的子女。

巴巴在達色喇節給世人的訊息是：透過正面而有建設性的行動，來做到「奉獻、不執著、捨離」，「做每一件事，都把它當作是在膜拜神；讓心中每個念頭都是對祂的思念；讓每一句話都成為對祂的仁慈感恩的讚美詩。」

巴巴在祂的講道中，再三提到吠陀經對青少年的勸誡：「尊敬父母，視父母為神。」因為尊敬的美德，在印度家庭裡，正在迅速消失。巴巴強調，家是最早期也是最好的學校，一個人最經久的技藝和習慣就是在那兒吸收到的。無論人在何方，心總是應該在家裡。吾愛吾國，因為祖先的墳墓，神的寺廟，餵養我們的田地，我們沐浴過的河，都在那片土地上。為了示範「尊敬」的價值觀，巴巴先去拜謁祂父母的陵墓，為祂的生日慶祝揭開序幕，祂的兄弟姐妹和他們的孩子、孫子也一同前往謁陵。巴巴的每一項行動，都是在給我們上一堂課。

註一：Moha ：幻象，妄見，對世間、物質、感官享樂的執著迷戀；

Mudgara：大頭鎚，像猴神哈努曼手持的那種。

註二：bhaja ：膜拜神、歌頌神的名號；

Govinda：牧牛人，為聖主克里希那的別號。

巴巴和枸達伢里 (Godavari)

1974 年在枸達伢里 (Godavari：註一) 河下游一個名叫羅加孟德里 (Rajahmundry：註二) 的小城發生了一件神奇的事，這個小城有許多宗教和文化機構，每隔十二年，全印度有幾十萬人來此處朝聖，以便在聖河裡沐浴，為一大盛事，令人緬懷古代的輝煌。世尊決定在那裡舉行三天的沙迪亞賽組織全印度各地負責人的研討會，有超過六千位代表參加，另外還有教沙迪亞賽兒童德育班的老師共 750 人。東、西枸達伢里兩縣所有服務活動的靈魂人物，卡汝尼阿南達上師 (Swami Karunyananda) ——他在沙迪亞賽巴巴身上找到了他一直在尋覓的神，有把握居住在下游三角洲的巴巴信徒會全心全意參加，讓研討會出奇的成功。果然，來自每個村落的青年，在新年前就抵達羅加孟德里，搭起棚搭兒 (pandal)，整地，挖水溝，建臨時餐廳和廚房，口中還一面唱著頌讚。村民不停的送來糧食物資，將儲藏室塞得滿滿的，直到卡汝尼阿南達上師堅持：「不要再送來了，」才令許多村民失望而返，為自己的一份供養不能被接受而傷心。那些婦女則擁入廚房，自告奮勇的為大家準備精緻的菜餚。來自各地的車子，將牛奶、凝乳 (curd)、精煉奶油 (ghee) 從城裡一車車運來研討會場。這些代表在枸達伢里地區被奉為上賓，受到近乎膜拜般的熱忱招待，顯示賽巴巴的訊息已深深扎根在他們心中，並開花結果成為愛和服務。世尊在研討會的開示，幫助整合沙迪亞賽組織各地負責人，成為復興正法 (Dharma：德與義) 有效率的工具。祂還降福給沙迪亞賽兒童德育 (Bal Vikas) 推廣運動，形容這個推廣運動是賽 (巴巴) 社會運動的基本活動，而教兒童德育的古魯 (老師) 則是最有用的先鋒。世尊一連三天出席研討會，使得遠在加爾各答、波帕 (Bhopal)、帕特那 (Patna) 的人都趕來枸達伢里朝聖。

註一：印度第二大河，僅次於恆河，發源於印度西部，穿越德干高原，橫跨南印度，東流入孟加拉灣。

註二：臨枸達伢里河，近孟加拉灣，與下游的三角洲隔河相望，號稱安得拉邦的文化之都，為人文薈萃之地，現為安得拉邦第四大城。

百善地在各村落裡

1974 年 2 月 3 日，世尊蒞臨坎拿曼嘎拉 (Kannamangala) 村，該地離布林達梵約六哩。世尊宣佈祂已經在當地那個區域成立了一所大學，讓來自那一帶村落的學生，有朝一日成為領袖，實現世尊所謂 Janatakalyan (復興重建和平與繁榮) 的理想。祂

勉勵學生要尊敬鄉里，與鄉親們居住在一起，祂說：「要在你所在的地方，促進和支持成立兒童德育班(Bal Vikas)、服務隊(Seva Dal)、婦女團和沙迪亞賽服務組織(Seva Samithi)，」這是一次歷史性的光臨，因為後來世尊又陸續拜訪了該地區十個以上的村落。祂整修寺廟，提供收容所，擴建學校的建築，鑿新井並挖深現有的井。祂還幫忙提高了民眾識字率，並且喚醒了民眾的良知，立下了道德重整的基礎。

世尊指揮全印度 4000 個沙迪亞賽服務組織，各自收養一個村落，以愛和了解來服務鄉親。原來的沙迪亞賽大學畢業生協會，稱為「沙迪亞賽的王國」，正在將自己塑造為一件有效率而真心誠意的工具，讓這種鄉里服務能延續下去。世尊的恩典還澤及布達巴底四周的村落，為鄉民提供醫療和教育設施。

1974 年希瓦之夜 (Sivaratri) 那天，世尊在百善地．尼樂園慶祝，道場裡架起了一個可以容納兩萬人以上的棚子。談到靈甘的玄奧，巴巴說：「無始無終，眾生都朝它移動，最終都沒入它而與它合一，靈甘就是那個東西。」這時大家都在等待靈甘的來臨，百善地．尼樂園瀰漫著一片敬畏與崇拜的氣氛。巴巴臉上開始出現陣痛的表情，有重大的事即將發生，此時全場數千位信徒同聲祈禱。眾人誠心的渴望，感應了巴巴，一個又大又重，象徵希瓦的卵形物，在巴巴體內誕生，沿食道慢慢上升，然後從巴巴口中吐出來，掉落在祂手上。巴巴將靈甘高高舉起，讓大家都看見，然後宣佈它象徵宇宙的時空，是時—空—因果連續體的具體形式，它代表因，也代表最後的果。靈甘內部有一個不可思議形似三叉戟 (註：三叉戟為希瓦的法器) 的發光體。全場每一張臉都發出狂喜的光輝，沒有悔恨過去的眼淚，沒有對現在痛苦地嘆息，沒有對未來憂形於色，所有人臉上頓時閃耀著欣喜，只聽到世尊說：「各位要珍惜這次目睹靈甘現形的經驗，要滋養心中湧現的極樂。我向各位保證，真的，各位已經得到永生，不用再輪迴了。」在場的廣大群眾，每個人起身離開後，再也不會是原來的自己了。世尊花了好幾天的工夫，降福加持，才把流連忘返、依依不捨的信眾打發回家。

在 1974 年間，巴巴兩次訪問孟買，一次在三月初，一次在五月中。三月那次，祂降福給 2500 位兒童德育班的孩子，還對一群大專院校的教師演講，又為達摩史剎的沙迪亞賽工業訓練學院和農業專科學院的興建工程舉行開幕式。在對兒童德育班的孩子演講時，祂說道：「今日做父母的，都不夠格來循循善誘他們的子女，他們自己就說謊，收受賄賂，沉迷賭博，傳播醜聞。他們口出惡言，自吹自誇。做子女的一定要讓大人對自己的習慣感到可恥。」五月，祂去主持達摩史剎大專校區的校慶，又搭機去拜訪喇特那吉里市 (Ratnagiri；為印度西岸臨阿拉伯海的一個港口)，回應了當地信徒的祈禱。

27 年後

三月從孟買返回時，世尊又在卡納塔克邦貝勒里 (Bellary) 縣的三都魯 (Sandur) 停留了兩天。原來統治那裡的藩王，如今在當地設立了幾間工廠，開採當地豐富的礦藏資源，巴巴去為其中一間新建的工廠舉行開幕式。藩王盛情款待巴巴。上一次巴巴光臨這個昔日的小國，已經是 27 年前的事，談起那段往事，藩王猶記得在 1949 年他放棄他的領土時，巴巴向他保證：「放心，你將來會建立一個比三都魯王國更大的組織機構！」如今，巴巴終於前來加持這個組織機構了。

五、六月的暑期課程，大家咸認為是年輕人必修之課，因為這些年輕人即將面對人生的悲喜劇，經歷人生中荒唐、孟浪、輕浮的歲月，而這些課讓他們具備對世界各地聖者和先知的知識，並得以接觸當代的道成肉身。6 月 19 日，課程結束前兩天，巴巴回答了一個困惑那些分析家已久的問題：賽 (巴巴) 究竟是誰？祂透露自己的身份，到我們這些心智驚鈍的人能了解的程度，「我來人間，是要把全人類融合成一個大家庭，並且肯定你們每一個人都具有的內在神性，加以啟發.....不要向我求一些不重要的物質方面的東西，要把我本身當成你渴求的東西，那你就會得到回報，」他宣稱。難怪前印度三軍總司令，卡里阿帕 (Cariappa) 將軍，當時號召在場上千位參加者，高呼三聲：「Jai Sai Dharma (賽的正法萬歲) 」，獲得全場熱烈響應。

達色喇節是紀念眾天神戰勝群魔，紀念光明戰勝黑暗，紀念智慧戰勝無明，所以數千位擠到祂跟前來的人，都參加了一些有助於邁向那種勝利的訓練，位於阿南塔普爾的沙迪亞賽女子大學表演了「主教的燭台」這齣戲，布林達梵的沙迪亞賽男子大學則演出泰盧古語的戲劇「潘達瓦兄弟們的勝利 (Pandava Vijayam) 」。兩齣戲都是在闡揚無私的愛和奉獻這兩劑妙藥。一個由一群音樂家和演講者，基於兄弟情誼和助長鼓勵「長青的有神哲學」的共同理念，所組成名叫 Bhagavata Bhakta Samajam 的團體，一連進行了三天的活動，包括吠陀唱誦、《往世書 (Purana) 》頌讀、聖歌唱誦、民俗舞蹈、戲劇、吟唱等等，世尊將他們納入吠陀學者學會 (Academy of Pundits) ，他們的加入，帶來許多具有教育和娛樂價值的東西，為學會增色不少。

巴巴在 1974 這一年的生日慶祝中，明令禁止使用和濫用募款。祂向來反對公開募款，並警告信徒，不論是要求這類捐款或自己捐款都不可以。祂說信徒不該帶任何東西送給祂，因為祂不需要任何東西，「帶東西來的人，或是勸人帶東西來的人，會被拒於

千里之外。」祂這麼說。

1975 年 3 月，世尊蒞臨德里，花了一星期給予當地民眾達瞻，並去阿牡瑞薩 (Amritsar)、昌迪加爾 (Chandigarh)、新姆拉 (Simla) 等地做短暫的拜訪。祂還去齋普爾市巡視了一下當地沙迪亞賽大學分校的進展，然後搭機去孟買，為一座位於達摩史剎山丘上高達 40 呎的柱子舉行落成典禮。柱子上面的圖案象徵宗教之間的和平共處。3 月 20 日，祂回到百善地尼樂園。幾千人已經在那兒等候，盼望一睹從巴巴口中吐出希瓦之夜的神聖靈甘，得到加持和賜福。3 月 25 日，祂蒞臨阿南塔普爾的沙迪亞賽女子大學，祝福了該校，他勉勵住在校內的師生：「女學生和女老師一定要注意，不要因自己的穿著、行走或舉止，吸引了男人的眼睛和舌頭，稍微落後流行時尚一點，那無所謂；可不要觸犯了我們的文化傳統和習俗。」

動物們的新家

8 月 29 日，聖主克里希那的誕辰，在布達巴底，按照聖典《博伽瓦譚(Bhagavata)》的描述，演出了一齣戲劇，重現了克里希那的童年。百善地尼樂園道場飼養的乳牛、水牛、駱駝、還有大象賽吉它(Sai Gita)排成一隊被帶到牠們的新家，叫做 Gokulam(註：字面意思為「牛棚」)，離原地約一公里。隊伍由鄉村式的笛子和鼓帶頭，緊跟在後面的是打扮得像帝王般華麗的賽吉它。後面跟著一群乳牛，由服務志工負責看顧。那些蹦蹦跳跳，用頭撞來撞去的小牛，則由幾位大學生來制伏。至於那些水牛，則呆呆站在那裡看，要人連推帶拉，才會向前走。女子大學的學生和其他百善地尼樂園的人則口裡唱著唄讚，跟在最後面。賽·克里希那也在那裡，一群信徒圍繞著祂快樂的唱著唄讚。三天前，他們才親眼見到《博伽瓦譚》裡面另外一段故事活生生上演：連日大雨使得祁爪窪底河水暴漲，滾滾洪流衝入村中，雨神因陀羅 (Indra) 似乎再度對牧牛童的村子擲出憤怒的閃電。不過，如今這位克里希那沒有像在《博伽瓦譚》那個年代，用手掌托起一座山，給人畜遮雨了，讓附近幾座滿懷希望能雀屏中選被祂托起的山峰失望了。這回祂只是登上百善地道場東面宿舍的樓頂，對想要衝進來的滾滾洪流看了一眼，那就夠了，洪水開始逐漸退去。達色喇節期間，百善地尼樂園相當安靜，只有幾場額外加入的宗教儀式，係由道場內部人員獲准舉行的，這是因為，世尊出於無盡的愛，不能強求信徒連續十天慶祝達色喇節——雖然信徒很渴望，再留下來，從 11 月 14 日到 24 日慶祝世尊降臨世間五十週年。

所有地圖都取一截

報上的頭條是：「條條大路通布達巴底」，成千上萬的朝聖者，搭乘鐵路專車或包下整節車廂、公共汽車、卡車和農用拖曳機、摩托車、腳踏車、馬車、牛車，不斷湧進尼樂園。數以千計的海外信徒搭機至邦加羅機場，再搭計程車至道場。「有朝一日巴巴會成為遠處高地上一個橘紅色小點。」這個預言幾乎實現了。道場內除了蓋了七個碩大無比的棚子，還匆匆忙忙特別加蓋了幾百個較小的棚子。另外主辦單位還獲准在外頭小鎮上，只要有空位，就搭起帳篷和棚搭兒 (pandal)，五千位賽志工日以繼夜的值班，負責做飯、上菜、打掃、守衛、帶路、幫忙。一隊隊的醫生被派駐在臨時診所和醫院。另外還設置了供應東方食物和西餐的各個廚房。

大約一千位沙迪亞賽德育班學生舉行了集會，這些孩子是從印度每個州挑選出來的，他們有特權，行進隊伍可以從世尊面前通過。一千多位德育班的古魯 (老師) 參加了為期兩天的研討會，由世尊親自主持開幕式。全球賽組織負責人的研討會，則有八千位來自五十多國的代表參加。

11 月 18 日，壯麗堂皇的浮屠 (Gopuram：南印度特有的神塔，上面有許多神像浮雕) 舉行落成典禮，這座塔出自虔誠工匠之手，有著南印度寺廟的建築風格。巴巴重建了布達巴底幾座古老的神廟，包括歷史悠久的「牧牛者克里希那」神廟。當天，所有廟內供奉的銀製神像都放置在一輛巨大的古代用的雙輪戰車上，出巡布達巴底村，可謂是這個神聖小村編年史上偉大的一天。吠陀祭典「至尊主」火供 (Purushottama yajna) 也是五十週年慶其中一個節目，在五十週年當天，將最後的祭品獻給聖火，完成儀式，廣大的信眾法喜充滿。

全球研討會是一次引人入聖的經驗，來自多國，屬於各個宗教的信徒，恭敬的走到世尊面前，獻上花圈。曾經從月球上觀看人類的悲劇，並嘆道：「文明何時能讓人了解人類？」的太空人米契爾 (Edgar Mitchell)，其實可以在那天從百善地尼樂園獲得信心與希望。廣大信眾對世尊鄭重起誓，要忠於祂的教誨，培養真、平靜、愛，沿著職責、虔誠、紀律的道路前進。

1976 年的希瓦之夜那天，巴巴升起百善地道場的旗幟，為節慶揭開序幕，同時宣佈：「從梵 (道) 生出的那個靈甘，是宇宙萬物 (cosmos) ——先是孕育了一個「願」 (wish)，然後成為「構想」 (idea)，最後被採納為一個意志 (will)。宇宙萬物是

希瓦的意志的演奏，因此，諸位也是出自希瓦的意志，是希瓦從祂自身分出所形成。」

上帝的衣服

三月最後一週，世尊搭機去海德拉巴，住在善瑞寺。海德拉巴和錫康德拉巴兩個相鄰城市的菁英，獲得沙迪亞賽服務組織邀請，前來分享世尊的恩典。會議由當時安得拉邦的省長蘇卡迪亞（Shri Mohanlal Sukhadia）主持，他說世尊下凡所要做的工作，是「將人類放回正軌」。巴巴在演講中強調，「地球上沒有東方西方之分，全人類是一體的。宇宙萬物，是能量，被感覺成物質。人依賴其感官經驗，以及從那些經驗所作出的推斷，所以，他察覺不到那種超越感官世界的經驗，他缺乏那種知識。」泰盧古新年那天，世尊在善瑞寺對大群信眾開示。祂降福給賽服務義工。那天，義工們在整個城市裡到處設置急救中心，不下一百處，為病人和窮苦的人提供服務。世尊還為一所小學主持開幕典禮，這所學校位於城堡山（Castle Hill），提供住宿，賽服務組織將那兒一棟有歷史的建築物買下，做為學校之用。學校的教育方針為世尊所定下，學童必須學習謙虛、服務和尊敬，必須吸收印度古代文化遺產，虔誠而有紀律，必須參加頌讚，只吃薩垂性（Sathwic：清淨的）食物，同時功課又要好。老師們全心付出，為孩子服務，視自己的工作為對賽（巴巴）的膜拜。在5月6日那一次的講道，巴巴談到現代人傲慢的破壞大自然，造成河川和海洋的污染，沙漠的擴張，可耕地的縮小，森林的破壞，祂說：「大自然是上帝的衣服，宇宙是一所大學，人要以尊敬之心對待大自然，他沒有權利講征服大自然或是利用大自然的力量。他一定要試著在大自然中見到上帝。眾生都只是上帝的家園中短暫的房客。」

5月12日，孟買有幸迎接巴巴到來，那天是達摩史剎開幕周年慶，剛好又是神聖的星期四，還碰巧是三重神聖的佛教紀念日——慶祝喬答摩·佛陀誕生、成道、涅槃的佛陀節。

藍山

1976年的印度精神文明暑期班於烏塔卡曼市的南達那瓦難區（Nandanavanam）舉行，為期十五天，烏塔卡曼是尼利吉里山（Nilgiri Hills。「藍山」）上的山城。參加人數約有兩百，是從沙迪亞·賽大學挑選出來的。課程的特色之一，是授課人由高年級學生來擔任，講授吠檀多哲學、《博伽梵歌》、至尊主火供（Purushottama Yajna）、羅摩克里希那（註一）、維未卡難陀（註二）、猴神哈努曼、《博伽瓦譚》、等等，講

課人自己要事先熟讀深思過，澈底明瞭講授內容。博伽梵藤博士宣稱整個計劃「驚人的成功」。隨後學生們分頭前往市內公車候車亭、鐵路車站、市場做清潔打掃的服務，當作修行。他們的高效率，讓市議會決議通知暑期班主辦單位，表達感謝之意。

暑修營進入尾聲時，世尊特別與學生會面，揭露了當年祂在學校的那段日子，以及祂與祂的父母、老師、同學，以及與哥哥——祂的「監護人」——之間的關係。祂述說當年如何扮演祂的角色，為膝前這些學生提供一個榜樣，在還只是一個兒童時，祂就標榜堅忍、不執著、憐憫心、謙遜、恭敬等美德，並且還是活生生的典範。祂要學生們起而效尤，也培養這些美德。這時祂一面說著，一面揮舞手掌，變出一個銀質的板子，上面有印度地圖的浮雕，並且鑲了一顆顆亮晶晶的寶石，來標示布達巴底、孟買、布班內斯瓦爾 (Bhubaneshwar)、馬德拉斯、德里、加爾各答、錫隆 (Shilong)、海德拉巴、以及其他城市。世尊宣佈，今後學生們將會從這些地方以及其他地方，將賽 (巴巴) 的訊息傳播開來。世尊當時的講道，主要是在講史詩《摩訶婆羅多》裡，對於考拉瓦兄弟們和潘達瓦兄弟們這兩群兄弟之間的衝突，聖主克里希那所用的謀略。如今我們有主克里希那與我們同在，而人類直到今天仍然面臨義與不義兩股力量——象徵人的天使與阿修羅習性——的鬥爭，所以世尊對於自己在摩訶婆羅多裡的做法和動機，所做的分析，是祂今日給世人的訊息的一部份。

註一：Ramakrishna：19 世紀印度知名聖者，為虔誠瑜伽 (Bhakti Yoga) 的一代宗師。

註二：Vivekananda：又譯為辨喜。為羅摩克里希那的得意門生，是近代第一位正式將印度精神文明介紹給西方的人。

師利 賽藍 (Sri Sailam)

在烏塔卡曼，巴巴特地坐車下山，到喀拉拉邦海邊的歷史古城科澤科德 (Kozhikode)，西元 1498 年，葡萄牙探險家戈馬 (Vasco da Gama) 在此處登陸，因而聞名。城北卅哩處，有一丘陵，三面環海，大文豪泰戈爾在這裡住過一陣子，他將此處命名為「師利·賽藍」，喀拉拉邦的沙迪亞賽信託 (Sri Sathya Sai Trust) 計劃在此處建立一所公立學校，提供賽巴巴式的教育路線。世尊仁慈的為學校舉行開工典禮，埋下奠基石，加持整個計劃。有超過三萬人前來，希望能得到祝福，有幸得到達瞻，並和巴巴說上幾句話。

上師節 (Gurupurnima) 是全世界求道者歡迎他們老師進入心中的時候，世尊在布達巴底，於這吉祥的一天，降福給伊西娃喇媽紀念高中的師生。教育廳長宣佈，這是世尊為鄉村民眾增加教育設施的計劃，邁進了重大的一步。世尊又去布達巴底鄉的一處小村落，那兒有為貧民 (harijan) 蓋的一百棟新房，這些貧民原有的茅屋大約六個月前被祁爪窪底河的洪流沖走了。世尊告訴在場大群信徒，每一個生命都是上帝的宇宙身裡面的一個細胞，吠陀經所描述的構成上帝四肢的種姓階級，也是構成整體的一部份。祂說，膜拜上帝的腳，最好的方法，是服務那些最貧窮、階級最低下的人。

1976 年達色喇節，整整十天，世尊都在講心念，講它的妄想、它的潛力、以及直化和強化它的修行方法。吠陀火供時，世尊在百忙中抽空接見三百多位來自印度各地沙迪亞賽服務組織的地區總幹事，他們與世尊會了兩次面，世尊對他們強調紀律的必要，對於他們所肩負的職責，給予各方面的建議。

這次達色喇節，成了值得紀念的一次，世尊在詳細說明心念對宗教的教條、信條的影響時，為祂所謂的「賽的宗教 (Sai Religion) 」下了定義：「哺育所有宗教，並且強調它們共同偉大之處的宗教，是為賽的宗教。」

全球唄讚

在第二屆全球大會 (世尊降臨世間五十週年慶的那一週舉辦的) 時，信徒們做了一個主要決定，要以 24 小時的唄讚——從紐西蘭到冰島，從台灣到千里達，超過 45 國 8000 多個賽中心裡虔誠的心所發出的聲音——來環繞地球，日期定在每年世尊生日前一週的星期六、日。巴巴對一群在百善地．尼樂園唱誦唄讚的信眾說：「唄讚一定要像呼吸一樣持續不斷，其實，呼吸本身一直就在唱著唄讚，因為它不停的在重複「Soham」(意為：I am That；我是「那個」) 這個根本真言。廿四小時，相對於一生，只是一眨眼的功夫，你的人生是一首歌頌上帝榮耀的歌，要從靈魂深處來唱，大聲唱，大家一齊唱，讓遭受貪婪、憎恨、嫉妒污染的環境，被神聖振動頻率所淨化。」

此刻布達巴底四周所有村莊都在期待賽師生日那一週，對他們來說，這個神聖時刻將由 (一輛古代雙輪式的) 戰車遊行慶祝，來揭開序幕，屆時所有布達巴底廟裡供奉的神像都會「出巡」，經過村中擁擠的街道，讓男女老少，不分階級、宗教信仰，人人都興高采烈。生日當天，世尊親自來到祂雙親的墓前，並分發食物和衣服給村民。

1976 年祂的生日那天，世尊宣稱，神蹟，乃是道成肉身自然而然的表現：「羅摩 (Rama) 的意思是「賜予喜悅者」；克里希那 (Krishna) 意為「吸引人者」。我的每一項給人喜悅或吸引心靈的行動，用你們的術語來說，都成了一次神蹟。道成肉身來人間，是要進行改革與重建，而祂的神蹟一定會產生這個結果。chamatkara (神蹟) 的目的，在於人類的 samskara (精煉、改良)，道成肉身如何做到這一點呢？每一個被這樣吸引過來的人，都是受到愛的感召，說服他去愛眾生 (因為眾生都是相同的阿特曼被包在一個個的身體裡)，並且化愛為 Paropakara (服務)。於是，他們的思緒因此變得聖潔，智性也變得清晰，心也得到淨化。這樣，他們就能了悟自己的靈魂核心：真我，它只是海上一個浪，那個大海，是萬有、永恆、絕對的大我。這就是 sakshatkara (悟道)，是人生的目標。」

每年 12 月第五天，沙迪亞賽服務組織會慶祝「醫療服務日」，每一個中心根據當地需要和自己可資派遣的人力、物力資源，來擬定計劃。除了發起一些計劃，為貧民窟和鄉村居民做健康檢查之外，還捐贈氧氣筒給醫院，輪椅給殘障人士，以及唱讚錄音帶和書給盲人。1976 這一年，世尊同時祝福了施者與受者。祂對醫藥的濫用提出警告，祂勸人要依賴較為便宜而且通常更有效的方法：斷食或節食、瑜伽、或是運動，並戒除抽煙喝酒等有害的習慣。「必須克服憂慮、煩惱、緊張，以便得到和保持健康，」祂說。

為數眾多的東西方基督徒來到世尊膝前過聖誕節和新年，因為他們發現，這裡是唯一能體驗到「和平降臨，人皆親善」的地方。「『基督』只是人心靈裡那種極樂的另一個名稱而已，」巴巴說。「默想祂，尋求祂那種澤及眾生的愛，讓祂在你心中誕生，具足神性光輝，然後你就可以用謙恭的感恩心和真誠的崇拜，來慶祝聖誕節，做懺悔和祈禱。不要用飲宴跳舞，吃喝狂歡來褻瀆這一天，」祂在 1977 年新年時對在場信眾如是說。祂變出一個大獎牌，一面有聖母瑪利亞和嬰兒基督的像，另一面有約瑟的像，呈現出瑪利亞的聖潔和約瑟的單純樸實。那實在是令人快樂的一刻。

希瓦之夜 1977 在百善地．尼樂園慶祝，世尊要求信徒，「要努力，因為那是你的職責；要奮鬥，因為那是你的功課；要渴望，因為那就是道路。」祂勸他們要克服怠惰，遲鈍和偏見，這些性質生出黑暗，隱藏了眾生一體的那種美，「所有的小我，都只是那獨一無二的大我的映像，」祂解釋。祂親自唱唱讚，讓全場氣氛熱絡，就在這時，希瓦之夜的靈甘現身，一個卵形的水晶靈甘先是在祂身體內部形成，然後從祂嘴裡吐出，打斷了祂唱的唱讚，祂拿著靈甘，對在場驚訝不已的信眾解釋說：「它象徵 (地、水、火、風、空) 五大元素的出現，」他說：「靈甘是所有屬性和名稱其中的精髓，它是有形的

無形無相者，是有名號的無名者，是最初從梵（道、上帝）生出的最原始的東西。」隔日早上祂作了一項令人不樂的宣佈，祂決定今後不再繼續年年慶祝摩訶希瓦之夜（Mahashivaratri）了。這個節慶過去吸引了全世界無數朝聖者，他們渴望一睹神聖的靈甘現形，得到其達瞻加持，並瞧瞧這個希瓦親自創造出來的「象徵宇宙的東西」。不過，看到成千上萬的人每年花大筆錢遠道自海外來，忍受諸多辛苦，卻連近距離一瞧的機會都沒有而失望返鄉，世尊大發慈悲，指示今後大家可以在自己的家鄉慶祝希瓦之夜，而祂一定會與他們同在。

華特．考文（Walter Cowan）宿舍區

4月28日，布林達梵校區的新學生宿舍區：考文宿舍區，落成，由印度總統賈提（Sri B.D. Jatti）親自主持典禮。早在他還在卡納塔克邦政府內閣時，賈提就是世尊虔誠的信徒。宿舍建在校內，因為祂的大學生虔誠祈禱，希望能離祂近些，世尊不忍心拒絕。華特．考文的遺孀艾爾西．考文（Elsie Cowan）參加了開幕式，對於巴巴為這棟文藝女神（Saraswathi）隱居之處取名紀念她丈夫，她表示非常高興。巴巴曾經讓華特．考文死而復活。「我們這些住在這棟宿舍的學生，也在等待復活，」當天一位學生非常高興的說。總統對教育的沙迪亞．賽時代加速來到，感到很得意，他歡迎沙迪亞．賽大學，這所大學強調品德與靈性方面的進展，重視各種技能，提倡各種社會服務計劃。他讚揚那些學生，不但成績優異，同時又嫻熟農業技術，牛耕、酪農業與餐廳管理，另外還精通瑜伽、演說術、音樂、護理、演戲、攝影。建築學號稱是一門用石頭來使歌曲永恆不朽的藝術；考文宿舍區實在是一首用磚和灰泥砌成的頌讚，讓人無法不在寢室、走廊和大廳都感受到懺悔與神恩的同時存在，「讓你的頭和心充滿光和愛，而非只是充滿事實和圖形，」巴巴說。這棟宿舍是知識之光和服務之樂二者共同的儲藏庫。

五月的第六天是道成肉身的母親與世長辭的日子，幾年來，已成為眾所皆知的伊西娃喇媽（Easwaramma）紀念日，並用來讓沙迪亞賽德育班（Bal Vikas）的小朋友去做服務，去結交貧民窟兒童為友，一起玩耍遊戲，去探視醫院的兒童病房，去殘障兒童之家和病童、犯罪兒童之家，唱頌讚給他們聽。他們就像一道道光線，將快樂的火花帶進他人的憂鬱黑暗中。他們還將自己畫的畫，自己製作的模型，自己養的寵物，和自己的（由花兜成的）設計作品，分別呈獻給長輩和拿給還在蹣跚學步的小孩看。他們又唱又跳，還模仿、吟誦，自得其樂。

羅摩演義

1977 年暑期課程的主題是《羅摩演義 (Ramayana) 》，這部史詩是個寶庫，裡面滿是「義」的例子。頭七天是密集研讀各種印度語言版本的《羅摩演義》，包括印度南邊與東南邊國家的語言版本。世尊對學員開示，講《羅摩演義》裡在那些英雄人物身上看到的理想德行。四十多位沙迪亞賽大學的學生對大群的參加者，包括許多零星來自海外的學員，講世界各國的聖者和哲學家。三十天期間，來自印度和國外各大學的男女學生，都住宿布林達梵校區，那兒遠離嘈雜污染的市區，有虔誠和奉獻、祈禱和靜坐、愛和服務、互助和互相鼓勵的氛圍。在演講廳、在午餐和晚餐時、在他們為布林達梵四周的村落服務時、在星期天的演講和考試比賽時，世尊都會與他們在一塊。許多學生都承認，那是一種「無量無邊而永恆」的經驗。最後一天，巴巴安慰悲傷啜泣的學生，給予恩典做為禮物，向他們保證，既然他們已經將祂供奉在心中，祂會永遠與他們同在，不論他們在何處，祂都會提供保護和指引。「切莫忘了神……切勿認為這世界真實不虛……千萬不要懼怕死亡，」在結業典禮時，祂這樣告訴他們。

1977 年達色喇節十天期間，世尊詳盡地說明何為「內在的平靜」，以及如何安住於其中。在開示中，祂追究那些使人身、心、理智變污穢的種種性格上的缺點，分析那些會干擾情緒、令情緒低落的習性，並且開了一些瑜伽操處方，能讓人的身、心、情緒和職業皆得到平衡。祂還提到各倫理學和哲學學派，以及宗教狂熱者——他們只忠於那獨一無二、無所不在的上帝的某一個形象和名號，所製造的衝突。

歷時七天的吠陀祭典：般若火供 (Jnana Yajna)，是達色喇節一個重要的項目，係由卡納塔克省 (邦) (Karnataka) 的省長納瑞因 (Sri Govinda Narain) 來開祭。來自加州的瑪麗恩 (Ida Marion St. John) 和來自德國的歐瑞斯坎 (Gita Orescan) 兩人用英文和梵文合唱了幾首讚嘆巴巴的歌，湧現對道成肉身的奉愛，那種奉愛將人與人的心連在一起——「雖然他們來自世界的盡頭」。達色喇節的第十天——「勝利日」，世尊允許幾位詩人以各自的語言吟誦自己的詩，來自海德拉巴的英文教授巴希汝丁夫人 (Mrs. Zeba Bashiruddin) 唱誦了幾首甜美流暢的詩，詠讚巴巴，詩是自己用烏爾度語 (Urdu) 寫的。

還有一件事必須提一下，當天世尊宣佈，卡納塔克邦「人間服務團」 (Loka Seva Vrinda) 所辦的幾所教育機構，將納入祂的旗下，由他手下一支虔誠而富有奉獻精神的教師隊伍接手，走愛國和著重靈性的教育路線。這個服務團因為創辦人兼推動者，巴哈

特先生 (Sri Madiyala Narayana Bhat)，死於一場車禍而成為孤兒。巴哈特是一位教育家，他要在政府訂定的世俗教育課程中補充職責、虔誠、紀律 (duty, devotion, discipline) 的靈性理念。

婚姻結

百善地 . 尼樂園的達色喇節讓信徒對他們身處的精神傳統充滿了尊敬，世尊的生日，則激勵他們按照降臨世間的祂所希望的方式，重塑自己的人生。生日那一週預告了一個好大的祝福，之前巴巴宣布過，百善地 . 尼樂園附近一帶村落貧窮的父母，可以不花一文錢為自己子女舉行婚禮，祂會充當祭司、父母和神。這個召喚，各種姓階級的父母都聽到了，原本他們得敲門向占星家和放貸的人哀求，現在巴巴是大祭司，就不用請占星家來為新人算命了；祂就是神，所以不需要向人借錢辦婚禮了。聽到這消息，年輕小伙子連忙趕去未來新娘的家，新娘父母當然不放棄這個在巴巴面前舉行婚禮的神奇機會。幾天之內就有一百卅四對佳偶報名。巴巴帶來驚喜，送給每位新娘一件昂貴的禮物：結婚用紗麗。新郎則得到一件男裝 (dhotis) 和一條繡有花邊的披肩 (Angavastrams)，還得到幾件絲質襯衫，由外地特別請來的裁縫師量身訂做。然後新人就被帶到布達巴底郊區的一棟吉事曼塔 (Kalyana Mantap)，在一座裝飾過的棚搭兒下面坐成幾排。阿南塔普爾沙迪亞賽大學的女學生扮演「公主 (新娘) 的侍女」，邦加羅的沙迪亞賽大學男生充做新郎的男僕相。婚禮中，婆羅門祭司吟誦吠陀經文，佳偶們互相給對方掛上花圈，象徵結為夫妻。巴巴發給每一位新郎一條細繩 (Mangalsutra。為結婚女人佩戴的吉祥物)，由新郎將其套在新娘頸子上並打結，這時巴巴灑稻穀在新人頭上。世尊送給每位新娘手鐲、紅色的康康粉 (Kumkum)、薑黃粉，又每人再送一件紗麗，這些都是她們婚姻生活中的必須品。祂還送給每對佳偶杯子和盤子，做為新家的家具。然後新人們互相灑米在對方頭上，這是一個求興旺的儀式。接著，新郎的披肩 (Angavastrams) 和新娘的紗麗，兩端紮在一起，象徵心連心，攜手走上人生的朝聖之旅。然後 134 對佳偶，由民俗舞蹈、笛子、土鼓 (tom-tom) 和唢簫隊伍領頭，緩步在街上行進，來到道場裡的主廟。稍後，新人和他們的親戚們一起享用了一頓大餐，把種姓、貧富、教育程度的差別完全拋諸腦後。對於心懷人類福祉的人，這是個令人振奮的經驗。對於所有對愛的強大力量懷有信心的人來說，這是一個愛的節慶，是活生生的一課。許多沙迪亞賽服務組織現在都自行為窮苦的村民安排簡單的婚禮。

風與水之怒

在賽師生日前夕，是第八屆賽服務組織全國大會，正在慶祝的當兒，消息傳來，一個極大的颶風在安得拉邦 (Andhra) 的海岸登陸，超過 20 呎高的海嘯席捲海岸並衝入內陸達三、四十哩之遠，風和水造成巨大的災害，死於海浪的人數以萬計，許多牛隻失去生命，好幾平方哩的椰子園被夷為平地，許多村莊整個被大水沖走了，少數倖存的人，又在疾病與絕望中死去大部份。雖然節慶還在尼樂園進行當中，但世尊命令來自安得拉邦的賽服務志工趕赴當地。

一卡車一卡車的布、毯子、衣服、有什麼就抓什麼，被信徒運去災區，各界捐款湧入銀行，共超過八十萬盧比。災區迅速成立了四個救難營，輔以訓練有素的男女賽服務志工，其中還包括幾支醫生團隊。救難人員挑選了一些被洪水阻隔的偏遠地區，筆者親眼見到賽信徒用頭頂著大量的救難物資，冒著人畜腐屍的惡臭，走過淤泥。第一件事其實是將堆積在地上或掛在樹叢上的屍體埋葬或火葬。供應逾五千孤苦伶仃災民的廚房，在古達帕藍 (Kattamajeru Gudapalem)、阿達烏拉地夫 (Adavuladeevu)、甘納帕伐朗 (Ganapavaram)、巴阮庫拉 (Barrankula) 四個戰略救災中心——都在重災區，持續工作一個月有餘，有些廚房將食物送至更偏遠的地方，找到災民就給他們吃，兒童則得到牛奶和特別食物。此外，賽服務志工還架設了數百個茅屋，讓災民能繼續幹活，捕魚耕作。災民各分給一套廚房用具和器皿，還有衣服、草蓆和毯子。世尊向因災難而成為孤兒的兒童們保證，祂會當他們的保護人。救災中心關閉時，精疲力盡的賽義工很高興的注意到，村民的臉上充滿了感激、滿足和對世尊的虔誠。為了避免這種大規模的生命損失再度發生，世尊指示賽服務組織各在其服務地區為當地人建一座社區大廳，做為風和浪襲捲陸地時的避難所。

1978 年的西瓦之夜這個神聖日子即將來臨，大家回想起世尊去年宣佈過取消今年的慶典，希望被剝奪真是痛苦，成千上萬的人一開始還是不相信，照樣湧進百善地．尼樂園。謠傳節慶當天世尊會去布林達梵，也許西瓦之夜會在布林達梵慶祝？還是會在海德拉巴？於是成千上萬的人又跑去海德拉巴和白場的布林達梵。然而世尊沒有通融，祂去了尼利吉里山 (「藍山」)，兩天後才回來。

大學校園

布林達梵附近一排壯麗的建築，其中包括沙迪亞賽大學，於 1978 年 5 月 19 日一個歡樂多彩的典禮中由世尊開啟使用，卡納塔克邦的教育部長謝堤 (Sri Subbaya Shetty) 在一樓舉行「般若智慧大展」，為圖書館開幕，展出的有一幅幅令人印象深刻的圖、手

繪和畫，描寫唸神聖號、禪坐、瑜伽和拜神的各個階段，還有印度聖地的照片和模型，再點綴以各大宗教的書及其聖者、玄密主義者和思想家的肖像。世尊的箴言和教誨，被放在一個醒目的地方，附有解釋和插圖。置身於這些記錄中，會令人想起那終就不可避免的近神之旅，那個常常被忘記的目標又變清楚了。

大禮堂由納瑞夫人來揭幕，而納瑞（Sri Govinda Narain）本人——他是卡納塔克邦的省長，則在同一天為印度精神文化暑期班揭開序幕。第一週都在講《博伽梵往世書》（Bhagavatha Purana。即《博伽瓦譚》），這本書是講神在過去世下凡人間的化身，包括克里希那。

世尊說，印度的青少年被灌輸沒有意義、沒有目的的課程，在大學裡，他們被塑造成無法僱用的反抗份子，然後送到外面世界，手拿乞食鉢——叫做學位和文憑。他們以外國人的觀點來看事情，沿襲舶來觀念去思考，只把電影明星當作學習對象。他們已經變成無根的樹苗，隨風飄泊，他們的愛國心連膚淺都談不上，這是因為他們對自己的文化和傳統，對那些詩人和聖者，對他們的同胞和祖國，既無概念也沒有愛。加州歐亥（Ojai）世界大學（World University）的校長，瑞易思博士（Dr. Benito Reyes）也參加了這次暑期班，他盛讚這課程令西方人獲益良多，他們對印度靈性訊息的博大精深，對其價值，一無所知，這些靈性訊息，從世尊身上可以清楚的感覺到。他引用詩人艾略特的話，問道：「何處可以找到在知識中失去的智慧？何處可以找到在資訊中失去的知識？」並回答：「就在此處。」

665

暑期課一結束，主辦者就被勸去做另外一件規模更大、更根本的工作：安排在布林達梵舉行的針對 665 位來自安得拉邦的小學老師，為期十天的新進人員靈性教育訓練課程，這是受安得拉邦政府委託代訓的。政府擬訂了一項幾乎是革命性的計劃，重新打造整個安得拉邦的小學（學齡 6 至 12 歲），特別強調祈禱、音樂、舞蹈、繪畫、模型製作、以及家長和老師之間的合作，讓教室成為一間工作、膜拜、智慧的房間，成為愛與服務的地方，成為修行和瑜伽之處所。先後擔任過北方邦（Uttar Pradesh）邦長與安得拉邦行政首長的瑞迪博士（Dr. Chenna Reddy）知道沙迪亞賽服務組織所辦的兒童德育課程，他目睹孩子們在訓練有素的老師教導下，成長為一個能自立、與人合作、有服務心的青少年，尊敬父母和師長，所以他懇求巴巴，給這 665 位老師開一個訓練課程，就在布林達梵的校區舉辦，讓他們能受益於巴巴的恩典所帶來的影響，能因接觸

到巴巴的學生而受益，這支單純而率真的學生隊伍，是巴巴親手訓練出來，是祂的訊息的典範。

這批老師係由每個地區偏僻的鄉村隨便挑選出來的，他們沒有時間為卡納塔克邦——這個語言、氣候大不相同的區域——之旅做準備，對布林達梵校區學生自動自發遵守的校規，也無所知悉，可是十天下來，老師們出奇的脫胎換骨，巴巴進入了他們的心，使其變得柔軟純潔，許多根深柢固的壞習慣，像是抽煙、吃有害的食物、高聲爭吵，一滴眼淚都沒流就拋棄了，同時他們在原有的專業上又加入了奉獻心，他們開始視自己為愛國戰士，正在從事將怠惰和自私的惡魔驅逐出學校的戰爭，讓孩子們重新得回被剝奪已久的文化遺產。世尊規劃了早上的課程，有專任老師來教，祂以卅位老師為一組，共編制十組，這些老師每兩天會面一次，討論那些在課堂上被提出的建議，研究其可行性和必要性，這些討論的報告於晚間呈交世尊，世尊會挑選其中一些特出的疑點，做進一步分析和澄清。

世尊還親自監督受訓老師的伙食和宿舍，關切他們的健康和各種需要，沒有帶毯子的人，祂發一條羊毛毯給他們；祂給一些人一套書，另外那些在家鄉有錄音帶播放器的老師，則送一些祂的頌讚或演講錄音帶。祂還和來自各區的受訓老師和訓練人員拍合照，並於暑修營結束時，安排每個人上來領一張照片。多數老師除了想去邦加羅一遊之外，還想造訪邁索爾（Mysore）和布達巴底，卻沒有錢，於是他們請求安得拉邦政府貸款給他們，將來由薪水扣還。聽說了這件事，巴巴親自安排了巴士，還讓每輛車都滿載一籃籃的食物和大量水果，讓這些老師一路上能饗用。

這群老師由大學志工負責照顧，他們伶俐而真心的回應老師們的需求，令老師們大為歎賞，咸認為，是世尊的愛，將這些大學生塑造成讓國家引以為榮的青年。臨別時，老師們紛紛流下眼淚。

神的面

在第八天，課程即將結束之際，訓練人員非常好運，有機會聽到亞利桑那大學巴若諾夫斯基（Baronowski）博士的演講，題目是關於世尊身體發出的獨一無二的光暈（Aura），這次演講讓他們對巴巴的神性更具信心，這種信心是珍貴的財富，能滋養他們一生。巴若諾夫斯基博士說：「雖然我出生為一位基督徒，又是一位天主教徒，但是我從小不是在宗教環境中長大。我的國家的科學界人士難以相信神，「那不科學，」

他們宣稱。賽師散發出來的光暈不是人的光暈，其中白色的部份比任何人的要大兩倍以上，藍色的部份簡直沒有邊際，然後還有金色和銀色帶狀光暈，比前述那些光暈延伸得還要遠，遠遠超過這棟建築物的範圍，直達天際！我說這些，是冒著名譽的風險。兩天
前，就在這大廳外，我看著祂的眼睛，那對眼睛發出光輝。很明顯的，我是在看神的臉。
如果我能用一下『我見到愛在用兩腳走路，』這個句子的話，那就是用在此處了。」

1978 年 8 月 14 日，世尊將原來的人間服務會 (Loka Seva Institution) 改組為沙
迪亞賽人間服務信託組織 (Sri Sathya Sai Loka Seva Trust)，並同意擔任會長。這件事是在牡迪那哈里 (Muddenahalli) 進行的，那裡也有屬於人間服務會旗下的學校和宿舍。世尊主持了最後的移轉和更名儀式，隨後，祂對信託組織成員和教師與學生講話：
「這個神聖的機構是巴哈特先生 (Sri Madiyala Narayana Bhat) 在他早年時期就建立的，他始終渴望做些純潔無私的服務，於是他播下種子，現在已經長成這棵大樹了，已經到了能讓我們吃成熟果子的階段，然而這棵樹也需要我們悉心照顧。」

清真寺

1978 年的伊斯蘭教齋戒月 (為回曆每年九月) 是布達巴底歷史上一件大事，因為該村的伊斯蘭教徒，是在世尊為他們建的清真寺裡，慶祝這個齋戒月。清真寺簡單又有足夠空間，充滿了靈性芬芳，奧斯曼尼亞大學 (Osmania University。位於海德拉巴) 的巴希汝丁 (Bashiruddin) 教授表達了當地穆斯林的感激之心，並且對在場廣大群眾敘述，世尊的教誨使他更加了解可蘭經並付諸實踐。布達巴底村穆斯林委員會召集人法克汝定 (Janab Fakhruddin) 對世尊這份愛的禮物表示感謝，他說：「以前我們要頂著太陽或冒著雨，走過河床的泥沼與沙地，去四哩外的部喀帕南作祈禱。」世尊告訴這些穆斯林，齋戒月的真正意義在於「接近上帝，離開感官欲望。」祂還說，可蘭經就是在齋戒月期間降示給穆罕默德的。世尊的訊息是：真正有宗教信仰的人，不會否定別的宗教，也不會宣稱只有遵循某一條道路方能得到救贖。祂鼓勵所有有信仰的人，不論信仰或出生的宗教為何，都沿著他們所選擇的道路，繼續邁進，因為所有靈性之路都會抵達同一目標。

巴巴的恩典無邊，且普澤於世，所以世界各地各宗教信仰的人都來到祂跟前。印度好幾個教派和族群，原本各自有特別的節日，來紀念當地的神祇，現在也拋棄了古老的界線和習俗，成千上萬的聚集在巴巴現身之處，認為在祂跟前慶祝這些節日才真正有意義。年年都有成千的人來到，以正統的方式慶祝歐南節 (Onam festival)，這是居住

喀拉拉邦，以馬拉雅拉姆語（Malayalam）為母語的族群——包括印度教徒和基督徒——的一個節慶，它的由來，有一個古老的傳說，世尊給這個古老的傳說加入新的見解，長久以來，原本是民俗戲劇和舞蹈的時節，如今披上了一件靈性衣服：「靈修週」。

延長你的壽命

1978 年達色喇節如期開始，主廟上方升起了百善地的旗幟，當晚則有沙迪亞賽醫院一年一度的慶祝。世尊給在場群眾維護促進身體健康一項最值得的理由：「我力促各位維護身體健康，一大理由是：各位還有待見證更多的神蹟和殊勝事蹟——遠遠超過各位已經目睹過的，以及更多的奇蹟、勝利、成功，看到這些事蹟，你們可以欣喜若狂。所以要小心保護自己，維持身體健康，讓心中始終充滿喜悅喔。」一番話令在場廣大信眾窩心不已。

巴巴對吠陀火祭做了整整一星期的開示，詳細解釋經典上一些章節的意義，祂特別強調《博伽梵歌》裡面那一段經文，要人在飯前祈禱時唸誦，因為那段經文讓人記得，上帝在準備好要吃的食物中，在烹煮食物的火中，在廚師內部，在進食者內部，進食者因食物給予身體和腦子力量，得以完成種種活動，而上帝也在這些活動中。

在達色喇節期間，數以千計來自國內外的信眾，能親眼見到沙迪亞賽大學男女學生實踐世尊的三個教育理念——職責、虔誠、紀律（Duty, Devotion, Discipline），信眾們可以聽這些學生對各種主題作深入的演講，聽他們分享自己對賽師，以及所有蒙祂恩典的人，的愛與服務，那種親身經驗。信眾還可以觀賞由學生演出的戲劇、合唱和管弦樂，這些學生來自印度各地以及夏威夷、斐濟、斯里蘭卡、坦桑尼亞、利比亞這些天涯海角的國度，人類一家不再是安樂椅上作夢，就在此地實現了。

拯救村莊脫離都市魔掌

1978 年世尊生日，百善地．尼樂園來了兩萬五千人，世尊強調說，不是因為慶祝生日才來了那麼多人，而是因為聚集了那麼多人，所以才慶祝生日的！「我沒有興趣讓人人都知道這副身體出現在人間——那是我為了某一種目的而令其發生的——的那一天，我要各位把將我供奉在心中神龕的那一天，當作我的生日來慶祝，」祂說。

對那些祝祂「生日快樂」的人，祂回答：「這是膚淺的祝賀，因為我始終都快樂，」

生日慶祝包含一項音樂式朗誦，敘述道成肉身沙迪亞賽的故事，由學生演出，配合以大學管弦樂團極佳的伴奏。巴巴勸告大家，要化「例行生活」為「真正在過生活」，視上帝為生命本身的呼吸氣息。世尊召集了全印度賽服務單位（包括活在賽師理念之中，受過服務貧苦、病、殘訓練的男女）的代表，要他們多花些功夫在鄉村地區，在那些地區，都市生活的邪惡日益猖獗，村民都被誤導，想像都市人沉浸在外來、奇特而紙醉金迷的生活中，有電影院、有汽車，比較快樂，他們不了解自己身體、道德、經濟各方面的精力，正在被賭博、飲酒、噪音、標語、口號，以及此種生活方式滋生的粗暴喧鬧，所腐蝕。「拯救他們免受道德和身體上的污染，」祂如是命令。有一位區域召集人建議，每一位賽服務義工都應該隨身攜帶一個迷你急救箱，才能更頻繁的服務民眾，巴巴更改了急救箱的內容，說：「裡面裝幾顆明辨（discrimination）和無著（心無執著）的藥丸，一、兩盎司的感官控制，一包愛，一捲感恩的繃帶，這樣，對那些我執病發作或是貪婪病發作的人，有偏見的人，患有服務敏感症而厭惡、排斥服務他人的人，才能提供有效急救。」

1978 年 11 月 28 日，巴巴為即將在百善地．尼樂園興建的藝術、科學暨商學院舉行奠基典禮，埋置奠基石。祂在東北角進行聖化儀式，空手變出九顆珍貴寶石埋在地下，然後在該地點立下第一排奠基石。巴巴要每一所學院都有一間大禮堂，和學院本身一樣富麗堂皇，還要有一棟特別的建築物，和其他建築物同樣出色，做為圖書館。祂視圖書館為每所教育機構不可或缺的一部份。祂挑選來自馬都瑞市（Madurai：印度南部泰米爾納德邦大城）的伽帝亞先生（Sri Ramanathan Chettiar；註一）與那瓦納嘎（Navanagar；註二）的王太后，來為這兩棟同盟建築舉行奠基典禮。

註一：印度知名工商界領袖與政治家，曾於 1950~1951 年任馬德拉斯市長。

註二：原為一土邦，印度獨立後歸入古吉拉特邦，今稱甲母納嘎（Jamnagar）縣。

Isa——Sai（耶穌——賽）

聖誕節都會來幾千人，因為在巴巴身上，他們找到這位老師，能顯出耶穌真正的榮耀，並引領他們，沿著神的兒子所照亮的道路前進。那天巴巴告訴他們：「耶誕頌歌、蠟燭、讀聖經、演出耶穌一生事蹟，是不夠的。耶穌在最後晚餐時宣稱那麵包是祂的肉，那酒是祂的血，究竟是什麼意思？祂的意思是，每一個有血有肉的眾生，都是祂本身，也要被如此看待。也就是說，眾生皆是神，因此，不要以善與惡、敵或友、我們或他們，

來區分各個不同的軀體。」巴巴又透露，耶穌的父母給祂取的名字其實是 **Isa**，這個字如果重複不停的唸，聽起來會像是 **Sai**！兩個字都是 **Ishwara**（神）的意思。巴巴說：「在那間耶穌待過好幾年的西藏佛寺裡，祂的名字被記載為 **Isa**，意為『眾生之主』。」

泰米爾人在 1 月 14 日慶祝他們的新年，所以巴巴飛去馬德拉斯，在這個神聖日子當天祝福他們，並主持一項動土典禮，要在當地蓋一座「義的場所」(dharmakshetra)，會取名為「美」(Sundaram)，完成繼「真」(Sathyam；在孟買)、「善」(Sivam；在海德拉巴)之後，整個系列的最後一棟。這個節慶也有慶祝豐收之意，泰米爾納德邦的農民對耕田的公牛和供給牛奶的母牛表示感激，他們在爐邊煮牛奶，一直煮到滾，而溢出來，象徵豐收與快樂分享。泰盧古新年則是在三月份慶祝的，巴巴待在海德拉巴整整一星期，讓新年慶祝更加興高采烈。他號召都市人去鄉村服務，幫農人和工匠對抗貧窮、疾病和剝削，他們欠鄉村太多了。

當時，1979 年 1 月 30 日，賽師還進入西岸的港口城市門格洛爾 (Mangalore：在卡納塔克邦)，直赴位於阿立凱 (Alike) 的沙迪亞賽人間服務信託組織總部。這組織經營兩所龐大的兒童教育機構，兒童大多來自鄉村地區，其中一所機構就在阿立凱，位於西岸高止山脈群山的環繞中，另外一所在木迪那哈里 (Muddenahalli；位於邦加羅北方約 55 公里)，在南底丘陵 (Nandi Hills) 山腳東面的平原上。阿立凱那所學校，是夢想成真，是願景靠信心與希望變成活生生的事實，好像神聖恩典化形為各個宿舍、運動場、圖書館、教室、花園一樣；它是一所僻靜的學府，老師人數日益增加，在他們獻身教學的活動中，有已故的巴哈特先生的心在跳動，校園的棕櫚樹隨風輕訴「賽朗、賽朗」。

引領進入光中

巴哈特先生在一場意外車禍中去世，痛失靈魂人物，讓整個地區蒙上一層愁雲慘霧，不過，巴巴的開示驅散了悲傷氣氛，讓大家心中再度充滿喜悅：一千多位學生，超過六十位老師，好幾位熱心贊助這項計劃的人士（他們和創辦人巴哈特先生一起打拚，是他的忠實支持者），數千位男女學童的家長和監護人——人間服務組織塑造他們子女良好的品德，他們心中充滿感激——，以及在社會上從事各種服務的畢業校友，還有村中的農夫、商人、工人，甚至當地的耕地。巴巴將阿立凱比喻作一處朝聖之地，祂提到「全心關注你所照顧的孩子們的成長，使他們成為有用的孩子。」返回布林達梵之前，巴巴又去訪阿立凱附近的蒲渡洱 (Puttur) 和酋卡地 (Chokkadi) 兩處村落，以及門格洛爾

和曼尼帕爾 (Manipal)，這些地方都在同一個濱海縣。曼尼帕爾是由好幾所設備齊全的醫學院和工學院，發展成一個知名的大學城。那天晚上 11 點半在曼尼帕爾，巴巴赫然發現，竟然有超過一萬五千人等在那裡，希望能得到達瞻，可見他們多麼渴望看主一眼，聽聽祂的聲音。

1979 年的印度精神文明暑期課程將重點放在《博伽梵歌》，這本普世的經典提出修行的三大路線：行動 (Karma : action)、虔誠 (Bhakti) 和智慧 (Jnana : 般若)，並詳加解釋。整整一星期，課程都集中在講這本經典，主克里希那對阿周那這位缺乏自信又迷惑不已的戰友的教導，其背後的哲學道理，世尊每日的開示，給了淋漓盡致的註解。賽師就像克里希那一樣，諄諄勸告學生，盡力去做，不去計算成功機會，其他的就交由上帝去決定。就像克里希那在戰場上所做的，賽師說，勝利是給勇者的報酬，而那種勇敢則取自內在的泉源——阿特曼。印度最高法院的法官艾伊阿爾 (V.R. Krishna Iyer) 在巴巴跟前為這次為期一個月的課程舉行開幕時，說道：「我們的大學正在變成惡行與暴力的處所，學生沉溺於毒品，養成的只是物質欲望。我們該斷絕這些事情了。巴巴這劑大愛的藥膏，一定要貫穿於行動，燃起般若智慧，並昇華為『義』。」他還談到科學的缺陷與不足，談到科學對恢復人的內在平靜、道德感、和族群間如兄弟般和諧相處，根本無能為力，他強調，印度務必要發現她自己的靈魂，聽聽古聖先賢的聲音。世尊則指出，今日的領導人沒有意願促進人民卓越的道德和靈性；人民也無所謂，不去警告這些領導人：忽視了這個最重要的職責，災難就在前頭。

咻！

兩百位來自海外的學生中，有一位名叫迪妮茲 (Denise Eversole) 的女孩，她這樣敘述這個課程對她的影響：「這次暑期課程是什麼個樣子呢？我拋出幾個形容詞，看看能不能簡單扼要的點出來：擁擠、熱、不舒適、震顫激動、令人敬畏、純粹的精髓、有鼓舞作用、有啟發性、有伸展性、極樂、有催化作用、導瀉通便、有復甦力、潛移默化、美……此刻在我們面前的，就是五千年前傳達《博伽梵歌》給阿周那的克里希那，是同一個靈魂。賽巴巴對學生解釋靈性人生的真正意義和如何過那種日子，我所有的疑問都得到了答案。」

卡倫女士 (karen F. Blanc) 為巴巴所傳遞的訊息做了以下總結：「整個生命都是一場禪定，有形式的祈禱和你所想像的那種禪定，都是手段，而非目的，它們是有益的，用來幫助心念集中，但是除了這些修行之外，一定還要對個人和集體的心態加以省視。

要培養對所有宗教的愛和尊敬。回到家去，以信念、信心和熱情來做神的工作。要是你的人生遇到逆境，就回憶一下這幾個晚上，想到我，呼喚我的名號。我答應你，我永遠會注意到你的呼喚，你再也不會孤單。」

卡倫女士接著講了一個精彩的神蹟，發生在這次暑期課程的某一天晚上。只要與巴巴在一起，學員們總是有許多機會，因神蹟發生而驚喜不已，「不過這一次是個大的，真的是一級的，」卡倫女士說，「有一晚，世界知名的爵士樂藝術家梅納·費格森(Maynard Ferguson) 在大學的大禮堂為大家舉行一場演奏會，在場聽眾約有一千二百人，巴巴坐在台上中間位置，梅奈·費格森站在祂右側。他將印度古典音樂演奏成爵士樂，巴巴隨著音樂節奏輕輕的打拍子。然後費格森賣力表演了一段小喇叭獨奏，棒極了。只見巴巴站了起來，右手在半空中順時鐘方向劃出一個大圓，咻！就在眾人面前，巴巴憑空變出一塊純金的有鍊子的大獎章，掛在費格森的頸子上。全場靜悄悄，一動也不動，好像時間停止了一樣。費格森激動得哭得像個小孩，我們也噙著眼淚，低聲啜泣。」

「它為什麼那麼美？也許是因為在那一刻，我們都懂了，疑問一掃而空，那是孩提時代就知道，卻早已遺忘的東西。在我們每個人的靈魂核心，都有那一部份，它想要去相信天使，相信邪不勝正，相信耶穌真的有行走於水面上，相信摩西真的有分過紅海.....我們想去相信所有那些事，並且，不管我們說什麼，我們總是想接近好人.....自己也想變好。這就是我們哭的原因，這就是它為什麼那麼美的原因。那塊大獎章不是魔術師的戲法，它是為我們所有的人而變出來的，好叫我們一次就明白「真的如經典上所記載的那樣。」

暑期課一結束，巴巴就返回百善地·尼樂園，一大群來自各大學的學生跟隨著祂，學生們想在「道成肉身沙迪亞·賽的國際神廟」裡在祂跟前多待幾天。在百善地·尼樂園，巴巴於7月1日為沙迪亞·賽大學的一所學院舉行開幕，第一年的課，是借用伊西娃喇媽高中的教室上的。

花苞綻放

世尊透過教育改革，將道成肉身「恢復人的人性，提昇他至神的境地」的使命轉化為行動，祂加持了一項計劃，是要推廣到全世界的，這項計劃補充了現有的公立教育制度之下的世俗教育內容，它叫做「巴拉·威卡思」(Bal Vikas) [註一]，意謂：「兒童(如花般)綻放」。已開發國家(開發中國家也被傳染)的孩子暴露在機器時代的各種

疾病中，暴露在各種主義之間的衝突、種族衝突、好戰、暴力、沉迷感官享樂、公然藐視道德等病態環境之下，而巴拉·威卡思就是要將孩子引回古老的文化，讓他們能長得茁壯而正直。這個教育灌輸孩子對父母、長者和老師的尊敬心，他們是知識寶庫。這個教育將孩子置於聖愛的溫暖中，鼓勵孩子學習認識自己的本來面目，學習不自暴自棄，學習自制，孩子在老師細心呵護下長大，巴巴賜予這些老師「古魯」的神聖頭銜。老師被授予這個頭銜之後，誓將邪惡的野草從幼小的心靈中除去——就像主希瓦所做的事，並像梵天那樣，播下勇氣與慈悲的種子，然後像主篳溼努那樣，培養孩子的正念、正語、善行。如此，老師將他們的專業提昇至印度「三位一體」所做的事——希瓦：除去；梵天：播種；篳溼努：培養。巴巴成立了幾所學校，叫做「學習樂園」(Vidya Vihar)，孩子獲准入學後必須住校，由學校養育。孩子進入青少年時期後，他們會接受基本的靈修課程，並教以瑜珈技巧、社會服務、有合唱隊的禮拜儀式、靜坐、等等課程。這些課程稱之為「沙迪亞·賽服務志工先修課程」。

巴巴在好幾處地方創立了高中，這些高中特別注意品德的成長，並設有靈修和社會服務的課程。然後有巴巴創立的大學，裡面的學生在世尊仁慈的親自指導下，度過青春時代印象最深刻的那幾年，「學生是我的希望，是我樂趣的來源，他們是我賴以為生的人，」巴巴說。

[註一]：Bal Vikas，兒童心育班，現已推廣至世界各地，稱為「沙迪亞賽人類價值教育」。
Bal：兒童； Vikas：綻放。

祂的王國

1979 年達色喇節期間，在沙迪亞賽大學布達巴底校區，一群來自不同宗教背景的學生，各自穿著其宗教慶典的服裝來表演節目，描述其宗教的主旨，令在場眾多的觀眾覺得趣味盎然。參加的學生中，一位是來自新德里的錫克教徒，一位是來自孟買的祆教徒，一位是來自夏威夷的基督徒，一位是來自利比亞的伊斯蘭教徒，一位是來自錫金的佛教徒，還有一位來自阿富汗首都喀布爾的印度教徒。表演結束後，巴巴站在他們中央，大家一陣驚喜，賽(巴巴)——祂是所有宗教的總和，所有靈修的目標——竟然放下身段，來教他們各宗教信仰的殊途同歸。沙迪亞賽大學的學生精於分工合作的藝術，他們將《羅摩演義》和賽巴巴的故事化為音樂，還演奏管絃樂和演出羅摩克里希那 (Sri

Ramakrishna)、商羯羅、和耶穌的戲劇。當然，世尊是他們所有這些成就的來源，是無形的來源，也是一幾乎向來如此——有形的來源。巴巴為第一屆沙迪亞賽大學布林達梵校區校友會成立滿一周年舉行揭幕，祂要校友們詳細研究布林達梵周邊村莊急需的東西，然後運用他們所有的資源和才能，來服務他們：「學生們一定要像隻幼虎一樣，縱身躍入村落這個格鬥場，清洗他們受到的污染。他們一定要教育那些不識字的村民，訓練他們，讓他們活得快樂而有尊嚴。他們要和村民一起努力奮鬥，領導他們前進。」那一次巴巴還說：「我在鼓勵這些男孩子，做個力量和平靜、鎮定的典範，這些品質可以靠不斷實踐我給世人的訊息而得到。我永遠在激勵他們去說、去朗誦、去唱、去扮演這個訊息，讓它深植在他們心中。不論我做什麼事，或是讓什麼事完成，不論我說什麼，或是指導別人說什麼，都是為了強調、澄清這個訊息，或是做個模範。這個訊息就是：人人本具的神性」

世尊的訊息，以及為了實現這個訊息而擬定的大計劃，吸引了許多學者專家來到祂創立的大學，包括教育家、政府官員、科學家、溝通專家、心理學家。在布林達梵校區，不時有靈性和道德指南的專題討論會。暑期班則讓印度各地，以及來自海外包括新加坡、菲律賓、斐濟、義大利、日本、英國、美國等地的大學教授同聚一堂，世尊和一群群的大學副校長、中小學校長、教授、科學家、技術人員交談，對當前普遍存在的病，祂闡明其潛在的病因，並透露了急需的治療措施。由於這一番談話的影響，邦加羅的沙迪亞賽讀書會成立了，要來探討教育體系的缺陷，並根據沙迪亞賽的指導方針來改革。師尊向成員們保證：「我答應各位，我會和你們同在，積極參與，指導這個讀書會的活動。」道成肉身真的是沒有休息的！不過，誠如世尊自己說的：「我要是需要休息，就不會下凡了。」

1979 年生日慶祝那一週，兩千位兒童心育班的古魯齊聚百善地尼樂園開研討會，世尊祝福他們，對於他們要面對的問題予以開導，並答應他們，只要他們祈禱光來照亮，祂就會透露解答給他們。11 月 22 日，學生演出戲劇「耶穌」，戲服、道具的逼真，演員的維妙維肖，令在場兩萬五千位觀眾熱烈鼓掌喝采好幾分鐘。在戲中，耶穌被準確的描繪為神子，聲調、姿勢、反應都充滿了慈悲、力量、與愛。

出生地點安置希瓦神像

多年來，信徒們尋找當年世尊在布達巴底村降生為沙迪亞那羅延那 (Sathyanarayana ；為巴巴的俗名) 的那間屋子——祂的生父溫卡帕．羅箸 (Pedda

Venkappa Raju) 和生母伊西娃喇媽的住處，看到的卻只是一條碎石小路盡頭的一塊空地。他們都很難過，這個人類史上最偉大的道成肉身誕生並度過童年和幼年的村莊，已經有了百善地尼樂園的主廟以及象頭神廟，卻沒有一個神聖的建築物來標示祂的出生地點。他們遂央求世尊，同時一起祈禱。於是一個簡單而可愛的廟在那裡落成了，巴巴於 1979 年 11 月 22 日在那座廟裡安置了一尊希瓦神像，滿足了數百萬人長久以來的願望。

道成肉身決定讓布達巴底——這個連許多基本設施都付諸闕如的世外小村——成為賽正法法輪 (Sai dharma chakra。 dharma：正法，義；chakra：輪) 的軸心，這使得百善地主廟四周的建築物如雨後春筍般出現，包括一排排供住宿的三層樓房，裡面還有銀行、商店、和一個公車車站，成了一個熱鬧的小鎮。此外還有一個區域，那兒興建了一排排華麗的建築，構成小學、中學和藝術、科學與商學院的校區，還有一棟可容納上千人的學生宿舍，整個區域形成布達巴底鎮一處漂亮的市郊，前後兩端還建了裝飾性的拱門。

1980 年 6 月，世尊蒞臨查謨-克什米爾，那是印度最北方的邦，許多世紀以來，這地方以其人民藝術才華著稱，那兒的山脈是好幾條河川的發源地，不同的族群與文化和諧的混居在一起。祂在那裡與民眾相處了十天，最後分不清到底是哪一方更愛對方——是當地民眾還是世尊。

愛繼續向前挺進——鮮活、滿滿而自由。

三、 召喚與迴音

許諾

「我有工作要做，我的信徒在呼喚我，」巴巴十四歲時作了如是宣言。

宣示後他就走出學校，離開家，來到一處園子裡。在那兒，他勸聚集在場的大量群眾頂禮他的雙足，那雙腳將要領導人類從妄走向真，從黑暗走向光明，從死亡走向永生。十六歲時，他宣告了他這一次下凡的使命，是要給眾生喜悅。

當年師尊指著布達巴底村外一片陡峭而光禿禿的山丘，對一位名叫喇西米亞 (Lakshmiah) 的祭司說：「Sai Pravesh (賽的降臨) 將會把這塊地方變成 Prasanthi Pradesh (『百善地』：完全寧靜之地)。那座山丘上將會矗立一間宏偉的大殿 (七年後大殿舉行落成典禮)，屆時，成百，不，成千，不，成萬——全印度的人都會在那兒，全世界的人都會來，等待賽的達瞻。」那時師尊只有十七歲，布達巴底村只是一堆亂七八糟的小泥屋與稀稀疏疏幾棟磚房點綴其間——根據舒爾曼 (Schulmann) 的描述，離開石器時代還不到五分鐘之久。祭司喇西米亞不相信自己的耳朵，說道：「我不相信，怎麼可能？」巴巴回答：「當你有一天站在這個地點，試圖在那間大殿的台階上瞥見我的身影，那時你就得相信了。」喇西米亞現在還在人世，站在當年那個地點，試著看到巴巴的身影。

師尊用了什麼策略吸引來這麼多的群眾？1975 年 11 月 23 日，世尊 50 歲誕辰那天，來自四十六個國家的信徒——從紐西蘭到冰島——誠心向世尊致敬。為何會有那麼多人冒著異地食物和居住習慣的不便，不辭辛勞，花大筆錢，從大老遠跑來？

當然，他不急，連擬定策略都不必，他就只是行動，是我們自己給這些行動貼上「策略」的標籤。他呼喚大家從「我」走向「我們」，這個呼喚一定有吸引力，因為這個呼喚正是來自靈魂深處的迴響。《奧義書》上說：「唯有心量廣大，才是快樂，」巴巴說：「擴展是生命，收縮是死亡，」他帶領我們走向那廣大之境——那個「我們」，他怎樣個作法，就是所謂的策略。「Subrahmanyam」(Su-brahman-yam) 這個字，是他教我們唱的那首扣人心弦的頌讚 (通常是結尾的那首頌讚) 裡面重複出現的字眼，它宣揚「梵」的道路，這梵[註一]即是上帝，它既在萬物中，又超越萬物而存在，文字不能及，想像力飛不到。這個法門修習的是無所不包的大愛，視眾生如同親人，圈子不斷擴大，

直到整個法界都包攝進去。巴巴說：「眾生們存在，覺知，並得樂，因為上帝意欲如此，因為祂就是『有一覺知—極樂』(sath-chith-ananda)。所以，沒有一個眾生被逐出祂的恩典之外。上帝無所不在，沒有一個眾生能拒祂於外。」

「我來人間，」巴巴說，「是要修復古代那條引領人走向神的康莊大道.....我來，是回應聖者、先知、和求道者的祈禱，祈求神修復那條路。」因此，一波波在苦中的男男女女，一群群的修行人，還有好奇的真理追求者，甚至一些已經到達較高境界的人，都來到巴巴跟前，以確保能看到祂會心的微笑，能和祂講幾句話，祂的微笑給人保證，使人放心，祂的談話讓人得到抒解和安慰。在祂跟前（甚至離祂很遙遠，每當我們憶起那些極樂時光時），我們都覺得自己的靈性提昇了——連最低最卑下的都如此——因為祂提醒過我們：我們是祂的一部分，和祂一樣是神性，事實上，我們都是「阿特曼的化身」，祂一向如此稱呼我們。

[註一]譯者按：吠壇多思想的最高本體：梵 (Brahman)，與老莊思想中的「道」，是同一個東西。它「先天地生」，「有情有信，無為無形」，「自本自根，未有天地，自古以固存」，「無所不在.....在螻蟻.....在稊稗.....在瓦甓.....在屎溺」。

第 N 度

我們都明白，在祂之內，我們的心臟有了心律調整器。在祂親切的指引下，我們都昇到第 N 度的圓滿。祂說：「我是神，你也是神，唯一的差別是，我有這個覺知，而你還沒有。」祂就像 1300 年前的商羯羅一樣，要我們去體驗 Soham (我是「祂」) 和 Sivoham (我是神)。巴巴舉起一面鏡子，讓我們看見自己內在的神性。對此，無明的人則加以揶揄，其中有一位批評道：「巴巴妄稱自己是神，為了逃避別人的批評，他把我們也帶進他的『神性』羽翼下，將我們轉變成心甘情願的從犯，一起配合他扮演！」但是「眾生是同一個上帝的各個部分」這種信仰，和吠壇多 (Vedanta) 思想一樣古老，也一樣普遍。古代波斯蘇菲主義聖人巴亞濟 (Bayazid) 說：「我從上帝走到上帝，直到他們在我內呼喚我，啊，您我！[註一]」中國佛教玄密主義者惠能說：「不悟，即佛是眾生；一念悟時，眾生是佛。」基督教神密主義者艾卡特 (Eckhart) 宣稱：「在我們內部有上帝的種子，種子萌芽成長為上帝。」

成千上萬的人因為祂的法力、祂的智慧、和祂的愛而被吸引到祂跟前，「賽巴巴」的意思是「聖母和聖父」，巴巴有聖母般無限的愛，聖父般無比的法力與純粹的正遍智慧，這樣獨一無二的神的化身，人哪抵抗得了其衝擊？

[註一]：英譯原文為：“I went from God to God, until they cried for me in me. O Thou I!”

所有需要的人

沒有限制的愛！在外門塔上，在內拱門，以及祈禱室內的神壇上，每個人都可以看到自己宗教的符號與其他同受尊重的宗教符號放在一起。你若宣告自己是印度教徒或是佛教徒、祆教徒、基督徒、穆斯林、甚至無神論者，賽的大家庭中沒有人會問你問題，沒有人會驚訝。唯一會被問的問題，巴巴唯一關心的事，是你有多誠摯，你有多痛苦，你有多慈悲，你有多自制。巴巴曾經變出一個十字架給一位飛機駕駛，這位駕駛開著一架雙引擎飛機載巴巴從烏干達的恩德培機場飛到東非的瑟倫階堤（Serengeti）野生動物保留區。有一次在板底坡森林裡，巴巴將兩截乾草的莖交叉在一起，然後對它吹氣，將它變為一個木頭十字架，上面有銀質的耶穌雕像，給了希斯洛博士。祂變給巴希汝丁教授（Mrs. Zeba Bashiruddin）一條銀的墜鍊，上面刻有阿拉伯文「真主阿拉」的字樣。有一次祂在伊斯蘭教的犧牲節那天，在一群來百善地尼樂園朝聖的阿拉伯人面前，張開祂的手掌，讓他們從祂掌中看到當時在聖城麥加，人山人海的穆斯林同胞正在跪拜清真寺廣場中央那棟「天房」的神聖場面。山維斯醫生（Dr. Samuel Sandweiss）這樣禮敬巴巴：「我相信巴巴是神的一位化身。看來，所有那些印度教、基督教、猶太教文獻裡的故事都不是象徵性的，真的有一個靈性層次的實相，能讓自己顯現。」很多猶太人都像山維斯那樣。

佛教僧侶在錫蘭和馬來西亞都建有賽巴巴祈禱廳和從事社會服務的據點。巴巴曾經舉行「九火」（Navajyothi）儀式，為祆教徒小孩印心，開始靈修，小孩父母都感激祂仁慈的恩賜。沒有人會因為年紀太小或太老，因為不服從或劣根性難改，而被疏遠、被扔一邊，當成陌生人。祂的愛是陽光，為所有信仰、所有教派消毒。祂宣告過，那些偏離了正道，錯過了平靜、喜悅和愛的淨土的人，祂要親自攜手帶領他們。祂不驅逐無神論者，因為，祂說，連他們那種人也有愛一些東西——動物或植物、人或宗派、理念或主義。祂說，那種愛就是神。他們一樣不喜歡被人稱為說謊者，像別人一樣，他們樂於說真話。這種對真理的尊敬，顯示他們尊敬神——神就是真理。16世紀荷蘭哲學家伊拉

斯莫斯 (Erasmus) 宣稱：「不管你在哪兒遇到真理，都視其為基督教。」無神論者也欣賞美的事物，為其所迷。神是美，因而對他們產生那種吸引力。

巴巴不會在某一教派的熔爐裡鑄造人，祂不指定任何特定的修行方法，也不販賣任何專利萬靈丹來醫治人的病。馬太福音裡的訊息：「凡勞苦擔重擔的人，可以到我這裡來，我就使你們得安息。」至今仍然千真萬確，他們帶著破碎的心、受損的顛倒夢想、未竟的雄心壯志而來，帶著真痛苦或幻想的痛苦而來。見到祂之後，他們祈禱：「我們不能向您祈求什麼，因為在我們起心動念之前，您已知道了我們的需要。其實，您是我們一切所需[註一]。」說完，他們就留了下來。大多數的古魯只曉得傳授一些真言(mantra) 和修習方法，來為人拔苦，他們只對收費和學生回饋的禮物感興趣。巴巴則只對我們本身感興趣——不管我們有沒有修行或從事服務。而且，因為神性火花 (亦即阿特曼、神性) 珍藏在人的五層靈體(從外至內分別為物質層、元氣層、心念層、智力層、極樂層。) 的最內部，所以巴巴一層層的關愛照顧，讓我們能反映那火花的光輝。

巴巴說：「我從來不要求你獲得我，我只要你需要我。」在這位醫生、精神病醫師、嚮導、老師、朋友的悉心照顧下，我們發現自己內在原來有一口泉，它是勇氣、堅韌剛毅、渴望、冒險等素質的來源。巴巴還引導我們的心思和活動，使其朝向社會，社會是我們誕生的地方，它養育我們，讓我們具備遠見和眼光，能面對未來，克盡自己的職責。德國社會主義家舒馬契爾 (Kurt Schumacher) 說過：「雖然我們老是會忘掉這一點，但是我們都知道，人生的成敗，取決於我們與他人之間的關係，這些關係如果瓦解了，則再多的健康、財富、名望、權力，也補償不了我們的損失。然而，這些關係端賴我們是否有能力了解其他人，和其他人是否有能力了解我們。」巴巴聲稱，除非我們關懷別人、對人有信心和慈悲心，否則我們自己的人生不會圓滿。

當我們在巴巴身邊，吸收祂所放射出來的訊息時，祂無限的愛、智慧和法力對我們產生不可磨滅的衝擊，有時候這是在片刻之間就發生。保羅·羅伯茲 (Paul Roberts) 在時尚雜誌《Vogue》1976 年聖誕節那一期，寫他在巴巴跟前的那幾分鐘：「巴巴擁抱我，像是擁抱一位失散多年的老朋友。之前，我在遠處望著這個令人敬畏威力強大的人物已經好幾個月了。然後祂開始以無比的愛，對我吐露我最糟糕的那些缺點。祂說出好些別人根本不可能知道的事，回答了所有我會問的問題，祂給我建議和忠告，至今我依舊珍惜……當時我覺得，與祂那種莫名的親近感，勝過世界上任何一個人——至今我還是這樣覺得。」

《閃擊雜誌 (Blitz) 》的主編卡倫加 (R. K. Karanjia) 自封為懷疑者、批評者、馬克斯主義者，過去公開質疑並批評沙迪亞賽巴巴，有一回 (跟其他許多批評者、懷疑者和馬克斯主義者一樣) 見到了祂，並獲熱誠回應，得到一次單獨晤談的機會，事後他寫道：「這次相見真是匪夷所思，簡直給了我震撼性的一擊。我人生和工作上最私密的事件，他——都知道，讓我吃驚不已。」

[註一] 參考紀伯倫 (Kahlil Gibran) 的詩

空白、喘息

加州聖地牙哥的精神病醫生山維斯 (Dr. Samuel Sandweiss) 敘述：「初次拜會賽巴巴之後，我的內在開始覺醒，就好像一個一度很熟悉的中心，在關閉許久後，又再度開啟，我重新認識了自己內在遺忘已久的那一塊。這種經驗是屬於虔誠之類的，我在想，是否每個人內在都蛰伏了這樣一個中心，等待一些個人的靈性經驗來將其釋放出來。這種覺醒或展開，對我來說是一種狂喜的來源，隨之而來的，是一種對巴巴和對一般人更深的愛。」巴巴自己也說過，在祂跟前，這種情況是會發生：「各位都感覺到自己內在有一段空白、都有一種渴望、有一股衝動、有一種神聖的不滿，都覺得有聽到一種呼喚，而自己內在對這呼喚的回應卻微弱而搖擺不定。這種情況促使各位忍受重重阻礙和種種不便，千里迢迢而來，就為了得到內心平靜、力量和指引。」

駐聯合國的蘇巴·饒 (Ghandikota V. Subba Rao) 寫道：「與祂相見是一種強烈的個人經驗，極富感情，讓心靈大為提昇，令人禁不住想去榮耀祂，禁不住逢人便興致勃勃談起沙迪亞賽巴巴有多殊勝、多了不起。」阿帕拉洽亞 (Sribhashyam Appalacharya) 先生來自卡其那達 (Kakinada) 鎮，該地是古代經典智慧的倉庫，在百善地尼樂園待了幾天之後，他寫道：「世尊是一部吠陀經，祂說的，就會發生。世尊是一部律典 (Sastra)，祂的所行所為，都是典範。祂用許多像《往世書》裡面那種比喻和故事來闡釋真理，祂的話是詩中極品，因為那些話給予人極樂，並清除人性中的鄙陋和卑劣。」

芝加哥大學的顧爾德博士 (F. J. Gould) 說：「祂有難以置信的洞見，能察覺到某人需要什麼，祂能以某種敏捷的方式察覺和防衛這些需要，然後將它們分解成較小的部分。祂會研究行為和其決定因素……祂以某些方法將人從一個背景場合轉移至另外一個背景場合……許多巴巴的信徒透過自己人生的改變而察覺到祂造成的影響，一些新的事

情變得重要，新的價值觀凸顯。用比較專業的術語來講，當事人的『功利結構』(utility structure) 改變了。」

來自孟買的范尼邦達 (Dr. E. B. Fanibunda) 是一位牙醫，並且是業餘魔術師，精通魔術理論和實務。1954 年，他出版了一本書，講述了一系列的魔術、讀心術等手法，富於原創性且非常有效，可供變魔術的人採用。美國國際魔術師兄弟會 (International Brotherhood of Magicians, U.S.A.) 特別頒發給他連接環 (Linking Ring) 獎，以表揚他的精湛技藝。

以下是他自述對巴巴的反應：「孟西 (Munshi) 先生家的起居室裡約有十來個人等在那裡，巴巴馬上就要從內室出來了。筆者低調的站在房間一角。巴巴進來，大家都站起來，爭相擠上前去，可是巴巴卻走到筆者身邊，站得非常靠近，筆者幾乎可觸碰到祂的左半身。這時筆者訓練有素的眼睛已經對巴巴的道袍迅速掃瞄了一遍，沒有發現什麼。群眾中有人向祂要聖灰 (vibhuti prasad)，筆者就在等這一刻，只見巴巴拉起右衣袖，差不多與手肘同高，順勢翻轉右手，筆者可以看到祂手掌空空如也。祂的手迅速在半空中劃了幾次圓，聖灰出現在祂的指間，祂手指半握，撈住聖灰，分給幾個人。這時筆者心中希望巴巴能再多變出一些聖灰，讓自己也分到一點，來檢視一番。果真，瞧！巴巴的手又揮出圓形，聖灰再度出現。這回筆者伸出手，接收祂的「名片」，心中頓時明白，根據過去經驗，這不是變戲法或欺騙手法，祂真的有超能力，不用再表演一次來令自己信服了。對這種能力，筆者至今仍然提不出解釋。」 (1976)

華倫女士 (Sharon Warren) 在荷蘭的《瑜伽雜誌》上寫道：「次日早上，我去參加頌讚，剛好被安排在走道旁邊的坐位。那天，巴巴有走到女士區來，祂慢慢走來，經過我時，在我旁邊停了下來，然後祂的手擺出姿勢，那種特殊的高貴與莊嚴，總是表示祂即將虛空取物，接著聖灰就出現了，從祂的指尖灑在我的手掌上。祂說：『來，聖灰……吃下去。』宛若身在夢中，我心充滿了愛、虔誠、和感恩，滿到都溢了出來，再也容納不下了。我感覺得出來，祂知道我需要什麼，這給我好大的安慰。我一生都有幸從許多種不同的人際關係中經驗到愛，但是沒有一個能與那一刻我所體驗到的那種純潔的愛相比，它超越任何我所知道的人與人之間的關係。」

吾與汝

主體讓客體對象為之著迷的那股魅力，是祂的一步棋——如果吾人能如是稱之。維未卡難陀 (Vivekananda) 說過：「上帝同時是主體和客體，祂是『吾』與『汝』二者。那麼我們要如何知道 (know) 這個『知者 (knower) 』呢？知者無法知道祂自己，阿特曼——知者、一切萬有之主——是一切『所見』 (宇宙萬象) 的肇因，但是除非透過反映，否則祂不可能見到自己、知道自己。除非用鏡子，不然你看不到自己的臉。同樣的道理，阿特曼無法看到自己的特性，除非它被反映、反射出來。完美的人——道成肉身 (avatar) ——是那個存有的最高反映，那個存有同時是主體和客體。你現在明白，為什麼在世界各國，人們本能地將道成肉身們當成上帝膜拜，這些道成肉身是永恆的大我最完美的顯現，世人膜拜像耶穌和佛陀這些神的化身，原因就在此。」

我們就是真、善、美，深海呼喚深海，藍海回應藍海。在巴巴身上，我們看到自己最佳的反映、反射，巴巴其實是真、善、美最殊勝的顯現。當我們迷失，開始遊蕩到錯誤、虛假、和惡的荒野時，祂來了，好讓我們在祂身上看到自己的榮耀。

福勒利 (Ed Fleure) 先生寫道：「巴巴奉獻自己一生，從事提昇人類的工作，喚醒我們對祖先精神遺產的重視，給我們勇氣和信心。與祂在一起，是無上的提昇。愛是祂最大的神蹟，從早到晚，巴巴不斷給人和服務別人。我們離開馬哈拉吉上師 (Maharajji) 的道場，去見巴巴時，反而是馬哈拉吉頻頻詢問我們。當巴巴最後允許我們返回時，祂祝福我們：『與神為友。』這肯定是一種新式的祝福，與神為友？怎麼可能？」

「回到馬哈拉吉上師那裡，他給我取了一個印度名字，嘿！它剛好是聖主克里希那的一位朋友兼同伴兼同學的名字——蘇達馬 (Sudama)，所以我必須意識到神時時臨在，是我朋友。」巴巴這番話，以及隨後喜瑪拉雅山聖者的證實，證明了巴巴無意繞過你原已接受和敬愛崇拜的形象，祂本可親自給福勒利重新命名的，但祂卻鼓勵他回到他所「找到」的上師馬哈拉吉那兒，可是祂知道「像個朋友一樣」是他該走的模式，所以祂刻意安排，讓馬哈拉吉為他挑選的名字是蘇達馬。在談論虔誠的典籍上，有提到九種虔誠模式，其中「(與神的) 友誼」排名第二，僅次於最後的也是最高的模式：臣服於自性 (atma nivedanam)。

方法揭露了

有一次有人問起巴巴祂的「方法」，祂回答：「就一般公認的所謂組織而言，我沒有一套方法，沒有組織，沒有策略。我的方法很簡單：用愛來轉化人。我的組織，是一

部互助合作、人類一家的機器。愛是我的工具和我的商品。」祂說，「愛的化身」是對祂最好的形容。所謂神蹟，歸根結底，是那份愛的顯現。是愛，使祂和求道者交談時，採用對方聽得懂的語言——在東非，祂講當地的斯瓦希里語（Swahili [註一]），對來自阿隆（Along[註二]）的部落，祂則講阿底語（Adi[註三]），這些語言巴巴從未接觸過。是愛說服祂去治癒人身體和心理的創傷。是愛照亮了我們內心的黑暗，矯正了我們不正當的習慣和心態。巴巴神奇的治好那些末期疾病，在無數意外事件和災難事故中救人一命，這些都是在表達祂的愛。

祂變出聖灰，讓人生起信心，變出項鍊或墜飾，做為禮物送人，來保佑佩戴的人。祂這麼做，是出於大慈大悲和深深的愛。《親神之旅（Journey to God）》一書的作者，馬來西亞的賽信徒賈格迪森（J. Jagathesan）寫道：「最大的神蹟，是祂轉化了無數人的心，使他們走上神和善的道路。那些不可知論者開始歌頌起神來；原本在酒瓶中尋找精靈的醉漢，現在開始尋找人內在的靈；吸毒者，過去在毒品——這個人類的「時髦」禍患——中找到短暫的逃避和狂喜，如今在尋找只有上帝能給的永恆極樂與平靜。數百萬平凡的人，過去祈禱只是例行儀式或一種習慣，沒精打采的，如今在祈禱中找到新的意義、新的次元——不論他們向誰祈禱，不論他們隸屬何種宗教——因為如今他們確信真的有神，而且祂的恩典可以藉由虔誠來獲得，可以藉由真理、義、內心平靜、愛來獲得，而尤其可以靠無私和愛心的服務他人——不分種族、宗教、階級、膚色，沒有想到回報——來得到。」祂在那些需要祂的人（有誰不需要祂？）心中播下愛，得來大豐收：謙虛、尊敬、慷慨大度、博愛、自由。

[註一]：屬於班圖語族，是非洲語言當中使用人口最多的一種。

[註二]：為印度東北阿魯那恰爾邦的一個鎮。

[註三]：為散居於印度東北阿魯那恰爾邦喜瑪拉雅山麓的阿底族所使用的語言。

堂弟樂昏頭了

山維斯醫生提到他的一位堂弟，名叫傑瑞，在美國東部當數學教授，「傑瑞覺得，從純粹數學的觀點來看，目前的確可能有一位道成肉身在世，於是他參加了一個去拜見巴巴的團……第一次獲接見時，我堂弟要求巴巴變個東西給他。他在希臘買了一只便宜的戒指，戴在小拇指上，他要巴巴把這只戒指變成別的東西，巴巴拒絕，傑瑞覺得很沒面子，他開始檢查自己來印度是否頭殼壞了……隔天巴巴又召見他，出來時，他臉上神采奕奕，顯得特別開朗而樂於接受別人。傑瑞好像又請求巴巴對他的戒指施些神蹟，並

把戒指除下來，巴巴說那非祂所願，但是傑瑞繼續請求，最後，巴巴拿起戒指，對它吹了一吹，然後還給傑瑞一只完全不一樣的戒指，不用說，戒指完全吻合手指粗細。

這件事顯然感動了傑瑞……那幾分鐘與巴巴在一起，所造成的轉變，實在是更大的神蹟。團裡一位婦女請人幫忙提行李，傑瑞自動前去幫忙，『我從來不幹這種事的，』他說道，『我一定是昏頭了！』」

調伏心念，乃是多年修行的結果，巴巴說：「你被囚禁在我執中，理應快快將自己從這種束縛中安全解脫出來，然而你們大多數人都不從我這裡尋覓解脫之鑰，你們向我要些無價值、華而不實的東西，要些微不足道的療癒和收獲，很少有人想從我這兒取得我來人間所要給的——了脫生死，即使在這少數尋求解脫的人當中，也只有很小的比例，真心堅持靈修之路，而他們之中，成功的又只是鳳毛麟角。」接觸過巴巴後，傑瑞已經從他的我執監獄中，向解脫邁出了第一步。

戴爾顏博士 (Dr. Dhairyam) 寫道：「在今天這個世界品德危機中，世尊的恩典當然會是強力的催化劑，它會使靈性程度參差不齊的世人轉化，被轉化的人，從不信的、逃避現實的、吸毒的、不可知論者，到高度進化的修行者、學識淵博的吠陀學者、知名科學家、藝術家、詩人和宗教學者都有，還有喜愛祂的開示的單純平凡人物。對他們，世尊統統接受和歡迎，都當作自己的子女。祂對罪人心懷慈悲，是痛苦的人的安慰，是不可知論者和在惶惑中的人的嚮導，牽引他們走進光明的領域。」

夢中覺醒

夢也是巴巴策略的一部份，祂曾經在許多沒有聽說過祂的人的夢中出現，而吸引他們前來，凱倫·布藍克 (Karen Fromer Blank) 夢到一個人，留了一頭巨大冠髮，跟她說：「和妳的希爾妲 (Hilda) 在一起，不要離開她。」「希爾妲是誰啊？」她心中在想。五年後，她發現了希爾妲·查勒敦 (Hilda Charlton)，是一位賽信徒，這次發現改變了她的人生，如今她寫了一本書，書名叫《親愛的希爾妲》！

加州亞洲研究學院 (California Institute of Asian Studies) 的普連德蓋斯 (John Prendergast) 寫了一篇〈夢見賽師〉的文章，主要在講那些夢中的指點所具有的價值，對於其超自然的一面較少著墨。

他說：「這些夢到賽巴巴的經驗，整體上難以度量，不過，我本人與巴巴的關係，則深化到無法度量。主要的影響，其特徵可以說是：我的心靈打開了，智性開始和愛與慈悲取得平衡。從 1977 年春季到 1979 年春季，賽巴巴出現在我夢中將近四十次，這些夢對我的靈性覺醒，以及我與祂之間關係的品質，產生深刻的影響。賽巴巴說過，若祂沒有意願，你不可能夢見祂，我的親身經驗，似乎證實了這一點，在夢中，祂給我指引、責罰、療癒、狂喜。事實上，我和賽巴巴之間的關係，在夢中比在清醒時更親近……隨著這份夢中關係的成長與加深，我內在的力量與信心也成長，並顯現在清醒狀態。除了這個清醒的實境之外，醒境與夢境的分別，也模糊了，兩者愈來愈混在一起，夢中的影像會在清醒狀態下的心中生起，像遠方的雲一樣。」

威利·安薩(Willie Kweku Ansah)住在非洲迦納共和國首都阿克拉，他寫道：「(接到沙迪亞賽中心參加布達巴底之旅的信徒邀請函) 之後不久，我就開始夢到師尊，第一夜，我醒來，心中隱隱覺得該考慮去一趟布達巴底，不過我立刻就把這個念頭拋諸腦後。下一個夢就比較詳細，也比較長，我夢到前面有一棟高的建築物，一樓有向外延伸的平台，世尊在樓下，我正在觸摸祂的腳來禮敬祂。當時我並不知道夢見世尊是一項特惠，而非普通事件，我把這次的夢當成自己愚蠢的幻想。在第三次夢中，我只看見世尊的臉一下子，我惶恐地醒來，夢中命令清清楚楚：去布達巴底。」

我把自己的姓名給了規劃委員會，而旅費還完全沒有著落呢。其實我不必擔心，幾天之內，也沒有什麼特別原因，我就透過一位朋友賺到了平常一整年收入的三倍，所以問題就解決了。所有其他安排也順利進行。順帶提一下，與我同行的其中幾個人，我已經在夢中見過。我們於 11 月 21 日抵達布達巴底，那些夢我早已拋諸腦後。一位朋友決定去祈禱大殿走一圈，我們散步到那兒時，我走到一半，呆住了，朋友問我怎麼回事，但是聽不懂我在喃喃自語些什麼。我僵在那兒，是因為夢中的景象——向外延伸的平台、建築風格、顏色——此刻正歷歷呈現在我眼前。

巴巴在樓下一間房間私下接見信徒時，驚奇一個接一個而來，而我則觸摸祂的腳來禮敬祂——剛好在夢裡夢到的那個地點。但是，所有這些驚奇，跟我去向世尊辭行時所遇到的事比較，都不算什麼。『何時再來？』祂問道，我沒料到會有此一問，因為壓根兒沒想到還有運氣再來。我興奮起來，惶惑中帶著幾分高興，未經思索便脫口而出：我不知道，這次來是因為夢見……世尊打斷我的話，語氣顯得有點不耐煩，我在細數一些祂已經知道的事，『我知道，我知道，』祂說，並拍拍我的背。帕坦佳利在《瑜伽經》

(1.38) 裡說，求道者透過夢來獲得指點，但是連他也沒有提到，如果上師是一位道成肉身的話，祂可以造夢給我們，並親入夢中，及時提供我們指引。」

一本書和一次旅程

巴巴說：「沒有人能來百善地．尼樂園，除非我召喚他。」夢是祂吸引人前來的方法之一，來自紐約的羅倫斯．賈藍特 (Lawrence Galante) 寫道：「我去霍夫特拉大學 (Hoftra University) 就讀，以便多學些我的專長——太極，以及相關哲學。有一天，我從一個清晰的夢中醒來，在夢中，我清清楚楚看到一本書的名稱及封面的樣式，書名叫《賽巴巴：當代神祕主義者、大師、神》，我靈機一動，『對呀！論文何不就寫當代神祕主義者，並用賽巴巴當我的研究對象？』我跟校方說明清楚……我決定：除非先去看祂，親自證實這些神蹟，否則無法寫祂。我還想通了，就去找祂，看看祂是不是假的。我心想，若是，我還是可以寫一篇論文揭露一個大騙局，那樣也行。(巴巴說：『來看看，體驗一下，檢視檢視，再相信』)。可是怎麼到印度去？我銀行存款是零。於是我對賽巴巴說：「你若要我寫這篇論文，就得提供錢讓我去印度，因為我現在口袋空空。」結果 48 小時內，我就收到一張紐約市政府寄來的一千元支票，這筆錢他們欠了好幾年，要了好久都要不回來……我在賽巴巴那裡待了兩個月，每天我都觀察祂悉心處理前來的群眾——治他們的病，變出東西送給信徒做為禮物。巴巴教我的每一件事都是好的，祂作的所有努力都是有益的，祂也允許我寫祂，這正是我此刻在做的事。賽巴巴不秘密行事，祂的活動是一本翻開的書，給所有人目睹，然後由他們自己作出結論。巴巴常常說：『我的一生就是我的訊息。』我祈禱自己能收到越來越多祂的訊息。」

巴巴經常聲稱，祂用願力使人夢見祂，當做與作夢者通訊的一種方法，來給對方勇氣、信心，並使其頭腦變得清楚。

住在千里達的西波 (Occah Seapaul) 小姐也得到巴巴指示，出版一本書，收錄她在那個西印度島上對好幾群信徒所講的巴巴的訊息。祂在夢中給予的勸告或建議，和祂當面命令一樣是強迫性的。按照奧若賓多 (Aurobindo) 的說法，「道成肉身，亦即神，按照另一種意識行動，這種意識，在上為真理，在下為神蹟遊戲 (Leela) 。」來自威夏卡帕南 (Vishakhapatnam) 的羅摩克里希那．饒博士 (Dr. M.S. Ramakrishna Rao)，有一次夢見巴巴為他澄清一個靈性方面的問題，事後他問巴巴那個夢的真實性，巴巴告訴他：「我若出現在夢中，是要告知當事人一些事情，它不是一般的夢。不要認為這些夢中所經驗到的事情是你想像過度，我是藉夢來回答你所有的疑問。」

那羅延那·饒 (H. Narayana Rao) 先生在孟買 K.E.M.醫院的心臟病加護病房，等待植入心律調整器的時候，夢見探病的人魚貫進入病房，巴巴也在其中，祂走到床邊，用柔和的語氣向他保證：「兒啊，我知道你有多麼擔心手術和心律調整器，放心，從現在起，你的心律會逐漸改善，從今天算起，到了第十一天，也就是 17 號星期六，你就能回家了。」結果，雖然醫生提出其他各種建議，他還是在 17 號那一天出院了，心臟相當正常。

適當的「束縛」

庫茹之野 (Kurukshetra) 大學的考薩爾 (Kausal) 教授寫信給我，提到他辭職的事，是巴巴在夢中要他辭的，這封信令我想起另外一位信徒，他從民事法庭撤回一樁訴訟。他極力宣稱自己擁有某些財產，和對方對簿公堂，儘管弄得關係緊張，還要花大筆訴訟費，也在所不惜。他一心要訴訟，拒絕再做考慮，然而巴巴出現在他夢中，命令他放棄這個用錯了地方的執著，「財產不是合適的束縛 (Properties are not proper-ties)」巴巴用一種奇怪的強調語氣說。考薩爾寫道：「這些夢栩栩如生，予人深刻印象，是針對個人的，並且給人一種平靜感，我不能置之不理，特別是事後巴巴還證實這些夢是真的，並且繼續在夢中惠予我勸告。」

巴巴用夢中顯靈來力促人家去祂那兒，祂會排除那些人遇到的困難，讓他們得以順利成行，並鼓勵他們走上明心見性的靈修道路，我們已經從威利·安薩 (來自迦納共和國首都阿克拉) 和羅倫斯·賈藍特 (紐約) 的經歷中，看到祂這種愛的計謀。

山維斯醫生寫了另外一個有趣的事例，顯示巴巴的慈悲，「我和萊拉 (Lila) 聊賽巴巴，她感興趣起來。她讀了一本祂的書，並且開始考慮有沒有可能親自去見祂。當時她負債累累，好像沒什麼辦法弄到一筆錢去印度，她的丈夫荷馬是位發明家，沒有穩定收入，而且已經五年沒有賣出去一件發明專利。可是儘管看似不切實際，她還是計劃要去，並且辦了簽證又打了預防針。接著奇怪的事就發生了，心情低落的萊拉做了一個不尋常的夢，巴巴出現在夢中，眼睛一閃一閃的，十分逗趣趣。沒多久荷馬就有了一件新發明，一連串不可能的事接踵而至，有人對他的發明感興趣，他的經濟狀況就這樣出乎意料的一夕間好轉——多年來頭一遭。現在萊拉有足夠的錢成行，此時離出發已經不到一個星期。然而因為她一切都準備好了，所以最後她興高采烈的和我們搭上同一班飛機。」

毫無疑問，巴巴規劃、設計、並構築這些夢，來開始對人產生影響，或是加深其影響，來聽聽以下山維斯醫生敘述的關於加州的傑夫（Jeff）的事。

山維斯醫生寫道：「我們坐在接見室裡，巴巴面帶微笑，搖晃著身子，狀至愉快。祂朝向坐我旁邊的傑夫，隨口說道：『我來過你夢中兩次。』身為精神病醫師，我可是從未聽過有同事這樣對病人說話的。處理夢境，在精神病醫師是家常便飯；可是說：『我來過你夢中兩次』，對一般病人來講，多少會造成其不安……巴巴開始描述並解釋傑夫夢到的一個夢，很明顯，祂以某種方式塑造傑夫這個通靈經驗，實際上是為他創造了那些夢，並在另一度空間拜訪他。巴巴說的每一件事，都獲得傑夫證實。我所見過最偉大的精神病醫師在此！」

有一次，在晤談接近尾聲時，賈格迪森問巴巴：「世尊！為什麼您從不到我夢裡來？」「巴巴」他寫道：「很慈愛的彎下身回答我：『好，從今起，我會在星期三到你夢中。』我視星期二為神聖的日子，因為我家中那張祂的照片，第一次出現神蹟，長出聖灰，是在 1976 年 6 月 8 日星期二那天。巴巴覺察到這一點，哈哈的笑了，不待我問，緊接著就補上一句：『不，不！星期二，呃？』」於是，每星期二，他得以在夢中見到巴巴，這件恩典的禮物從不爽約。

艾爾西·考文有一次和山維斯醫師一起去布林達梵，一天清晨，她興奮地敲山維斯的房門說：「今早我覺得離華特非常近。」華特·考文在加州特斯汀（Tustin）往生時，巴巴拍了一封電報給艾爾西：「華特安抵此處，狀況良好。」艾爾西告訴山維斯：「我感覺巴巴和華特好像專程來看我，我從六點鐘以後就完全清醒，精神抖擻。」那天晚上，他們抵達百善地·尼樂園時，巴巴召見他們加上其他幾個人，言談之間，祂忽然對艾爾西說：「今早華特和我來看妳。」「對，對！」艾爾西說：「六點鐘的時候，我感覺被充得滿滿的。」「不，六點差五分！」祂更正。山維斯於是補充道：「我開始看巴巴不像一位無所不在的大能控制者，反而比較像純愛的顯現。顯然，祂對信徒的愛，促成了祂的行動。」

巴巴常說，以祂目前所在的這副身體，相較於前世那副舍地·賽·巴巴的身體，祂覺得如果僅僅少數幾個有需要的人從祂那兒得到指點，是不夠的：「有必要引來所有的人，提供他們幫助和支撐。我必須先給他們他們要的東西，直到他們開始要道成肉身來人間真正想要給人的東西。」舍地·賽·巴巴也出現在人夢中，給人警惕、勸告和建議；祂使用象徵性的語言，使用隱語；祂幫人解決世俗問題和個人的麻煩亂事；祂透過不可

思議的暗示，邀請修行人、具有服務導向的靈魂、受苦的人、滿心懷疑的人到德瓦拉卡馬邑（Dwarakamai：為舍地．賽．巴巴生前居處之一）來，然後僅僅看一眼、輕輕觸摸一下、一個微笑、或是一撮聖灰，就喚起了他們潛在的明心見性的渴望。在沙迪亞．賽的時代，這個策略還是一樣，但規模更大。如今，得靠顯示真理和宣示愛，來喚醒全世界，抖掉其傲慢自大和精神分裂症。在舍地那一世，祂只有在私下場合宣示自己是道成肉身。沙迪亞．賽這一世，則是在一次於孟買舉行的全球研討會上，當著兩萬五千聽眾面前宣佈，祂是上帝的一切名和相，自古以來，人類透過這些名和相來敬拜上帝。後來祂又在許多成千上萬人的公開場合，做了這樣的宣告。經由影片、錄影帶、書、親口證實，這個獨特的「神聖現象」，加上祂的智慧、法力、愛、慈悲，吸引人們愈來愈多的愛和崇敬，將數百萬人結合為一個不斷增長的人類大家庭。

驕傲遭到教訓

亞瑟．奧斯本（Arthur Osborne）有一回說，舍地．賽．巴巴簡直「令人難以置信」（incredible），薄加梵藤博士（Dr. S. Bhagawantham）宣稱沙迪亞賽巴巴「無法加以解釋」，而筆者則不得不下結論說，祂「不可思議」，因為祂正是奧義書裡面一段故事所描述的梵（Brahman 道）的化身，顯現了它的榮耀和法力。這段故事如下：

眾神仙大戰阿修羅諸妖魔，得梵（Brahman 道）之賜而獲勝，免於成為阿修羅的奴隸，仙族再度強大起來。然而他們因獲勝而得意洋洋，將勝利歸功於自己，歸因於自己本身的勇猛。梵為了讓眾神仙知道，他們其實都倚賴那個一切力量和智慧的「源頭」，遂化為一個光柱，出現在眾神仙面前，此際，眾神仙仍在飲酒跳舞，狂歡慶功，他們注意到這個奇特的「現象（Phenomenon）」，欲明白個究竟，為何來打擾他們的喧樂，於是派火神阿格尼（Agni）前去一探究竟，「現象」招呼阿格尼，問曰：「汝何許人也？」阿格尼答曰：「吾乃火神阿格尼也」，「現象」問曰：「有何本領？」阿格尼答曰：「大地萬物，吾皆能燒之。」「現象」遂拿了一根稻草要阿格尼燒。結果阿格尼費盡九牛二虎之力，稻草仍舊燒不起來，只得垂頭喪氣而返，顏面盡失。接著，風神瓦佑（Vayu）奉派前往，他對「現象」誇口：「吾能捲走地上所有東西。」「現象」要瓦佑試試那根稻草，結果瓦佑也是一樣，費盡九牛二虎之力，都動不了那根稻草分毫。於是諸神仙請天帝（Indra 帝釋天）親自出馬。結果，面對那個偉大的榮耀之源，天帝也不得不甘拜下風，承認自己的渺小。

打從少年時代，巴巴就宣佈過：「不只在今天，連今後，也沒有任何人有能力來評估我的本質，不管他作多少努力，用什麼方法。」批評者和評註家不了解，在神性的領域裡，任何解釋，都是一種限制，一種猶豫，一種褻瀆。

光環

一些孤傲的學者和科學家，四十多年來一心要揭穿祂是個騙子，是在變戲法，卻連祂道袍的邊都沾污不了。在這個時代，感官成了檢驗知識的最後標準，激情統治了人的腦袋，偏見污染了心靈，因此，一個會放出光芒、降下愛的甘霖、並體現真理的現象，自然會成為懷疑、抹黑的對象。剛愎的宣教師在祂身上看到挑戰，而自己沒有能力了解和接受。那些半生不熟的人，被現代大學教育灌輸，智慧不足，感官萎弱，對於他們，巴巴有如芒刺在背。否則，「巴巴的光環，完全靠祂能夠神奇的虛空取物，吸引那些輕易就相信的人，讓他們驚奇。」這種根本就是妄加臆測的話，又要如何解釋？

讓拉斯勾特拉 (Shri M. Rasgotra 前印度外交部長) 來為我們解釋那光環靠的是什麼：「與巴巴晤談之後，我們一個個法喜充滿，容光煥發地出來，好像巴巴脫去我們那件滿是補丁的雜色外衣，給我們換上一件愛的純淨衣服一樣，讓我們踏上嶄新的旅途，去一個新的目的地。那種轉變幾乎從一接觸就開始了，我們靈性的提昇，從此無休無止、無法抗拒，不會放慢腳步。」

拉馬南達 (Shri B. Ramanand) 在百善地．尼樂園舉行的一場婚禮中，第一次看到巴巴，在描述那場婚禮時，他寫道：「五分鐘之內，我們就覺得祂是同一夥的，祂講起話來像似一直和我們熟得很。祂這種極富人情味，這種和人『哥兒們』的交情，這種和身邊的人打成一片的特質，這種超豐富的幽默感、喜悅、愛心和情感，給我莫大的影響。」

巴巴說，祂那備受爭議的神蹟，比起祂的真正目的，就像蚊子比起大象一樣，微不足道。大家的心，受到祂愛的衝擊，而更強壯；意念被祂恩典的光輝洗淨；智性，因為吸收了祂的智慧，而更健全；身體，因為祂的慈悲流入，而更堅強正直。一波波來自它們感恩的浪，澎湃湧至祂的跟前。我們於焉禮敬巴巴。

理查．巴克 (Richard Bock) 來自洛杉磯，印度古典音樂大師拉畢．香卡 (Ravi Shankar) 和知名女瑜伽士茵卓．黛薇 (Indra Devi) 勸告他，要以弟子去見上師的心態去

見巴巴。他寫道：「我記得自己戴著一串 108 顆的念珠，當作是一種識別證。巴巴走過來，瞧了它一眼，說，『對俺 (Om) 來說，它嫌重了。』意思是我在擺樣子給人看。我遂明白，那樣做毫無意義。巴巴進房間時，我像大家一樣雙手合十，祂走過來，打我的手，說，『Jhootha bhakti』後來我搞懂了那是『假虔誠』的意思，才瞭解自己根本不知道自己在幹什麼。祂要讓我了解，心中有感覺，才進行儀式。接著，大家都想上前去觸摸祂的腳，我心想，我也該這麼做。當我要觸摸祂的腳時，祂卻說『不』，於是我明瞭，我那樣做是因為看到其他人都那樣做，但是那一刻並沒有觸摸祂的腳的內在動機。」

我要你

阿諾·舒爾曼 (Arnold Schulman) [註一]也像奧義書中的火神一樣，藐視賽巴巴現象——雖然他去了印度，參訪了布林達梵，還和巴巴晤談了幾分鐘。那次經驗夠他得意洋洋的下結論：印度的玄秘行者都是聰明的剝削者，他們的弟子都是些普通的「精神病性的強迫症患者」。巴巴宣示過，「否定我的人，都是被無明或驕傲矇蔽了，所以他們需要更多的慈悲和恩典。那些遠離我的人，我會招手要他們回來。」巴巴知道了這位眼睛被罩住了的遊客心中的看法——沒有一件事能瞞得過祂，沒有人對祂來說距離遙遠。玄得很，舒爾曼忽然被一個主意「附身」了——寫一本關於巴巴的書。他極力想把它解釋掉、繞過、找到理性解釋，並予以否定，偏偏這個念頭就是不放過他。他告訴自己，這是瘋狂，行不通，不可能，但是這個念頭就是揮之不去。三個月後，他得到一次晤面的機會，巴巴對他說：「我『請』你寫書，不是因為我要你那本書，書只是宣傳，我不需要宣傳，我要的是你、你、你！」於是祂遣他回美國，他變明智了，也更快樂，那層目空一切，對玄秘行者和其弟子的無知面紗，除去了，視力變清楚了。

知名的精神科醫師山維斯，像奧義書裡面那位風神一樣，前去一探這個賽巴巴現象，深信自己能輕易戳破這個被過份誇大而形成的泡泡。他寫道：「我會以科學家的身份，去了解一下情況，去研究其在神秘主義外衣覆蓋之下的心理學真相，不過是為了要證明神蹟不存在而已。」山維斯前去了，很快就像風神瓦佑那樣，回到他那群朋友處，他們仍在飲酒跳舞，渾然不知那主導他們命運的實象。山維斯向女瑜伽士茵卓·黛薇請教瑜伽，從她那兒聽到關於巴巴的神奇故事，遂決心去見祂。巴巴引起各地的人的熱情，喚醒他們的好奇和興趣，激起他們的渴望，讓他們按捺不住，給他們安慰和療癒，經由夢或顯靈，示警或勸告他們，即使身在百善地·尼樂園或布林達梵的時候，祂也能如此。每一個抱著希望和信心去見祂的人，都有一個故事要說，一個比一個精彩，一個比一個有說服力。

恕筆者自比為侮慢的天帝（Indra 帝釋天），那是 1948 年，一方面，筆者太不尊重人了，無法容忍巴巴的「神蹟」，一方面又好奇得不得了，非親自去檢驗一番不可，否則無法放過祂。當時筆者是一位幽默作家，在印度的坎那達（Kannada）語區——卡納塔克邦——知名度甚高，擁有一大群忠實讀者，他們視我為坎那達語的史蒂芬·李科克（Stephen Leacock [註二]）。筆者遂將幽默的箭頭指向巴巴——這個「現象」。「賽（Sai）」這個字在坎那達語意思是「死」，它是一句咒罵語，是要生命消滅的命令句。「一個要我們稱他為『賽』的人，在卡納塔克邦怎可能受人崇拜？」我譏諷。此外，我未經辨別，就囫圇吞下羅摩克里希那弘法團（Ramakrishna Mission[註三]）的僧人傳播的格言，認為行使神通與靈性修習背道而馳，它會使修行人墜入世俗的深淵。就這樣，筆者趕去見巴巴，希望能揭穿祂和找到解釋。就像天帝一樣，相遇後回來，我的偏見被糾正了，近視治好了，驕傲被粉碎了。從此以後，筆者都在讓人熱衷於追隨巴巴的福音，都在敬拜祂為人類救主。那些敢去蔑視祂或否定祂的人，到頭來都雙手合十，柔順地跟隨祂，冥想祂的寶相，口唸祂的名號，提昇自己至神的境界。

[註一]：1925~ 美國劇作家、電影劇本作家、電影製片人、歌曲創作者、小說家，曾獲奧斯卡提名最佳原創劇本獎、最佳改編劇本獎，並三度獲美國作家協會提名與一次得獎。著有《巴巴》一書。

[註二]：廿世紀初期英語世界最出名的幽默作家。

[註三]：羅摩克里希那（Paramahansa Ramakrishna）為 19 世紀印度大聖者，其弟子維未卡難陀（Vivekananda）成立弘法團，於全世界弘揚印度思想。

記錄影片

阿諾·舒爾曼問巴巴：「你是神嗎？」結果巴巴回答：「螞蟻怎能測量大海有多深？魚怎能發現天空的真相？」這個回答讓我們的理性為之目瞪口呆，可是巴巴行事都是如此。

認識祂有卅一年了，我覺得，懷疑茵卓·黛薇親身經驗的可信度，是褻瀆賽巴巴，以下是茵卓·黛薇的經驗：「我抬頭看著世尊的相片，祈禱說，『世尊，請帶我去布達巴底參加您的生日。』兩天後，一位曾經去過塔咖提（Tecate 位於加州的美墨邊境的

一個城市)賽中心的青年打電話來,『伯母,若是華納兄弟影業公司願意付您這趟行程的錢,您能否明天就去印度?他們要巴巴准許製作一部祂的記錄影片。』」她在機場和影業公司的人會面。到了百善地·尼樂園,她提出這個建議,筆者聽了大感興奮,對這部片子抱著期望。生日慶祝那幾天,她完全參與,並將巴巴對這項請求的反應帶回家,可是當她聯絡幫她出錢並安排行程的華納兄弟影業公司時,「他們那邊的人居然都不認識我,」她寫道,「也不知道這次印度之行,也不知道電影這回事,也沒有聽說過世尊。滿臉通紅的經理告訴我說他會調查一下並讓我知道。好幾年過去了,我仍舊在等他的調查結果!」

加州聖地牙哥的繆黎兒·恩格爾(Muriel Engle)寫道:「露絲在墨西哥有份教職,往返兩地異常忙碌,每週四她參加聖塔巴拉賽中心的頌讚,不過心中仍舊有疑惑。長期以來她一直為健康問題所苦,每次一發作,就是好幾天,痛死了。一天晚上在她的小房間裡,那種痛楚再度發作,在極度絕望的痛苦中,她呼喊:「啊,有沒有誰能幫我?有誰能?為什麼我會受這種苦?我該怎麼辦?幫我啊!」

突然間,她覺得有人在輕輕碰她的手臂,她停止大喊,轉過頭來,看到巴巴站在床邊,「不要這樣大喊大叫,」祂說道,「我永遠在這裡。」然後祂就消失不見了,那種劇痛也跟著走了。這是祂無所不在的又一例,巴巴說:「上帝只有一位,祂無所不在。祂沒有特別喜歡的寓居之地,沒有特別挑選的追隨者,沒有特別的信徒群。呼喚祂——祂會回應,會顯靈,會賜福。」

奧斯曼尼亞大學的巴希汝丁(Bashiruddin)教授與巴巴一起從烏堤(Ooty)開車下尼利吉里山時,問祂:「師尊,要是一位信徒寄一封信或電報到您的邦加羅住址,而您卻剛好在烏堤、孟買或其他地方,如果它有標示『急件』的話,它會被轉給您嗎?」巴巴回答:「信或電報只是副本,如果信或電報裡面的意念是真誠的,它不需要寄給我。意念在信徒心中形成的那一瞬間,就已經抵達我了,我也將必要的指點傳送回去。」

幾位在大學任教,屬於某理性主義團體,宣傳其信念聲音特別大的男子,寫信給巴巴,堅持要檢驗祂的可信度,結果巴巴說:「賽(巴巴)不是給大學檢驗(University examination)的主題;祂是給普世檢驗(Universal examination)的對象。」

裘爾·若以登(Joel Roydon)不怎麼尊敬巴巴,他的太太戴安娜卻是賽信徒,所以當他宣佈要和太太一起飛去印度,見見這位「一頭亂髮的角色」時,他的朋友們著實

吃了一驚。人家問他打算跟巴巴要什麼，他詼諧地回答說，他會要一道天上的彩虹，「沒有魔術師能從袖子裡拉出一道彩虹來，」他開玩笑地說。當他到了布達巴底，坐在山頂一塊岩石上，抽根煙享受一下時，「我們看到一道彩虹直聳上升至東方天空，」裘爾寫道，「一點也不彎曲，幾秒鐘內，它就升到頂了。它長出得快，消失得也快，而且是從底部往上逐漸消失！」接下來，他獲巴巴召見，巴巴的問候語是：「怎麼樣，那道彩虹你還喜歡吧？」

赫胥黎 (Aldous Huxley) 說：「聖心 (divine mind 聖靈，上帝) 要和人類有限的心靈作交流，可以用兩種方式，祂可以操縱人與事的世界，讓祂要傳達信息的那位當事人，在那一刻能體會到其中似乎有不尋常的意義；不然的話，還可以用一種類似意念傳遞的方式，來做直接交流。」狄尼茲·埃佛索 (Denise Saivahini Eversole) 在加州的日報《社會運動 (Movement) 》上寫她去南印度一座沙迪亞賽巴巴廟的經過：「聖灰從巴巴的相片冒出來，另外還有兩個瓷釉小徽章，上面有巴巴的像，會不斷流出一種甜甜的帶有茉莉花香的蜜，叫做甘露 (amrita)，這瓊漿每天將一只大杯子注到滿，巴巴的相片也每天都刮乾淨。這兩樣巴巴恩典的顯化，所有訪客都可以拿到一些，我們兩樣都各得到一大瓶，一邊目不轉睛的觀看，只見更多的聖灰和甘露又從巴巴加持的物體繼續冒出。離廟不到幾步路，靠近卡威里 (Kaveri) 河邊，有一雙石頭做的腳，它會分泌出一種油，那油散發出一股醉人的香氣，我們用自己的領巾、手帕、任何能派上用場的東西，去擦拭那對石頭腳，只見腳趾間又流出更多的油。這已經是我第四次造訪了，但是這些神無所不能的明證，我百看不厭。」

自從回來之後

1972 年 4 月，艾爾西和華特·考文從印度返回加州，艾爾西對一個賽團體宣佈：「我們從印度回來——我先生和我，帶回滿手令誰都會驚訝無比的消息，它太荒誕不經了，你們很多人恐怕會懷疑，因為這位偉大的神，其極端重要性和巨大的法力，我們幾乎沒有人能想像，祂不止走在人間，也關心從這個世界到永恆之間的所有靈界。華特死在馬德拉斯，賽巴巴讓他復活！」幾個月後，華特·考文寫信給筆者：「我現在好得很。你相不相信，自從『回來』後，我胖了將近三十磅？」不可思議，但千真萬確。

主考官和應試者

以下是另一個來自墨西哥的故事：「我們居住在墨西哥境內一處山丘上，山坡下面約三百呎處，就是太平洋，山坡上住了十來戶人家，大多是退休的美國人，還有一、兩家墨西哥家庭。山丘不是堅固的岩石，而是沉積的海床升起，由砂子、大石頭、黏土、貝殼、等等組成。最近為了建造高速公路而做垂直的開鑿，使得山丘結構弱化。1976年9月，它開始崩塌落入海中，沒多久，就有兩間房子掉了下去，其他幾間則斷成兩半。政府當局下令所有剩下的房子裡面的人撤離，因為政府的地質學家宣佈，所有房子都會毀於地層的移動。在這危急之秋，我剛好計劃要外出去周遊各地賽中心，於是我們向巴巴祈禱，請祂保全我們這個小小社區的幾棟房子。」

旅程中，我始終惦念著這個情況，回到家，看到所有剩下那幾棟房子都完好如初，鬆了一口氣。幾位地質學家每天在測量山丘，對於為什麼一部份的山丘穩穩當當，連幾分之一吋都沒有移動，卻找不出原因。當然，他們不知道我們有祈禱，也不知道我們將一幅世尊的相片貼在一扇直接面海的窗戶上。」

寫這封信給筆者的約翰．希斯洛出版了一本書，書名是《賽巴巴問答錄 (Conversations with Bhagavan Sri Sathya Sai Baba) 》，巴巴告訴希斯洛，「問這些問題，除卻你所有疑惑，完全是可以的。你在考師尊，師尊給答案，不過，當這些結束後，下回輪師尊要來當主考官了，你得在心中準備好答案。」

「去見賽巴巴之前，我告訴茵卓．黛薇，我什麼都能接受，只有神蹟除外，」理查．巴克寫道，「那些神蹟令我不舒服，因為我讀過《羅摩克里希那福音 (Ramakrishna Kathamrita) 》，那上面說，要小心神通，因為它能讓你走偏。所以我認為顯神通有點我執、我慢的味道，非最高境界之示現。因此，我懷疑祂展現那些神通是帶著何種動機。但是當我接近祂，開始親身經驗那些事情時，我了解到，那些事對祂來說是如此自然，背後的理由又那麼充足，我可以看出，祂來自不同空間，祂不是將要成為什麼——祂已經是了——所以沒有任何事情能壞了祂的境界……一位身陷物質世界，相信一切都能用科學去了解的西方人，往往需要某些東西來讓他大吃一驚，開開眼界。所以賽巴巴憑空變出東西，打破科學定律，創造一次『神蹟』。」

茵卓．黛薇向巴巴再要些『治病的聖灰』，因為先前她第一次得到的聖灰都給人了。接著發生的，就是讓我大吃一驚的事，巴巴說：『行』，然後我在一旁看到祂手在空中劃出圓形，然後雙手朝上，好像在接收某些東西，接著，半空中就出現一個約四寸高的小壺，撲通掉落在祂手上。見此，我說：『那不是變戲法，不是藏在袖裡，是別的東西

啊。』祂打開蓋子，將所有的灰倒在一張紙上，然後又再倒了一次，又倒出整整一壺的灰，所以祂一共倒出了滿滿兩壺的灰。接著，祂把一半的灰倒回小壺，其餘的灰祂分了一些給旁邊的人，最後剩下來的祂將之放在一只小布包包裡，給了茵卓。祂輕輕碰了小壺一下，說：『這下它會取之不盡，用之不竭。』如今已經十年了，它還在流出聖灰，這聖灰祂給過數以千計的人。那次經驗以後，有沒有上帝，已經不再是我心中的疑問。」以上是理查．巴克於 1979 年 9 月對《社會運動 (Movement) 》日報一位採訪記者所說的。

巴巴慈悲到對每一個祂要潛移默化的人，都各設計一套新的策略。世界各地愈來愈多的人，在同一時間，都經驗到祂的恩典，他們或聽到「內在的聲音」，或是有一種直覺——或在萬籟俱寂時，或在嘈雜的群眾中；或是巴巴直接顯靈，給予警示，重振信心，除卻疑惑。收到一份電報，對方卻說從未拍過這份電報；收到一封信，對方卻說從未寄過這樣的信；接到一通電話，對方卻說根本沒有打來過！祂用這樣的方式來透露祂的愛，來喚醒一個在黑暗中掙扎的人，或給予他忠告，或讓他放心，最終，那是顯示，上帝在向祂招手，叫他去百善地．尼樂園。

四、 話會飛

永恆戰車御者

1958 年的希瓦之夜那天，一份月刊創刊了，是用來傳播世尊的訊息給全世界，世尊將它命名為《永恆戰車御者 (Sanathana Sarathi) 》。這兩個字用在一塊，道出了巴巴加諸於自己身上的職責，Sanathana (永恆) 一字表示，祂就是「一切有為法 (諸法；萬法)」之本源。在一份寫給加爾各達地區沙迪亞賽服務組織的洽特吉先生 (Shri R.R. Chatterji) 的信件中，巴巴宣佈了祂化身為人所負的使命，作了以下宣言：「此前，沒有眾生存在，來知道我是誰，於是我隨興地，以一個字，創造了這個世界。頃刻間，天開地闢，群山升起，河川流動，日月星辰從無中冒了出來，來證明我的存在。接著，有了各式各樣的生命——植物、昆蟲、飛鳥、走獸、人，在我的命令下，他們各自獲得各種能力，第一個位子足給人類的，而我的知識就放在人的心中。」自從聖主克里希那的時代以來，沒有人有幸聆聽這個宣言。

Sanathana 意為「永恆」。祂是永恆的，如今局限於時空之中，讓我們能加以利用。《奧義書》將有形體的眾生比喻作雙輪馬車，被感官 (馬) 拖拉，走過外在世界。要安全，關鍵在於選擇一位知識豐富的 sarathi (駕駛；戰車御者)，讓他完全擁有馬車的駕馭權。巴巴讓自己擔任永恆戰車御者的角色，顯示了祂就是所有人——認識或不認識祂的，承認或忽略祂的，尊敬或誹謗祂的——內在永恆的驅動者。「我的知識就放在人的心中。」祂說，然而心念卻讓自己被一層面罩覆蓋，所以純淨的知識變得歪七扭八，或是被否定。

雜誌的創刊號裡面有一則巴巴的訊息，祂提到這份月刊的崇高目的：「從這一天起，我們的《永恆戰車御者》會領導真理大軍——吠陀聖典、各種經論、和各宗教裡的類似典籍——和「不公不義、虛假作偽、沒有道德、殘忍，這些『我執』的黑暗勢力對抗，而取得勝利，這就是這份月刊出現的原因，這位戰車御者將會奮戰不懈，以建立世界繁榮。它一定會在普世都得到極樂時，唱起勝利的凱歌。」

祂的詩

巴巴時時刻刻都意識到自己是「道」化為人身，祂是每位眾生所尋覓的目標、嚮導、守護者，祂會在祂的講道和著作中表達這一真理。有時候，祂會在講道時，以泰盧古語

或梵文唱一小段韻文，做為一首詩，揭開那層神秘面紗，讓我們能看清楚祂，讓我們剎那間知道了祂復興人類的大計其中某幾方面。祂宣言：「此刻站在這裡的，就是當年以物質和精神榮耀獎賞德魯瓦（Dhruva[註一]），並把普喇拉達（Prahlada[註二]）從那些迫害他，想摧毀他對神的信心的人手中拯救出來的上主篳溼努，就是當年給予一貧如洗、三餐不繼的庫切拉（Kuchela[註三]）厚賜的聖主克里希那。是智慧和極樂的化身，是善人的心中寶座上的統治者，大慈大悲，眼觀世間所有偏離正軌的人。」

有一回，另外一首詩自動從祂嘴唇綻放出來：「為何日出日落，周行而不殆？為何破曉時，天上閃爍悅目的星星就紛紛藏起它們的光輝？也不露一下臉，好叫我們知道它們在哪兒。為何隨處都有空氣，給我們生命之息？為何這些河川澎湃、潺潺、汨汨流過巨石，流過鵝卵石，流過細沙，蜿蜒流向母海？何以為數幾十億的人類，雖然個個都像只小箱子，裡面珍藏的，都是同一個『真如』所投射出來的映像，而外貌、成就、渴望之事物、態度，卻各不相同？這是答案：要知道，是我——太一——令其如此、該這般運行。」

[註一]：《毗溼奴往世書（Vishnu Purana）》中的傳奇人物，五歲時因故離家去森林中修苦行，得仙人那拉達（Narada）傳授真言和祭祀方法，經過六個月不吃不喝的苦修，上主篳溼努終於為其誠心所感動而顯靈。

[註二]：《博伽梵往世書（Srimad Bhavagata）》中的傳奇人物，其父威脅其不得信仰上主篳溼努，對其百般迫害，然普喇拉達始終不改其對主篳溼努的虔誠。

[註三]：《博伽梵往世書》中的人物，與主克里希那是童年時代的朋友。多年後，克里希那已經貴為一國之王，而庫切拉只是一個一文不名的婆羅門，其妻遂慫恿他去找昔年老友克里希那，庫切拉猶豫再三，終於決定前去，帶著一份薄禮，是克里希那最愛吃的東西。兩人相見，克里希那一見是失散多年的老友，遂熱忱款待。本故事的價值觀在於：真正的友誼，是不看身份地位的。

掌控地、水、火、風、空

《奧義書》上有段話，可以用來測試世尊是否真是神的化身，它這樣宣稱：「火畏其威，遵其命而燒；風畏其威，聽其命而吹；諸神仙之首，帝釋天，對其亦敬畏有加，聽命行事；死神亦聽其使喚，迫近或遁走。」

有一次，一場熊熊森林大火逼近美墨邊界的 Chuchuma 農場，裡面是茵卓．黛薇設立的賽瑜伽學院 (Sai Yoga Institute)。火燄距離農場只剩幾公尺之遙，眼看就要燒過來。這時，風突然轉向，吹得火調頭而去。巴巴聽到了茵卓．黛薇的祈禱。阿魯那恰爾邦的副總督羅加先生 (Shri K.A. Raja) 寫道，有一次，他在 Tezpur 的官邸，幾公尺外的一片大竹林著火了，竹子的爆裂聲噼噼啪啪，旁邊緊鄰幾棟尼泊爾工人住的茅草屋。羅加先生趕到現場，大聲呼喚巴巴，祈求巴巴緩和兇猛的火燄。後者談起這件事：「幾秒鐘內，火就自己熄了；連十幾輛救火車都做不到。」還有很多次，巴巴僅僅用手勢或口頭命令，就阻止了一場雨，讓數以千計求取達瞻和聆聽講道的人，免於被淋濕。

馬德拉斯附近一家製造火車車廂的工場，總經理接下訂單，要製造約 25 節車廂，做為印度政府和海外某國政府簽訂合同，履約所須交出的第一批貨——從一線工業化國家的激烈競爭中，脫穎而出，拿到訂單，是件很光榮的事。但是每一階段他都遇到困難，他擔心無法讓車廂如期上船，心中苦惱不已。那是一艘日本貨輪，已經自孟買出發，駛向馬德拉斯，準備裝貨。於是他向巴巴祈禱，求他挽救工場的信譽。巴巴告訴他：「船會延期；你加緊趕工吧。」結果船在 Cochin 外海遇上大風暴，必須在斯里蘭卡首都可倫坡進行修理。當它終於抵達馬德拉斯時，又碰到港口爆滿，無法停靠碼頭。當它最後終於準備好裝載車廂時，嶄新的車廂已經在那兒等候被載到海外。只要世尊意欲如此，祂能發動或平息一場風暴。對那些吵著要了脫生死的人，祂迎接他們進入死亡的領域；對那些被死神吞噬，但在陽間還有任務，祂還有角色要他扮演的人，祂則將他們從死神喉嚨中救回。因此，祂說出的話，是神聖命令，能讓我們充滿巨大潛力並變得純潔，將我們改造成愛和光的儲藏庫。

再度來到人間

另外一次，在百善地．尼樂園道場升起百善地旗之前，巴巴唱出了下面這首詩：「牧牛童、南達 (Nanda) 之子 (主克里希那)，又再次來到你們中間了，祂具體表現為極樂的化身，好蒐集祂的玩伴。羅摩 (Rama) 又來到人間了，這回悠哉悠哉的，因為祂不再有君權的負擔，不再有王室的責任；祂再度來到人間，來給祂昔日信徒服務的機會。同一個賽 (巴巴)，如今已經從當年的舍地來到你們這裡，與祂昔日的同伴和同志在一起。同一個全知、遍在的神性原理，稱做篋溼努，如今再度以這具可以為人所理解、所認識的人身，來到人間，好讓你們能從祂那兒受益，祂此番來人間，沒有帶祂的工具和武器，因為祂決意要在這裡就地打造這些東西。」巴巴在此處宣告，祂是那個超級智慧、那個絕對意志，自行決定以人身示現。祂說：「對你們而言，出生，是憂慮時刻；童年，

充滿了憂慮；過日子，是一系列憂慮時刻；謀生，是靠一連串令人憂慮的事件；老、死，給人帶來極度的憂慮；連快樂都帶給人憂慮，深怕很快就失去它；所有活動都充滿憂慮。可是，若用所有這些憂慮來換取另一種憂慮——如何贏得賽（巴巴）的恩典，那你就以免去一堆煩惱和不平靜。」祂在開示之前所唱的詩，常常是針對信徒的，告訴他們，唯有不動搖的信心，方能獲得永恆的平靜：「慈悲的眼神、親切的話語、微笑的臉上稍現即逝瓊漿玉液般的表情、喜悅永駐的心、令人恢復信心的每一個手勢——那就是賽。不要鬆手而放棄了前來人間的救世主。」

緊緊抓住

沉思一下這段祂於多年前唱的詩所代表的意義：「你手中握著一件東西，一面企圖去抓住一些東西；手中東西，要緊緊抓住！你在求一樣東西，雖然求是多餘的；堅持下去，直到獲賜禮物為止。你心中抱著某個欲望，雖然欲求是多餘的，還是繼續敲門，直到它打開，你的欲望得到滿足。要不就是我無法抗拒你的渴求，不得不賜予你所渴望的東西；要不就是你自己要去明白那種渴望有多荒謬，並征服那種無價值的渴望。」

在那些紀念羅摩、克里希那、或是希瓦的節日，祂常常會唱些韻文，宣告祂就是那些神祇，一如祂在第一屆全球大會所作的宣佈：一切人類用來形容上帝的名字和形相，都是祂的名相。幾年前，希瓦之夜那天，祂當著兩萬五千人面前宣佈：「這一天，希瓦來到世人眼前——希瓦，居住在布達巴底村。祂披頭散髮，恆河從髮中流出，兩眉之間有一隻第三眼，喉嚨外觀呈現深色，手腕纏著蛇做為裝飾，腰際圍著虎皮，前額有一紅點，以及檳榔造成的紅唇。」

有一次祂帶領一群信徒，約一百五十人，去喜瑪拉雅山一間著名的那羅延那（Narayana）神廟，開始出發走山路之前，祂在哈里德瓦（Haridwar）對眾人說：「各位這次的機會獨一無二：與那羅延那天尊一起去那羅延那神廟。」

無形的力量

有一次，巴巴唱一首詩，宣稱祂就是那無形的力量，管制天體運行和一切生命，並設計我們每個人的命運。這是當祂在馬德拉斯為全印賽組織大會舉行開幕時的事。那個意志如果是全能和永恆的，那它當然能下凡成為人，在人群中走動。另一次，祂說：「人有三種：第一種人先尋找自己的快樂、不關心別人；第二種人先想到別人，從而得到快

樂；第三種人會不讓人家快樂，縱使犧牲自己的快樂，亦在所不惜。」有一次，祂給一群美國人一則訊息，強調不同重點，「你是微笑的花朵，」祂寫道，「你是閃爍的星星，地上、天上有什麼你不是？那麼，你何需欲求？你是宇宙的上帝，你創造了宇宙，和它玩了一陣子之後，又將它拉入自己，再度與它成為同一個東西。真正的你，是『有一識一極樂』。」巴巴要每個人都能知道人生的目的，那就是從「我在光中」的階段，進入「光在我中」的境界，再進入「我就是光」的究竟實相。當你就是光時，沒有黑暗，沒有欲望，沒有恐懼憂慮，沒有恨，沒有我執。

下面一則給孩子們的訊息中，巴巴單純而直接，好像他們就圍著祂而坐，驚奇的眼睛睜得大大的：

「親愛的孩子們，
你們出生在這個最輝煌燦爛的國家，婆羅多（Bharat：印度古名），在這裡長大。不去學它的歷史、它的神聖傳統、它的那些富有智慧又虔敬的人的生平和教導，你還學什麼？

點燃德和義的燈，那盞曾經照亮這片大地的燈，讓它的光照亮世界。」

祂的訊息

在一封寫給學生的信中，祂問道：「人生的目標難道僅此而已？在世間歡喜和悲傷的起伏波濤中掙扎，隨著欲望的激流載沉載浮，求溫飽，圖個擋風遮雨住處，然後求舒適，接著求感官享樂，最後深陷在死亡的岩石中掙扎？」在另一封信息中，祂強調了一項基本真理：「追求高生活水準，而非高境界的人生，這種現象在摧殘人類社會。高境界的人生強調道德、謙虛、無執著和慈悲心；不鼓勵奢華競賽和炫耀式的消費。如今，人已經成了自己欲望的奴隸，面對自己享樂和奢靡的衝動，無能為力。他太軟弱，控制不了自己的一些低級衝動，因此無法喚醒自己內部潛在的神性。」

巴巴說過，在這次下凡，祂是至高無上的導師。「吾乃真理導師」，祂如是說。祂無時無刻、無處不在教導——用一切方法。祂以甘霖般的愛，贏得你的心；祂會不給你那份愛，來治好你。有一回，祂稍稍訓誡了一下幾位信徒，他們認為「梅子和玫瑰」應該會源源不斷的流過來才對。接著祂就讓這幾位信徒大澈大悟：「我若允許你們接近我，你們會高興嗎？下一刻我可能就會讓你們嘗嘗離別之苦。你們會覺得賽（巴巴）以你們落淚為樂？就在那一刻，我也許會讓你笑到兩脇痛，並繼續給你喜悅，一而再，再而三。

如果我稍微誇獎你一下，你會趾高氣昂嗎？那一瞬間我可能就會嘲笑你，戳破你驕傲的泡泡。當我告訴你，不要怕，那一刻你會安下心嗎？下一刻我可能就會加諸痛苦給你，並且對你的除苦祈禱表現出漠不關心的樣子。我不容許你回來，也不容許你前進！我讓你的心智發瘋，讓你的我執窒息。去看看有誰能離開這位迷人的賽 這位愛與光的化身。去找出原因：為何祂雖然扮演這種雙重角色，人們卻不能沒有祂。」

在這一則訊息裡，祂透露：祂的每一個舉動、眼中閃過的每一絲怒氣或光芒、每一個微笑或曲眉，對當事人都意味深長。許多這樣的訊息，都由祂即席編成韻文唱出來，表達當時的心情，和回答聚集祂跟前的群眾心中未說出的想法和疑問。

「如意樹就在你面前，」祂唱道：「為何還要培植劣種的樹？有了如意神牛，讓你有求必應，為何還要找一頭普通的牛，來供給牛奶？有了富藏金銀的須彌山，你為何還要四處奔波，尋找蠅頭小利？有了賽（巴巴），給予你了脫生死，為何還要追求那些小喜樂？它們終就會幻滅，變成悲傷的。」大多數巴巴的開示，都是在註解這種珍藏在詩和歌曲中的基本觀念。

有一次，一群美國人祈求巴巴給美國信徒一封訊息，讓他們帶回美國，於是巴巴以祂特有的漂亮書法，寫道：「果皮可以苦些，但果實要甜。看的是果汁和其中的糖份；剝去瞋怒、惡毒、嫉妒、貪婪的外皮，消化吸收果實的甜美，好讓甜美能在你內部滋長……要當一朵蓮花：蓮花生於淤泥之中，卻能向上穿水而出，伸頭於水面，而不濕。要像朵蓮花或百合花——沒有執著迷戀。」

巴巴用祂的信函、講道、書籍、文章等，來教導我們。祂用簡雅的口語式泰盧古文或是英文散文來書寫，而且向來都是沒有事前準備，臨時寫出的，祂的思想化為甜美流暢的詩和歌，如天降甘霖，給人無比的法喜。祂的字跡，令人想起精美的寺廟藝術；一行行的字排列得整齊，好像花圈一排排攤開在紙上。詩和美的旋律躍然紙上，字句背後，藏著一個形體，它顯然具有人的模樣，卻有著神的智慧。如是，巴巴的信息讓人類能受益於祂的恩典和智慧，而那正是祂來人間想要賜予的。

母親哺育

巴巴將自己比喻成一位母親，急於想哺育難以控制的孩子，它因為無明，而不肯吃下能治癒它的饑餓的東西。孩子得摟在懷裡，左右搖晃，輕輕的拍它，巧言誘哄，甚至

出其不意地用故事或歌來吸引它注意，誘使它接受它需要的食物。巴巴出於無盡的愛，將一劑藥方包在親切的笑容裡，將萬靈丹包在趣味盎然的譬喻裡，或將深邃的思想包在糖漿般的笑話裡。

讓我們瀏覽一下巴巴給人的書，祂用這些書吸引人到祂準備的饗宴，飽餐一頓。有若干學者，以自己學術成就為傲，鄙夷他們知識範圍以外的事物，他們就收到了這些書——或透過郵寄（寄件人居然是巴巴，不可思議），或經由某些無法解釋的來源。這些新鮮又迷人的東西，成了請貼，邀請他們赴會，一睹神的臨在。

巴巴說，若用一項最突出的特徵來認祂，對祂最適合的稱呼就是：「Prema Swarupa 愛的化身」。第一道從祂的筆尖流出的 vahini[註一]，就是《Prema Vahini（大愛流泉）》這本書。以愛為修行方法的典範，仙人那拉達（Narada），這樣定義這個法門：「其性質為，對『彼』至高無上的虔誠或愛。」這種愛被描述為至高無上，因為它圓滿而自由，不帶條件，沒有一點討價還價，沒有一點恐懼。一旦修習並體驗了這種愛，一切分別心都泯滅了，二元對立停止了，剩下的，唯有實相。

[註一] vahini 意為 stream：「流」、「川」、「河」，象徵河川從巴巴的筆尖流出，灌溉了人的心田。Vahini series —「川」系列集，是巴巴早期親筆寫作的一系列書，《Prema Vahini（大愛流泉）》是其中之一。

牧女們

巴巴引用當年布林達梵，那些心地單純的擠奶女和牧牛人，對克里希那的愛，做為這種至高無上的愛的最佳範例。主克里希那自己如是讚賞這種愛：「她們的思想、言行中充滿了吾，對吾之渴望，如此之深，乃至渾然不覺時間空間、渾然忘卻了自身及其需求。她們完全沉浸在吾之中，專注得如同河川沒入大海，失去了其名稱和個別性。」偉大的聖者及哲學家商羯羅，對虔誠這樣寫道：「於己之實相，時時繫念冥思，無有間斷，是謂虔誠。（持續不斷冥想自己的內在實相，謂之虔誠。）」巴巴對這個真理詳細加以闡述：「阿特曼是人的內在核心，它是人必須去冥思的實相…… 克里希那勸阿周那，將所有活動都交託給『吾』（譯註：克里希那自稱），並依止『吾』，其實，那不過是在勸他，要時時刻刻都在覺察那個真正的『吾』——阿特曼、自己的內在實相。」

在《大愛流泉》裡，巴巴說：「只有透過愛，信心才會堅定；只有透過信心，方能得到知識；只有透過知識，才能保證有 parabhakti (徹底的虔誠、依止交託) ；而只有透過 parabhakti ，方能了悟上主。」

《博伽梵歌》說：「唯有知識，能予人解脫，」。虔誠令見地變得清楚，能洗滌心念，增加自制力，淨化思維，讓上主清晰、完全的反映在心中。對於虔誠、行動、般若智慧這三種法門，孰較殊勝，這個自古以來就爭論不休的問題，巴巴寫道：「我不同意虔誠、行動、般若智慧三者是分開的，我不把其中一個放在另一個前面，我也不接受三者該混合。行動 (法門) 即虔誠 (法門) ；虔誠即般若。一塊糖同時具有味道、重量、形狀；三者分不開來。每一小塊都同時有這三種性質，不是一塊有形狀，另一塊有重量，第三塊有甜味。當糖放在舌頭上時，味道、重量、形狀，三者同時被體驗到。同樣的，般若、行動、虔誠，也只能當作一個整體，來真正體驗。行動 (法門) ，是愛化為行動；般若，是對愛有所體驗；而虔誠，則是愛為普天下所分享。」就這樣，巴巴一舉揮退所有這些法門孰優孰劣的爭論。

各式各樣的杯子

巴巴也讓那些抨擊拜偶像的人閉嘴。祂說，不把自己那塊合金，獻祭在虔誠的熔爐裡，沒有人有辦法敬拜那個無名無形的「道」。而這裡虔誠的對象，同樣是「道」，只不過是以心智能認知和接受的形式。「沒有人能身為 Nirguna jnani[註一]，卻不是 Saguna bhakta[註二]，」祂如是說。「唯有靠神的恩典，吾人方能了悟祂乃無名無相，」商羯羅說。在《大愛流泉》裡，巴巴說：「偶像的作用，就像詩裡的隱喻和直喻，它們能舉例說明、圖解，將上帝闡釋說明得更清楚。」祂還說，偶像只是藝術性、吸引人的容器，人們用它來暢飲上帝之光輝，那種瓊漿。「不用杯子，你無法暢飲它。某人可能喜歡用『布林達梵的藍色牧童』[註三]杯來喝那種美味，另一個人可能會用一只描畫凱拉斯峰上舞在狂喜中的『宇宙舞者』[註四]的杯子，來痛飲它。那個選擇，視代代相傳的偏好，或個人選擇，或是一波靈性覺悟而定。不論容器的理由或形狀為何，它都能用來達到相同的崇高目的——幫助人啜飲同一個『法身』，祂的喜悅、力量、愛、智慧和光輝。」

在《虔誠經 (Bhakti Sutra) 》裡，仙人那拉達 (Narada) 說過，一位虔誠依止神的人，沒有世俗的憂慮，因為他已經將自己交託給神。巴巴寫道：「這並不表示他應該靜靜坐在那裡。對這位虔誠依止神的人來說，服務人，就是服務神，因為他在每個人身

上看到神。他沒有好惡、憂樂的波浪起伏，他視『聖靈』為自己和他人的內在驅動者，他永遠忙著行善，因為這是他的基本天性，凡是他所做、所想、所說的，都是在促進人類福祉。他不會憂愁或失望，因為對他而言，是神在提供、在做、在提議、在計劃和執行。」

《大愛流泉》在《永恆戰車御者》上每月連載，如新鮮的水滲入乾涸的心。就在同時，另一系列巴巴的文章也發表在同一份雜誌上，來除去人心中如雜草叢生般的懷疑。這些文章被集體冠上共同標題：Sandeha Nivarini(疑惑掃空)。早在十幾、廿幾歲時，巴巴就喜歡慫恿圍在他跟前的人問他靈性方面的問題，這些問題成了楔子，引出或長或短的論文，中間夾雜了許多比喻、詩、歌，來引領提問人從黑暗走向光明。

[註一]Nirguna：無屬性、無特徵。jnani：具有般若智慧的人。Nirguna jnani 意為：一位智者，他悟了那無形、無相、無屬性的「道」。

[註二]Saguna：有屬性、有特徵。bhakta：虔誠依止神的人、虔信者。Saguna bhakta 意為：虔誠的人，他膜拜皈依有形、有相、有屬性的神。

[註三]主克里希那早年在布林達梵牧牛，眾牧女為之傾倒。

[註四]指希瓦。

問題得到回答

筆者記得許多這樣的問答場合，發生在祁爪窪底河床沙灘上。達亞南達．薩葛拉 (Dayananda Sagar，一位律師)、維特拉．饒 (Vittal Rao，一位造林專家)、哈弩曼它．饒 (V. Hanumantha Rao，一位政府官員)，還有其他幾個人，都是質問能手。許多人帶著他們的疑惑前來，祈求巴巴惠予答案。還有來自溫卡塔吉里(Venkatagiri)、耶日胚篤(Yerpedu)、比亞撒修道院(Vyasasram)、提魯萬那馬來(Thiruvannamalai，聖者拉瑪那．馬哈希的修道院)、旁迪切里(Pondicherry) [註一]、坎漢葛(Kanhangad) 和法爾卡拉 (Varkala) 的那羅延那古魯修道院 (Narayanaguru Ashram) 等地知名道場的學者和修行人，他們個個都歡喜而平靜的回去，因為他們的問題得到巴巴清楚的分析、深刻的診斷、精湛的闡釋和有效的藥方。有一天，一位來自里詩凱詩 (Rishikesh) 鬚髮斑白的僧人，問巴巴，如何不被幻象 (maya) 纏繞，語氣中帶著一絲冷漠的自負。巴巴回答：「幻象不存在，除非你開始去尋找它。不要去尋找它，它就不會影響你。你

臉孔的倒影，只有當你朝井中望去，看它在不在那兒時，才會出現在井裡。」這位僧人事後向筆者坦承，他從未得到過那樣的回答，它也解決了一個困擾他多年的疑惑。

在《疑惑掃空》裡，巴巴說：「任何人問我他不懂的東西，我都感到高興。當然，你完全有權發問。」然後祂問學生：「但是，你可有好好思考我的回答，並且信心十足的按照我的話去做？…… 我在這裡，為的是什麼？難道不是為了向你解釋你不知道的東西？問吧，不要猶豫，不要怕。我永遠準備好要回答，只是你的提問必須真誠，出自一股真正想知道、想實踐有益的東西的欲望。」

現在可以揭曉了，在《疑惑掃空》每一章裡，那位帶著問題（個人的、哲學的、宗教的）來訪巴巴的「虔信者」，乃是巴巴神筆下創造出來的人物。巴巴透過筆下這個角色，對這位「飽受疑惑所苦的人」，顯露祂無限的慈悲。祂自問自答。祂寫道：「虔信者，你放在我跟前的問題，每一點我都和你談，並且讓許多人參與這個對話。太陽光落在鏡子上，從鏡子反射出的光落在平房的牆上，牆面反射的光再進入眼睛。同樣的，規劃這部《疑惑掃空》，也是為了要讓我的教導，能像光一樣，落在你身上，再落到《永恆戰車御者》頁面上，好讓那光輝照亮世界，將光與和諧帶進世人心中。」

下一部要在《永恆戰車御者》頁面上連載的，是《正義流泉》（Dharma Vahini）。巴巴說：「Dharma[註二]就像薩拉絲瓦娑（Saraswathi[註三]）河，伏流在人的深層意識底下，灌溉他的活動如灌溉樹根，注滿他的思泉，清洗他心情的泥濘旋渦。當這條河乾涸了，或是被貪婪和憎恨堵住了，道成肉身就會來到，注入一股恩典的洪流，恢復它原本暢通無阻的鮮活水流。」

佛陀宣稱，法（dharma）是正命（正當、良好的人生）的基礎，他強調，人人都當皈依法（dharma），以避免那永遠尾隨著人生的苦難。歷史上的阿育王，對他帝國的每一條法律，都以 dharma 來調味，他在石頭和石柱上刻下他的法敕：「我的人民與祖先，至今只會「尋樂之旅」（vihara yatras）；今後，我建議只作朝聖之旅、法之朝禮（dharma yatras）。他們至今只知布施財物（dana）；今後，他們必須做「法布施」（dharma dana 布施正法的知識）。昔日他們愛用武力征服；今後，我勸誡他們，要以德與義的勝利（dharma vijaya）為樂。」阿育王知道，dharma（正法）才能支撐、維持，才能強化和拯救。

「人為什麼一定要選擇道德 (dharma) 這條路？」哲學家叔本華這樣問，然後他自問自答：「道德，宣講容易，要建立其 (理論) 根據，難。」對神的信心，相信祂會賞善罰惡，長期以來一直是 dharma 堅固的堡壘，然而現世主義逐漸損壞了這一信心。但是，巴巴在《正義流泉》中，將 dharma 建立在一個無法動搖的基礎上，那就是，一切生命——其實是萬物——是一體的：「凡是征服了我執，克服了人的自然傾向，不再把自己身體和身外之物當作真正的自己，這樣的人，一定是走在德和義 (dharma) 的道路上，因為他很快就會發現在閃爍的萬象背後的那個真理。他會明白，客觀世界就像一層紗，上面點綴滿了閃閃的珠寶，這層紗覆蓋了『道』 (Brahman 梵)，這『道』是 (唯一) 真理。Sarvam khalu idam Brahman (這一切宇宙萬象，其實是梵)。一旦知道了這個真理，就不復有所謂的『其他』，一切萬物都是『你』。而因為你最愛你自己，所以你的愛會充分流向一切有生命和無生命的東西。」誠如一位美國印地安酋長於 1855 年寫給美國總統的信上所說：「這片大地的每一部分，對我的人民而言，都是神聖的——每一根閃爍的松針、每一片沙灘、每一片林中的霧、每一塊墾地、每一隻嗡嗡的昆蟲，在我人民的記憶和經驗中，都是神聖的。」

Dharma 必須建立在這種對「存有」的深度了解上。巴巴說：「將你的人生建立在阿特曼的基礎上，亦即這樣的信心：你是極樂之海的一道波浪，是宇宙智慧的一點火花。」然後祂問道：「當你膜拜一尊偶像時，你其實是在幹什麼？首先，上帝的一個形象被烙印在你心上。接著，你觀想祂的法力、祂的恩典、祂的無所不在，然後將這些性質投射到那尊偶像上，於是讓你的意識能夠超越它，而變得渾然不覺面前那個石製品的存在……同樣的，從上帝的各種形象當中，找一個最令你喜悅、能讓你被「光啟」充滿的。將那形象投射至所有人、所有飛禽走獸、昆蟲，投射至每棵樹、每株植物，投射至每塊岩石、每一條小河。這種修行，會使你變得真、善、美。」這是基本標準：阿特曼意識——念念不忘那個「太一」，它看起來是「許多」，其實是「一」。對於「我豈是看守我兄弟的嗎？」[註四]這個質問（那些戴了「小我」的眼鏡的人常常這樣問），巴巴回答：「你的兄弟就是『你』；他的健康就是你的健康；你的神聖，是他的。沒有分別。你若浮（成功），他就浮；他若沉（失敗），則沉的是你。」

[註一]該地有奧若賓多 (Sri Aurobindo) 的道場。

[註二]見本書末名詞翻譯與解釋。

[註三]為吠陀經上記載的一條北印度大河，數千年前即已乾涸，然今日考古學的發現，證明在四、五千年前，確有 Saraswathi 河文明存在。

[註四]這句話出自聖經（創世紀 4:9）該隱和亞伯的故事。它的言下之意是：「這不關我的事。」、「我兄弟的事與我何干？」，表示當事人不願負起責任，照顧、關懷和幫助自己的兄弟（在聖經裡，「兄弟」泛指「同胞」），反映了一種自掃門前雪的自私自利為己心態。

力量之來源

巴巴並不同意「知識即力量」這句格言，因為知識可能引發自負、競爭、衝突，祂反而總是強調「品德即力量」。祂詳細說明品德的基礎，引用《博伽梵歌》（第 12 章 13-19 節）的話：「有德之人，不討厭任何人，他仁慈且慈悲，沒有我執，對苦與樂都以平常心看待，舉止始終自制、有耐性，永遠滿足，能自我約束並堅信整個宇宙的一體性。他不覺得這世界有騷擾他，他也不以任何方式騷擾這世界。他一點怒氣、恐懼、憂慮、或是狂喜都沒有，也不被迷戀或報復的鏈子給綁住。他不求也不悲傷，度過毀譽而不受傷害，冷熱他都歡迎。他滿意於命運，不管是好是壞，沒有一個家庭是他不願意離開的。」

做服務（seva）有兩種無價的結果：我執的否定，以及對那種「我們都是一家人」的體驗。巴巴提醒我們，除非心與心相遇在溫暖的博愛中。每一件服務之舉，都要用愛的芬芳和誠意的甜蜜來神聖化。在《寧靜之川（Prashanti Vahini）》這本書裡，巴巴教導我們，dharma（倫理）能減輕家庭生活的勞苦，按照 dharma（倫理）來規範人際關係，也能使社交生活、待人處世，變得健康一點，快樂一點。若 dharma（倫理）盛行，則主僕、長幼、師生彼此之間，皆能獲益。

然而，古代傳授 dharma 的學院，如今已經變成貪婪和嫉妒的溫床。「昔日美麗的林園和田野[註一]，漸漸成了滿佈荊棘的叢林，看不到一條行得通的路，」巴巴說。祂定下了一些細節，詳述家長該如何保存和提倡這個國家的文化，拯救 dharma，使其免受污染。祂呼籲，要復興各村落原有的廟宇，做為 dharma 的儲藏庫，他說：「要是能維持古代的傳承，就它能讓神聖性和活力，在社會這個有機體裡面的每一條血管、每一根神經之內循環。」

[註一]柏拉圖在西元前約 387 年所創立的柏拉圖學院，內有一片神聖的橄欖樹林，故此處以「林園和田野」比喻古代的學院。

百善地

巴巴有時給某些人或東西取名字，去研究那個名字的意義，總是有豐富收獲。祂在布達巴底的住處，1948 至 1950 年間興建，取名為「百善地．尼樂園」（Prasanthi Nilayam[註一]，意為「至高寧靜之處」）。一切眾生都必須得到這個至高寧靜之居所——總有一天、在某處；人人都得靠祂的引導和恩典，為自己建一個「百善地．尼樂園」。巴巴勸告過這個時代的人道主義者和慈善家，今日的人渴求的，不是那些滿足貪婪胃口的玩具和小玩意兒，而是上帝的榮耀、世界和平、人與人之間的親善。他們需要的是寧靜的滿足，而非喧嘩的煽情主義。迪克森（W. M. Dixon）在紀佛德講座（Gifford Lecture）中說：「在新的伊甸園裡，人人都能享受到公路和供水、無限供應的電影院，無限供應的軟性飲料、超棒的衛生設備、屠宰場、最好的學校、無線設施、免費音樂會和演講。不會有遙不可及的地平綫和和不可征服的願望。我們將停止去想生和死的事、停止去想那個『無限』、停止去想上帝以及宇宙的奧妙。這些不值錢的烏托邦，我可不怎麼愛。」巴巴一直強調，那些決策者，擬定五年計劃，蓋水壩、發電廠、鐵路、工廠，造成瑣事和利益大量增加，傳統價值隨之遭到蹂躪，因此他們一定也要對這種浩劫提供足夠的矯正。世人醉心於突然來到的繁榮，為了傳統的喪失而沮喪，他們需要「百善地」和「普瑞瑪」（prema 大愛），來賜予他們勇氣和淡定力。

巴巴《Prashanti Vahini（寧靜之川）》這本書，給了我們鑰匙，去打開寶庫，那裡面藏的，理智無法了解，邏輯掌握不了，就是「至高寧靜」（Prasanthi），《博伽梵歌》稱之為人努力以赴的目標。Santhi 意為「（內心）寧靜」；字首 pra 意為「較大、更優」，prasanthi 是不受欲望、貪婪、憎恨、怒氣所影響的 santhi，它不因逆境而縮減，也不因意外收獲而增加。巴巴說，一定要培養明辨（viveka）、不執著（vairagya）、明智（vichakshana）三種美德，來使自己有至高寧靜。祂開出商羯羅著的《Viveka Chudamani（明辨智：冠上摩尼珠）》這本書，來做為培養這三種美德的課本。巴巴說：「就像小孩玩娃娃一樣，你也是稱某些眾生為大象，稱另外一些眾生為馬，稱某些人為朋友，另外一些為敵人，然後畢生都活在這種假裝、虛構中。一旦你了悟到，沒有那內在的靈，他們都同樣只是惰性物質，這時，『眾多』這種觀念，以及名稱和形像的多樣性，統統消失，你不再有好惡之心……」

你哭、笑，你愛、恨，活在快樂、憂傷、忿怒、著迷中，然而，所有這些反應，並不會讓客觀世界變得較不虛幻。」

「捨離心」(vairagya 心無執著、無著)在《百善地流泉》裡，有了新的意義，raga 意為「執著」，當你明瞭，你所執著的那塊石頭，其實是神，那時你就會變得心無執著。所謂「石頭的」，就像一層薄紗，被你的無明投射在那東西上，而那東西和你自己，其實是相同的物質。從這種啟發導致的心無執著，既持久又最偉大崇高。

[註一]見書末地名翻譯表的解釋。

八項修持[註一]

在這本書裡，巴巴也對傳統靈性教育的八個階段，持贊成態度，但是祂給予它們更廣泛和更深入的意義。第一項修持是持戒(yama)，包括非暴力、誠實、獨身、不接受饋贈。巴巴說：「這是對這個字通常的解釋，可是我會說，戒，其實是放棄對身體和感官的執著迷戀。」

第二項修持是「精進」(niyama)，在那些王瑜伽(Rajayoga 勝王瑜伽)的書裡，說這一部份包括「身體(外在)的潔淨、內在的淨化、苦行、勤讀聖典、皈依上帝。」然而巴巴卻用以下方式來解釋它，「『精進』是堅定的愛，集中在上帝——至上大靈——身上，這愛不因時、地、狀況而有所動搖。」

接下來的修持：坐姿(Asana)，規定修行人修習靜坐的地點、時間、姿勢，來幫助他得到穩定性。巴巴用一個簡單的公式來解釋它：「最佳的坐姿，是udasina(完全放鬆、完全脫離外境的姿勢)。」在《瑜伽經》裡，作者帕坦佳利建議採用sthira sukha asanam(一種穩定、舒適的坐姿)。巴巴寫道：「我在用另一種說法告訴你同樣的事情，最有效的坐姿，是最不受外界影響的坐姿，而udasina意思就是『不受影響』。」

關於生命能控制(pranayama)[註二]，巴巴說：「在瑜珈裡，這一步驟被解釋為呼吸控制，可是只有知道這世界是真實和虛幻的混合體的人，才有辦法控制各種元氣。宇宙這幅圖，用心念去觀照，會像很久以前用鉛筆寫的字母，如今已經模糊不清，無法辨識，剩下半真半假的痕跡。只有知道造化的這種奇異性質的人，才能命令各種元氣服從他的旨意。」

巴巴也詳盡地說明和澄清第五個階段，稱作「感官回收」(pratyahara)，亦即將感官從外在世界收回，讓心念免受干擾，能集中注意內在冥想目標。如何做到？外在世

界是從幻象 (maya) 生出，並靠幻象來支撐維持，知道這一點，能對感官回收提供動機。根據巴巴的說法，沒有別的成就，能完成這件工作，所以在此處，智慧的獲得也是一個不可或缺的先決條件。

巴巴繼續說道：「帕坦佳利宣稱，心識 (chittha) 安住於單一念頭上，稱之為『專注』 (dharana 心念集中，為第六階段)。但是我會說，『專注』不僅僅意謂『心識中有多種活動在進行』的相反…… 要把你的心識當成一個幼童看待，撫愛它，讓它步上正途，親切溫柔地引導它；漸漸地，讓它知道，所有眼睛看到的東西，都是幻象，都是附加在表面上的東西，都是幻想、虛構；用愛的申斥來除去它的懼怕，讓它集中注意力於目標。」

下一個階段，禪坐，巴巴為這個主題單獨寫了一本書，此處我們就只提一下：祂透露，禪坐，是意識安住在意識本身之內，沒有中斷。而最後一個階段，三摩地，分為有餘三摩地 (savikalpa samadhi) 和無餘三摩地 (nirvikalpa samadhi)。在有餘三摩地中，知者、被知者、知識三者，只剩下一點點痕跡；而在無餘三摩地中，連這一點點痕跡都被消除了。三摩地就像大海，意識最後沒入其中，那就是目標地，那兒有至高寧靜。

對於今天世界上的人，百善地．尼樂園已經成了一處可以讓他們沐浴在這種溫暖的寧靜中的地方。每逢聖誕節，人類慶祝上帝的兒子降臨人間，來建立「世界和平，人人親善」 (peace on earth and goodwill among men) 時，數以百記來自海外的基督徒齊聚百善地．尼樂園，和印度的基督徒同胞們一起分享巴巴的臨在，巴巴來人間，同樣也是為了那件神聖任務，祂並且將人轉化，打造成神聖工具，來完成那件任務。祂命令沙迪亞賽服務組織的每一單位，都以 Loka samastha sukhino bhavanthu (願每處地方都充滿快樂與繁榮) 這段祈禱文做為每個活動的結束，但是祂也警惕他們：「在唸這段祈禱文時，若你卻對人懷有惡念，或瞧不起任何人，如果你無法容忍穿著、語言、信仰或氣質方面的差異，那你永遠無法促進和平寧靜。你的心已經成了憎恨、貪婪、嫉妒的坑。不過，從今天起，當你的舌頭在祈禱和平時，讓你的手也從事服務，讓心也安住在愛中。」

[註一]即瑜伽之八部功法。

[註二]prana：生命能；又依其運行方向、功能、和所在身體部位，細分為五種主要的「元氣」 (prana vayu or 'vital air')。

寧靜處方箋

「今天，那些假內行自創一套禪坐的規則，」巴巴說道：「他們各自有其一套，並宣稱他那一套比其他人的方法更有益。可是他們沒有一個有親自體驗過個中的甜美或神聖，那就是為什麼禪坐如今招來許多人訕笑的真正原因。我的意圖是，教這種人，引導他們走入正確的道路。」

巴巴繼續透露《禪定之川》(Dhyana Vahini) 這本書的緣起：「縱使是最強效的藥，如果只是在病人床邊誇耀其功效，也治不好病。那藥必須服下，讓它進入血管中。你閱讀我寫的關於禪坐的東西，也不會使它變得容易。心念就像一位瘋狂的尋樂者，追逐海市蜃樓，那海市蜃樓是透過效率很低的一—因此是騙人的一—感官而看到的。各式各樣影響心念的欲望，必須加以鎮壓，讓心念只集中在極樂。當然，若心念開悟了，知道上帝是最高的極樂，則它自動就會轉向上帝。若接受知識為主人，讓它負責控制韁繩，若不餵給心念那些會令它墮落、變壞的食物，若感官靠著堅決和信心而被馴服，則禪坐必定會引領你抵達那個目標。」

巴巴將專注 (concentration)、觀想 (contemplation 冥想)、禪定 (meditation) 區分開來。專注，是一種在日常生活中，在感官、感覺和智能這些方面，不動搖的決心。當感官回收了一段時間，對客觀世界的執著變鬆了，觀想就做到了。「當你完全從所有執著中脫離出來時，你就進入禪定狀態。」巴巴說。

巴巴在《禪定之川》中，為禪坐和控制心念提供指南，他說，對於維持生命，dhyana (禪坐) 跟 dhanya (食物) 一樣有用。「方法五花八門，」保羅·布阮敦[註一]——他嘗試過好幾種方法——說，「不過通常都是身體上的苦行和對世俗的捨離，再加上一套紀律訓練，調伏混亂漂流不定的思緒和印象 (這些東西構成人的內在)，於固定時段實施，藉此引發一種冥想的心境。」巴巴解釋如何選擇地點、姿勢、時間表和課程，不過他更強調上主的慈悲，上主會回應這種禪定式的祈禱。因為上帝會為了那位修行人，而假裝自己是他所冥想的名和相，所以巴巴向我們保證，禪坐絕對不會徒勞無功；那頂峰可以靠堅持不懈來達到，因為，他會將那些還在掙扎奮鬥的人和已經精疲力竭的人拉起來，拉向他自己。

巴巴警惕我們，要當心九種敵人，它們連最勤奮的修行人都會攔路打劫。其中三種是身體方面的：通姦的衝動、對東西的擁有欲或對愛的獨佔欲、以及那種性喜傷害生命

的癖性；另外三種是言辭上的：以假警報引起人恐慌為樂、說謊、散播醜聞或說人壞話；還有三種是心念上的：貪圖別人的東西、嫉妒、憤世嫉俗[註二]。巴巴指示：對神像的冥想，可以搭配該神像的名號[註三]，全神貫注那甜蜜的名號，無有間斷；當「像」從注意力中悄悄溜走時，「名號」能很快將它拉回；當「名號」從意識中失落時，「像」能重新將它交還給心念。「這樣，就能確保上帝持續不斷出現在意識中，」巴巴說。

[註一] Paul Brunton, 1898 ~ 1981, 著有《探索神秘印度(A Search in Secret India)》，是將瑜伽和印度靈性文化介紹至西方的主要人物之一。

[註二]此處「憤世嫉俗」意為：性喜批評譏諷，認為別人的動機都是出於自私，都是為了自己。

[註三]譯者按：此處「神像」被視為是無形無相、無所不在的上帝（或「法身」）的一種形象，而其「名號」，則被視為是上帝（或「法身」）的一個名號。

極樂的綻放

此處也提一下一本小冊子，《與神的化身對話 (Dialogues with the Divine) 》，它是 Prashanti Maharashtra (這是一個由巴巴成立的全國性的學會，由學者和修行人組成) 在馬哈拉施特拉邦的分支機構所編輯的，「這本書」巴巴寫道，「是佩吉 (V. S. Page) 的內在本我，所得到和享受到的極樂，綻放而成的。」佩吉先生坐在師利·沙迪亞·賽·巴巴跟前，謙虛的向他請教自己在研讀和修行上遇到的各種問題，巴巴告訴他：「沒有不斷的修習，什麼事都成不了。所以，你要時時刻刻想到神，而覺得快樂。那樣，你內心才能得到平靜。當前念已滅，後念未生之際，我們不是和平靜中嗎？你要等待那前後兩念之間的空隙，和那種平靜一致，那麼，那種平靜就會變成連續又持久。」

「念頭是不斷生起又退去，如水面上之漣漪。你要瞧著那一片水，而不僅僅是看著那些波紋。同樣的，阿特曼永遠安住在平靜中，可是人卻不明白這一點，而永遠專注於搖擺的妄心。要靠經常保持警醒 (Nityavadhan)，來忽略水波，專心看水……不平靜的心，不過是你的那片海洋上起伏的波浪而已。」接下來出版在《永恆戰車御者》的《川》系列集，是《般若之川 (Jnana Vahini) 》。「當一個人超越了粗物質的層次，甚至超越了那細微物質的層次，當他的智力變得清晰，當他不受心情、衝動、本能羈絆，這時，意識中剩下來的，就是他真正的自己而已。這個人於是就和永恆真理——那超越一切的

太一——一而不二，他變成了『梵（道）』或『宇宙大我（Paramatma）』，」巴巴如是說。這種覺知，是無上極樂。《泰帝利耶奧義書》上說，「這一切，生於極樂，活在極樂，沒入極樂，並安住於極樂。」愈能覺知宇宙大我，極樂愈多。巴巴以一句話總述這個真理：「覺知，是生命，」然後又繼續透露：「人人都是神，像我一樣；唯一差別是，他們尚未覺知自己的神性。他們因為累世業障而進入這個業障監獄，而我則是出於我的自由意志而利用這副人身。他們被身體束縛，而我則不受這種桎梏。」

另一本《川》是《奧義書之川（Upanishad Vahini）》，它對十種主要的奧義書做一扼要概述，另外針對一部較罕見的奧義書，叫作《Brahmanubhava 奧義書》，作了一篇序言和一篇結語。這些奧義書都是密傳的，而且有甚深密義，然而它們闡明了人的思維能力所能洞悉的最高真理。

巴巴十四歲時，就從高校第五年級輟學，祂沒有讀書或向任何老師學習，祂就是智慧的化身，祂是詩人、學者、語言學家、教育家、藝術家、神秘主義者——在每一領域都是頂尖。在祂的講道中，祂自由自在的引用聖經、可蘭經、蘇菲神秘主義者的詩、蘇格拉底的對話錄、康德和馬克思、以及古代文化的神話和傳奇。祂引用奧義書的內容，並透露那些古聖者所說的話的新意義，讓那些大學者吃驚不已，這些人長久以來自滿於枯燥無味的邏輯辯證，視之為寶。

一共十五個晚上，巴巴在布林達梵對超過五千位學生和學者開示，祂對 Brahman（梵，道）這個吠陀字眼優美精闢的分析，像符咒般，把大家給迷住了。這個字，巴巴在《般若之川》中寫道，意為「廣」、「大」、「擴大」、「整個的、全部的」、「高」，因為它來自 brh 這個字根。這個非常的字眼，上面纏著一團不相關的東西和錯誤觀念，祂小心翼翼的將那些打的結一一解開。祂追溯這個字的演化系譜樹，從樹根一直追溯到最高的樹幹，到最高的細枝。祂毫不客氣的仔細搜遍、洗劫吠陀經典的每一角落，來暴露這個字在滾過時間的走廊時，其上面所沾到的多餘之物。接下來的兩個星期，巴巴每天晚上都在講另外一個吠陀字眼：Bharat（婆羅多）[註一]，祂詳細講述這個字的起源，以及這個字在族群之間和經典之間的傳播過程。巴巴不只一次宣佈過，復興吠陀經典的研讀和研究，目的在重振對吠陀文化理想的實踐，是祂恢復人類精神文明的計劃之一。

[註一] Bharat 為一梵文字，古代印度人稱自己的國家為 Bharat。

奧義書之流

因此，巴巴決定寫一本關於奧義書的小冊子，來吸引世人注意吠檀多思想(Vedanta) 的功效。身為《永恆戰車御者》主編，負責連載這本小冊子的每一章，筆者每一個月都有驚奇，整整一年。每月第 16 日雜誌交稿付梓後，我會去祂那裡，索取下一月份的連載稿。這時祂會親自宣告下一部奧義書的名稱，要我在祂房間等一會，然後拿著一本筆記本和一支筆，沿著走廊去另一間房間，那裡面有一張桌子，旁邊一張椅子，除此之外，空空如也。有一回，輪到對《廣林奧義書 Brihadaranayaka Upanishad》來作一番總結和化簡。該書是十種主要奧義書中最長最深奧的一部，我肯定巴巴從未讀過它或是向能談論該書的人請教過，而且方圓幾哩之內都找不到這本書。可是四十分鐘後——祂走出去時身上只帶了筆和筆記本，我就能帶著祂寫好的論文走出他房間，走下十八層階梯！這篇文章一共十頁，是關於這部奧義書所珍藏的真理，在走去印刷所路上，我偷瞄了這份手稿一眼，目光落在一段泰盧古文字：「大哲耶耆尼伐爾克(Yajnavalkya 祭皮衣仙) 偉大的思維能力，在這部奧義書中，很明顯的看得出來，令人印象深刻。」我對自己說：「偉大導師巴巴的無所不知，很明顯的看得出來，令我印象深刻。」

吠陀文獻被分為祭祀儀軌、膜拜神和禪坐(近神)、般若(形上學) 三大部份，奧義書被歸類為第三類。可是巴巴說，每一部主要的奧義書，於這三部份，都有論及，因此各式各樣的修行人都能從中受益。這些書大多數都有敘述一些專門的儀軌，但除此之外，它們也建議敬拜上師或神祇。巴巴說：「奧義書裡面珍藏著上帝對人的悄悄耳語。」對於這十部商羯羅和其他聖哲曾經詳加注釋過的奧義書，巴巴說：「人類的興衰，繫於這十部奧義書…… 它們集人類最高境界的思想、體驗、渴望之大成。它們證實，人類達到完美，是可能的。它們宣稱並示範，只要人能掀去那一層他自己喜歡蒙上的無明面紗，他就能了悟，上帝乃是自己的實相。」

重講博伽梵歌

巴巴的《梵歌流泉(Geetha Vahini)》，是重新講《博伽梵歌》，以便將現代人類從那種短視的自我中心的物質主義中拯救出來。祂宣告過，祂來人間，是要統一和澄清人類的那些神聖渴望，加強它們並使其開花結果。當我們在對自己外在和內在親友進行一場《摩訶婆羅多》裡的那種大會戰時，心中那些令人痛苦的疑惑和妄見，「賽克里希那」在這本書裡以愛和同情來處理，祂還提供我們答案。

有一回，一位八十來歲的學者帶筆者去參觀他在普里 (Puri) 建的梵歌寺，他是梵文教授，也曾是奧里薩邦的梵文學校的督學，現已退休。為了建這座紀念物，他花光了所有薪水。整座廟的形狀像一輛宏偉的古代戰車，高度超過廿呎，還有車輪和拉車的馬。他眼中閃著光芒，因激動而語帶顫抖地向我解釋，雕刻在戰車四周的符號。那些圖代表修行的各個階段和境界。戰車頂上一根旗桿上有一面旗，上面是猴神哈努曼的像。站在戰車正前方向上方望去，我可以看到那上面豎立了兩尊栩栩如生的雕像，——聖主克里希那和祂的門徒，祂的門徒剛從自己加諸於自己身上的茫然恍惚中清醒過來！那一刻我覺得好興奮，沒有預料這些會帶給我如此滿意的衝擊。我看到聖主臉上，露出令人武裝盡除的笑容，因為祂看出，阿特曼的知識，已經如黎明的微曦，照進了祂門徒飽受疑問和驚慌折磨的心房。祂的手親切地伸向阿周那，好像希望把他拉近一點似的，而就在那隻手的手心上，我可以看到那本書中之書——世尊師利沙迪亞賽巴巴的《梵歌流泉》！我看到賽．克里希那在安慰和說服阿周那。這位老學者知道，巴巴的《梵歌流泉》不是《博伽梵歌》的摘要或注解或節錄本，而是克里希那本人的聲音，在憎恨和貪婪的刀劍撞擊聲中，如鐘聲般響起，召喚我們去追求那些更值得追求的勝利。

《梵歌流泉》鼓勵我們這樣向巴巴祈禱：「就像您在引導這輛戰車一樣，也請引導我，為我指路。」這是祂放進阿周那心中的祈禱文。這樣祈禱，是因為祂其實就是人人內在的那尊戰車駕駛者。巴巴講的博伽梵歌，是一本瑜伽教科書，是修行指南。它是瑜伽科學和 Brahmaidya (對於「梵」(道) 的知識) 的二合一。透過直喻和故事，透過譏諷和笑聲、玩笑式的嘲弄、申斥、發問和反問，巴巴將智慧的瓊漿灌進我們心中。

在庫茹之野，克里希那說，顛倒夢想的心念，可以靠持之以恆的長時間修鍊 (abhyasa 反覆練習) 和不執著，來馴服。在《梵歌流泉》裡，賽．克里希那再加上一項：(對真我的) 探究 (vichara)。巴巴還對 kshetra、yajna (祭祀)、yoga (瑜伽)、和 maya (幻象) 這幾個概念加以分析，照亮了許多古代大師的明燈沒有照亮的角落。祂將「無私的行動 (Nishkama Karma 不帶欲望的行動)」解釋為：「有意識的拒絕行動的果實，勇敢地不去管成或敗」，讓無私的行動這種理想，蒙上一層英雄色彩。

顯露自己身份

在《梵歌流泉》裡有好幾段，巴巴揭露自己是誰。在那些段落裡，到底是克里希那還是賽巴巴在那麼親密的對我們說話，不太容易分清楚。「從來不忘記我的人，我怎能

忘記他？」祂問道，「遺忘是人類的一種脆弱性。我告訴你：不需要從事瑜伽或是苦行，甚至不需要有般若智慧，我只要你把心固定於我，將心獻給我。我就只要求那樣；你所須做的，也就只是那樣。」

這是應允的恩典，阿周那希望得到的，不過如此：在痛苦和煩躁中，恩典使我們振作。在我們蹣跚走過空洞無意義的人生黑暗巷弄時，恩典使我們振作。當我們厭惡自己、厭惡自己的冷漠、軟弱、自己的敵意、自己的完全沒有方向、完全缺乏沉著鎮定，到了受不了的地步時，恩典使我們振作。當我們企盼達到的自我完美化，年復一年的沒有出現，當幾十年過去，我們衝勁盡失時，當絕望摧毀了所有快樂和勇氣時，恩典使我們振作。有時候，在那一刻，一道光穿透我內在們的黑暗，好像提立琦（Tillich）在他的書《重生（The New Being）》裡描述的那種聲音，說：「你被接受了。」

《梵歌流泉》也譴責宗教狂熱份子、主觀而見解狹隘的上師、和自認為了不起的《博伽梵歌》解釋者，他們的演說聽起來很空洞，因為他們自己並未實踐博伽梵歌的教誨。

博伽梵歌是印度偉大史詩《摩訶婆羅多》頂冠上的寶石中央的那一顆，聖者比亞撒（Vyasa）編織出這幅錯綜複雜的錦繡，圖案裡面呈現出崇高宏壯的英雄氣概——包括身體、心理、道德、靈性各方面。他還編纂了吠陀吟誦和祭祀儀軌。他製作了一個壯麗的格言花圈，總述了基本的哲學真理。可是，雖然比亞撒具有百科全書般的學識，和在思想領域了不起的創造力，他的內心卻有一種深深的悲哀，全無甜蜜和平靜可言。仙人那拉達（Narada）提倡虔誠，以之為得到極樂的方法，他勸比亞撒去描寫神的化身克里希那的殊勝，從這次勸告產生的闡述文，叫做《博伽梵往世書》（Bhagavatha Purana）。而巴巴再次將它以更甜美、更精簡的形式——《博伽瓦譚之川（Bhagavatha Vahini）》——給了我們。

死刑宣判

巴巴的《博伽瓦譚之川》，透澈清涼的水，從書中直接流入心中。書中花了相當的篇幅來講克里希那神蹟遊戲的精彩故事，以及那些得到祂恩典的人的奉獻行為，再加上約 40 頁左右篇幅討論比亞撒所繪製出來的廣大區域的地圖，那是比亞撒迫於學術標準而不得不如此。因此，《博伽瓦譚之川》不僅僅只是一本書，它是滋補品，是止痛藥膏，是一次朝聖之旅，是哈利路亞（讚美主），是響亮清澈的號召，是燈塔。巴巴設計它來鬆開我們的枷鎖，讓我們不再為那些小事束縛，並馴服我們狂野的心。帕立希特

(Parikshith) 國王受人詛咒七日後必死，比亞撒之子蘇卡 (Suka)，為其唸誦博伽瓦譚，以期對國王有所助益。這場唸誦佔去了那七天，因為國王讓自己心中充滿了這段上主殊勝的故事，所以他死時，口中是神的名號，眼前是神的形像。我們每個人都被判了這種死刑，只是不知道死亡何時會臨頭。《博伽瓦譚之川》能拯救那些想免於死亡恐懼的人，為他們做好準備，愉快而滿懷希望的往生。

記得過去

巴巴筆下流出最新的一本「川」，是一部深入淺出的主羅摩 (Rama) 的故事：《羅摩演義》 (Ramakatha Rasavahini：羅摩甜美的殊勝故事)。巴巴宣佈，祂就是羅摩，再次來到人間，透過祂的一群追隨者，執行祂的任務。受到祂愛的召喚，我們如今同樣也有幸分擔祂的工作，仿照祂的形象重新塑造人類。

巴巴細說祂身為羅摩的那一世所發生的事，加入了一些人物之間的對話和插曲，這些情節是原作者伐爾米基 (Valmiki) 或任何後代作者都未曾想過的。祂提到許多附加的事件和會戰，填補了原著《羅摩衍那 (Ramayana) 》的空白，這些闕文長久以來一直困擾那些嘆賞《羅摩衍那》的人。羅摩到底該被視為一位歷史上的王子還是神的化身？巴巴在這本書中平息了這個爭議。《羅摩演義》是這部史詩裡面的瓊漿。

祂寫的信

道成肉身的筆，也寫信給飽受疑問所苦或是被災難擊倒的人，這些信將祂的愛和慈悲帶入他們心中，治癒了那兒腐爛化膿的傷口。這些信一向都能助長道心，助長愛心。

祂扮演老師的角色，沒有一種場合對這角色來說是太例行公事、太陳腐平凡、或太浩大。祂在一對夫婦結婚時寫信給他們：「你們不僅僅是男孩子和女孩子聚在一起，你們是『希瓦-夏克堤』[註一]，中間隔著一個短橫槓，跟我一樣真實，同一個身體的右半邊和左半邊。願你們永遠在歡喜和滿足的蔭涼處；願你們合為一體，浮在狂喜的愛之浪上；願你們坐在鋪滿花朵的信心鞦韆上，由勇氣和自信的繩子吊著，快樂地來回搖擺；願你們今天坐上的這艘船，滿載快樂的同伴情誼和歡宴作樂，滿載身心健康，平安抵達主的蓮足跟前。向前划，你們兩個一起，用『交託自己 (給神) 』和『服務』為雙槳，航行在神恩的微風中。」

一位信徒過六十歲生日，在一封給他的信中，巴巴寫道：「醒醒！沙迪亞．賽——祂是你的慈母，寓居在你心中——在給你一堆極樂，祂在降福給你，祝你長壽、健康、內心平靜、對神虔誠、不執著世間無常的東西、並成功的找到你的實相。願你、你的孩子和孫子快樂而興旺；願你四處散播喜悅；願你成功的勝任見證者的角色，滿足於沉思神各式各樣的神蹟遊戲；願你永遠和善良虔誠的人為伍；願你的時間都花在總結神的功德榮耀。來，伸出你的手掌心，接受我給予的這份甘露，愛的甘露，沒有比它更甜美、更讓人充滿生氣與活力的瓊漿了。」

[註一] 梵文為 Shiva-Shakti。西瓦 (Shiva) 是男神，象徵陽性、超越和永恆的原理；夏克堤 (Shakti) 是女神，象徵陰性、動、力量、能量、變易的原理。Shiva-shakti 象徵陰陽一體兩面共同運作。

賽會救你

祂寫給一位快要安息主懷的九十歲信徒：「那羅薩嫫 (Narasamma)，接受我的降福。賽 (巴巴) 在你心中，祂不會離開。每次呼吸，說一聲『賽』，時時刻刻都唸那個名號，全神貫注去觀想賽就站在你身旁。賽會救你，你會沒入賽，與祂合一，在賽之內，直到永遠。」不用說，這位受到祝福的老婦人臉上泛出溫和的平靜。斷氣前幾秒鐘，只見她口中好像在嚼什麼東西，那是賽 (巴巴) 以不可思議的方式丟進她口中的聖灰 (Vibhuti)；祂答應過，會給她達瞻和 prasad (供過神，神祝福過的食物)。

祂的信讓脈搏加速，溫暖了心房，減輕了痛苦。一位信徒寫信給祂，說他不克前往百善地．尼樂園，參加達色喇節慶祝活動，因為他母親病得很重。幾個月前，政府發文公佈，聘任他為某城市的地方法官，離百善地．尼樂園只有幾百哩路；但他曾經向巴巴祈禱，希望調遷得更近些。沒想到，結果他被轉調到一千哩以外的地方，在孟加拉灣，靠近奧里薩邦邊境！巴巴寫信給他說：「來信收到，我接受你的頂禮。我曉得你信中提到的痛苦。與你真正敬愛的人兩地相隔，那種痛苦，是最好的靈修。要活潑敏捷的那樣靈修。繼續那種思念，愈來愈熱情，那是確保賽在你心中的最佳方法。我知道，只有當你在賽內時，才會快樂；並永遠記住，你的快樂，是我的每日食物。親愛的孩子！你不克於即將來到的達色喇節期間服務賽，為什麼要為此難過？你母親的病讓你無法來我跟前，你感到很抱歉。難道對母親的服務，不是對我的服務嗎？母親又叫 Aay-i, Thaay-i, 和 Maay-i 的，她與 Saayi (Sa-i, 賽) 沒有不同。去服務她，透過那種服務來膜拜她。為何要猶豫或懷疑或悲傷？賽時時刻刻在護佑你，與你同在，如眼瞼保護眼睛那般靠近

與警戒。祂就在你所在之處，接受你每日的祭拜，收受你的供品，給你恩典的極樂。祂不會忘記你或放棄你，祂永遠不會搬出你的心房。轉達我的祝福給你母親，代我告訴她，要她將心固定在化為羅摩（Rama）形象的阿特曼，摒除所有有其他念頭；那是最強的支撐，最可靠的避難所；那是無法動搖的無形基礎，其他的都不過是短命的上層建築、海市蜃樓、空中樓閣。告訴她口中要時時唸著神的名號，並冥想神就坐在她心中的鞦韆上搖盪。告訴她去觀想神嬉戲在她意識裡極樂的波浪上。那就是我每天在教的真正的修行。

轉達我的訊息給你的 Griha lakshmi（太太）[註一]。你很快就可以來我這兒，得到你渴望的極樂。」

[註一] Griha：房子、住宅；Lakshmi：吉祥天女。此處比喻太座為家中的守護女神，主興旺、幸福。

賽—你心房的寓居者

祂寫信給一位老太太，她先生死於意外事件：「婚姻將兩人綁在一起，成為丈夫和妻子。但是幾分鐘之前兩人之間是何關係呢？要是婚姻沒有發生，一方不會去擔心另一方。在受孕之前，兒子或兄弟在何處？人生是『過去事』和『將會是』之間的一段時間，在這段時間裡，人不應該對那些無法避免或是無法改正、弄好的事感到悲傷，而應該尋覓神，皈依祂。妳丈夫在他所瞥見的真理之光中，過了很好的一生，他沒對人做過不對的事；他愛那些受苦難和不識字的人，並且為他們服務；他救濟了許多家庭脫離赤貧和不名譽；他幫助許多年輕人唸大學；許多生病的人都得到他及時的捐贈而獲救；他永遠保持愉快，並且無論到哪裡，都散播愉快；而最後，是神的意思，要他捨棄那具給他帶來限制的肉體。現在來計算要是那天他不去馬德拉斯會怎樣，有什麼用？

妳現在的職責，是讓他的豐功偉業持續下去，追隨他所遵循的理想。妳丈夫現在在這裡，在我面前，而且會永遠在這裡，一如他生前就有的願望。師尊不會讓他與祂分開，他現在已經沒有任何束縛和界限了。

妳真幸運，命運將妳拉向他，讓妳和那樣的好人作那麼多年恩愛伴侶。他念頭純潔，心中沒有嫉妒、憎恨、貪婪等污點，所以他的地方，和我在一起，永遠。我寫這封信，來沛降給妳愛的夏日涼雨，這雨會撲滅妳心中悲傷的烈燄。妳丈夫他靠著他的靈性渴望，

達到了頂點，現在在百善地．尼樂園，在賽的面前。」博伽梵歌形容上主是眾生的朋友，這些信顯示，祂比任何父親更能使人恢復信心，比任何母親更慈愛，比任何親屬顧慮得更週到，比任何人類權威更公正。對那些奉獻自己生命給神——祂就被供奉在我們內部——的人，巴巴賜予的祝福，一成不變的，是永生在祂內。

祂寫給筆者的信

恕筆者冒昧，容許讀者看看巴巴廿二年前寫給我的信其中一封，它提供了例證，顯示巴巴無所不在、全知、並且有無限的愛，這些屬性祂決意要以那具道成肉身來示範和證明，以便將世人拉進那改造的熔爐裡。那時筆者剛朝聖歸來，返回邦加羅。旅程漫長又辛苦，是去恆河沿岸的寺廟朝聖，去了菩提伽耶（佛陀成道處）、達克希涅斯瓦寺[註一]、卡馬日浦庫[註二]、和普里[註三]。巴巴要我務必帶我母親和太太一起前去，出發當天，祂降福給我們，並保證會一路伴隨我們，祂說：「三張火車票，會有四個人旅行。」我們知道，在妄見的大洪水中，每一艘乘風破浪奮勇前進的諾亞方舟，上面都有巴巴偷偷搭乘；祂是所有朝聖者一路上的伴侶。

完成祂給我的功課後，我寫信去科代卡納爾（Kodaikanal）山城（當時祂在科代卡納爾），表達我們的感激，告訴祂我們三人在里詩凱詩（Rishikesh）、瓦拉那西（Varanasi）和伽耶[註四]都見到祂清楚而真實的顯靈。在我收到的回覆裡，巴巴寫道：「你的信即時抵達科代卡納爾我這裡，但是因為我們當天去馬德拉斯，所以不克回信給你，我於25日深夜抵達馬德拉斯（這封回信的日期是26日），我很高興你和你的 mathru devi（母親大人、母親女神）造訪各個聖地後，快快樂樂的回來。師尊一直與你同在，耽擱、失望、危險怎可能擋你的路？我的名號與我的「相」（形象）沒有分別，名號一旦被唸出或被聽到，就能令人憶起那名號所指的形像。當人看到那形像時，名號也在那一瞬間浮現心中。所以，既然那個名號永遠舞在你的舌頭上，那個形像也不得不在你眼前、在你身旁。何須在信中提這件事，說這是我的禮物？不論何時何地，有人信心十足的想起，或是虔誠的唱誦我的名號，我就得顯現我的形像。

你也許會說，那些顯靈是師尊的恩典。不，我總是說：『先靈修，隨後才有 sankalpa（意志、願力、旨意）。』那是正確順序。只有在評估了信徒的渴望有多深之後，我的意志才會賜予人極樂。靈修是基本先決條件。你是教授，所以很容易就能了解這一點，你一定批閱過學生寫的答案，你仔細審查他們寫的東西後，才給他們打分數，不是嗎？

我也一樣，量量秤秤看你修行有多真心、多堅定，然後決定如何形成我的意志。當然，很多人不知道，他們的苦難，可以靠修行來取消。

這次在科代卡納爾，有數千人參加晚間頌讚，他們是生平第一次得到達瞻。是因為他們有得到達瞻的『權利』，而使我來到這個避暑山城，因為，你知道，我原本沒有計劃要來的，一切都發生得那麼突然。

幾天前的一個晚上，你女兒為了她先生的身體健康而心煩意亂，他的病情惡化。她寫信給我，說明他的狀況，當時我在科代卡納爾。隔日早上她將信寄到布達巴底的地址，我還沒有收到信，但是信的內容，她在寫的時候我就知道了。有師尊豐富的恩典可得，為什麼要害怕？」

[註一]Dakshineswar：為加爾各答地區最大的印度教寺廟，供奉卡利女神（Kali）為主神。19世紀知名聖者羅摩克里希那（Paramahansa Ramakrishna）曾任該寺住持多年。

[註二]karnapukur：位於西孟加拉邦，為知名聖者羅摩克里希那出生地。

[註三]Puri：位於印度東部奧里薩邦，鄰孟加拉灣，為印度聖地之一。

[註四]Gaya：伽耶市。菩提伽耶位於伽耶市南方約五公里處。

親愛的孩子！

現在筆者想引述一封巴巴寫給一位信徒的信。這位信徒因為淒慘的經濟狀況，而想逃亡去馬來西亞，結果在馬德拉斯港口遇到扒手，輪船船票和旅行證件全被偷，他打算自殺，一死百了。這封信是巴巴廿三歲時寫的：「帕它比（Pattabhi），親愛的信徒，師尊在寫信給你；瞧，祂在降福給你。親愛的孩子，怎麼那麼瘋狂？怎麼會留那麼一封信在家裡！輕率是愚蠢的，要冷靜地想想你的事情。慎思熟慮總是能讓人看到真實和有益的一面。想想全世界數百萬情況比你淒慘得多的人。永遠記住，你有我在護佑你、引導你，那些人之中有幾個這麼幸運？想想看。你是唯一深為窮困潦倒和負債所苦的人嗎？你所考慮的手段無法讓你歇息或給你平靜，它是不對的，逃避責任不是男子漢大丈夫。聽我說！回去你原來的地方，勇敢面對世界，因為勇氣會讓你得到自由，它會征服一切障礙。放棄你愚蠢的逃亡計劃吧。」結果帕它比回來了，恢復自信，闖出一片天。

雖然對這些個別信徒巴巴那麼仁慈，但是那些祂要求應當作為楷模的人，若有不符紀律或不當的行為，祂卻不寬容。祂寫信給沙迪亞賽服務組織在某一州的總理事：「我

寫賽服務組織的事沒什麼用。我一直在說，下一個世界，應該靠戰勝這個世界的誘惑和幻象，來得到；可是沙迪亞賽組織成員已經沒有在想來生和另一個世界，他們表現得好像此生是唯一的一生，這個世界是唯一的世界，對他們來說，這似乎是唯一的判斷標準，唯一的目標。對這些人，自性之光只不過像夜間的螢火蟲那般微弱。跟月亮相比，雖然天上的星星一閃一閃，像個微弱的小光點，但其實它們比月亮亮多了，每一顆星星都等於一百個太陽聚集在一起。可是無知的觀察者，以其有限的視力來看，星星只是一個小火花，月亮則是巨大的光源。這種人認為未來，因為『距離』的緣故，無足輕重，而現在，因為『近在眼前』，故很重要。他們不注意那些星星，卻繼續為月亮所懾服。今日的文明關心 atom (原子)，卻忽略了 atman (阿特曼)。」

大聲讀這封信

當巴巴外出一段時間，不在百善地．尼樂園時，祂常常寫信回來，是要大聲唸給道場內的居民聽的，通常這些信都是耳提面命，提醒他們要遵守祂為他們立下的道場規矩。

「祝福所有主寺裡的人！」祂寫道，「告訴他們所有人，要履行自己被分派的職責。每日的拜神、禪坐、頌讚、沿街唱誦 (Sankirtan)、和讀書，要準時進行，並且要虔誠而有信心。待人要懷著愛和尊敬心。要是沒有控制嫉妒心、驕傲、瞋念、對人的惡意，修行有什麼用？不論你在道場內住了多久，這些惡，都會毀掉你所有功德。就像下雨的證明，是地上濕濕的，修行的證明，也一樣，在於感官被馴伏。停止所有不相關的閒談和活動。培養自省和自我了解，並靠紀律來發展內在之眼。這次機會，是你累世善行的果報，要盡量利用。當然，師尊的恩典和愛永遠與你同在，但是要得到更多更多，就得天天都修行，愈來愈熱中。布達巴底和百善地．尼樂園的居民必須為全人類鋪路，所以，他們要過虔誠、謙虛而有紀律的生活。」

親愛的大學男孩們

接著來看幾封世尊寫的信，是要唸給沙迪亞．賽大學的學生聽的。因為這些學生有機會親近巴巴，有較多的機會聆聽祂私下的教誨，闡釋這個虛幻的宇宙萬象底下的一體性，所以這些信扼要顯示出巴巴關於個體和全體、關於阿特曼 (小我) 和宇宙大我 (Param-atman) 的教誨。

1974 年聖主克里希那誕辰那天，祂送這封信給布林達梵校區的大學生，（這些信是巴巴親筆用英文寫的。對某些人，這可能是新聞，但祂的信徒不會驚訝）[註一]。「來！所有人，」祂寫道，「來在我身上看到你們自己，因為，在你們所有人身上，我都看到我自己。你們是我的生命、我的呼吸、我的靈魂。你們統統都是我的形體。當我愛你們時，我是在愛我自己；當你們愛你們自己時，你們是在愛我。我從我自己，分出我自己，好讓我能愛我自己。親愛的，你們就是我的『自己』。」這段話只是更進一步呼應了巴巴所作過的宣示：祂用一個音，將自己幻化為宇宙，幻化為萬象(Ekoham Bahusyaam) [註二]。

讓筆者再引述另一封信，信中巴巴表示，祂是眾生內在的驅動者：「我的大學男孩們，」祂寫道：「鳥歸你，翼歸我；腳歸你，路歸我；眼歸你，形象歸我；事歸你，夢歸我；人間歸你，天上歸我——我們這般綁在一起，我們這般自由，我們這樣開始，這樣結束，我在你內，你在我內。」[註三]表面上看起來，這段話像是詩情奔放之雋語，但是其底下藏有真理的寶藏：「我在我父內，我父在我內」[約翰 14:11]。基本上，人只不過是整體的一小部份、一個碎片，只是一個在尋找事實的虛構之事；唯有上帝是在「零」的左邊那個整數，讓「零」變得有價值。

美國加州威爾遜山天文台 (Mount Wilson observatory) 的天文物理學家史特龍柏格(Gustaf Stromberg)寫道：「一個生命體的發育，在許多方面，都像建造一部機器，它是被設計來在日後執行某一特定功能。首先，要擬定一個計劃，而這個計劃，只有一個具有智慧的存在，才有可能擬得出來，他不但注意他自己過去的經驗，還考慮建造這部機器的目的。大自然，很顯然具有遠見和智慧，並能從事井然有序的活動。一個非人格、機械化的大自然不可能有這種特徵，於是，我們有了人格化的上帝這種想法。」前述巴巴的信，就令人想起這樣一位上帝。

[註一]原文以簡鍊而優美的詞句，表達了印度思想的頂峰——吠壇多哲學的合一思想，特此附錄，以饗讀者：”Come, one and all, and see in Me, yourself, for I see Myself in you all. You are My life, My breath, My soul. You are My forms, all. When I love you, I love Myself; when you love yourselves, you love Me. I have separated Myself from Myself, so that I may love Myself. My beloved ones, you are My Own Self.”

[註二]“Ekoham Bahusyaam”出自《歌者奧義書》，意為「我是『一』，讓我化為『多』」。這句話常為吠壇多學派引用，來闡釋「太一(宇宙大我)」與「一切萬有」之間的關係，它和佛教裡那句「一即一切，一切即一。」是相互呼應的。

[註三]原文如下：“the bird with you, the wings with Me; the foot with you, the form with Me; the thing with you, the dream with Me; the world with you the heaven with Me —so are we bound, so are we free, so we begin and so we end, I in you and you in Me.”

Self 和 self

再來看看一封揭露吾人本來面目的信，是於聖主克里希那誕辰時寫給學生的：

各位親愛的大學男孩

今日的世界，充斥著自私自利、不愛人、也沒有被人愛的人，「愛自己」(self love：自愛，利己) 這個品牌的無神論，氾濫到幾乎成了普世宗教。

這個 Self(真正的「自己」、真我) [註一] 是什麼？是「真我」在說：「不是我」，因為，如果它說「我」，那它就是那個不真實的自我 (It is the Self that says ‘not I’, for if it says ‘I’, then it is the unreal self)。真正的自己，是「無我」的，也不會想到自己或為自己著想 (The real Self is selfless, and has no thought either of or for itself.)。是「真我」如今忘了自己，因為，基於某種原因，它只能從別人身上見到自己 (It is the Self that has now forgotten itself, because somehow, it can visualize itself only in others.)。是「真我」在無私無我的愛，因為，純潔的愛，不過就是無私無我的感情。是「真我」在以無私無我的感情追求真理。是「真我」在以無私無我的決心追求真理，因為，真理是無私無我的智慧。「真我」才是寂靜的，因為，在寂靜中，世俗活動統統止息了。是「真我」在無言的冥想，因為，無言的冥想乃是透過與神合一而征服了心念。「真我」不論斷，而是評價。它不比較、不仔細檢察、甚至不看它自己。是「真我」完全吸收了它自己，但是，以一種奇怪而神秘方式，它更是它自己了，比以前更完全、更真實。此乃真正的自己。

上帝是愛，而愛是無私無我。無私無我，是廢除所有自我的心態和分離感 (separateness) [註二]，是不把自己與『自我』這個膺品劃上虛假的等號，並廢除

這個『自我』的孤立主義。『自我』是分離感，而分離感是否定整體性、否定神聖性、否定上帝。

否定上帝，即是所謂的無神論。現在可以明瞭，無神論不是否定這個宗教或那個宗教，或否定對上帝的這種或那種觀念；它是否定了愛的人生——而愛是上帝的本性，並主張以自我為中心的人生。簡言之，真正的無神論，是否定愛，主張自私。『自我犧牲』，這個走向神的過程，在本質上，就是愛，因為神是愛，只有愛能達至祂。最神性的行為，是愛的行為；而最無神性的行為，則是恨的行為。

可是，恨，是分離感，只有當自私存在時，它才會生起。因此，最無神性、最沒有愛、最無神論的行為，是自私的行為。

愛必須完全無私，才算朝向神走，才算有神性。它的判斷標準，必須是『我所愛的人優先』，它的技巧，必須是『你的快樂先於我的快樂。』快樂之道，是忘卻自己和記著神——賽·克里希那。

祝福和愛，
師利·沙迪亞·賽

[註一]譯者按：巴巴在這封英文信中，同時用到 Self、self、selfish (自私)、selfless (無私、無我)、I (我)、itself 等字眼，這些字都有'self'這個字根，'self'字典上的解釋為「自己、自我」。在用英文討論或表達印度思想時，Self (大寫 S) 是指 Atma (阿特曼)，意為：真正的「自己」、「大我」，亦即佛教的「真我」、「本來面目」、「佛性」(此時 Self 不宜翻譯為「自我」或「我」)。而 self (小寫 s) 則指「小我」、「自我」、「我執」——那個虛妄不實的「我」。這些字眼，若不仔細區分，不仔細翻譯，極易產生誤解。在本文中將 Self 譯為「真正的自己」或「真我」，將 self 譯為「自我」。這樣翻譯，用意是在強調，吾人平常意識狀態下那個'self'或'I'，其實是虛妄不實的假我，是我執，是小我；而非真正的自己——真我、大我。這其實也是佛陀「無我」之說的真正意思。

[註二]此處意指和「眾生一體」、「萬物一體」、「無爾無我」、「不分你我」這種意識背道而馳的分別心。

祂的兩隻眼睛

有一段不可思議的插曲，發生在一對居住美國的印度夫婦身上。先生塔塔加里博士 (Dr. Y.S. Thathachari)是生物物理學家，致力於工作，在麻省理工學院工作了若干年，之後又在史丹佛大學和加州大學工作。早在 1960 年，他就為病痛所苦，醫生懷疑是風濕性關節炎，可是專家們在史丹佛為他作了幾十次檢查——照 X 光、放射性汞同位素腦部掃描、一次手術切除、化學檢驗、頭皮組織切片檢查 (他頭上長了好幾個腫塊)，結果發現「在頭殼、頸部、肋骨、臀部都有轉移性的極惡性腫瘤，腫瘤同時具有 Ewing's Sarcoma(一種骨癌)和網狀細胞肉瘤的特徵。」那簡直是包在醫學符籙裡的死刑宣判！塔塔加里寫了一封信給筆者，就這個判決說道：「這位外科醫師，在給了我一次又一次的重擊之後，對我說：『先生，奇蹟有時候是會發生，我們希望這樣的奇蹟會發生在您身上。』」那是 1962 年。這對夫婦返回馬德拉斯故居，與親屬在一起，同時嘗試各種能減輕病痛的治療法。

1964 年 1 月，馬德拉斯的醫生發現骨盆的骨頭廣泛壞死，不久他們又宣佈癌症已經侵襲肝臟。讓塔塔加里繼續講完接下來發生的事：「1965 年時，一位朋友偶然提到世尊師利·沙迪亞·賽巴巴，我便想去求祂降福。巴巴降福給我和我太太，指示我們回去史丹佛；如果我們想的話，可以繼續服用 Endoxan (癌德星錠、癌德星注射劑)。1970 年我再次去見祂時，祂要我停用所有藥物和營養補充品，祂保證會治好病，驅散了我心中揮之不去癌症復發的夢魘。」塔塔加里現在繼續在美國從事教書和研究工作，熱忱不減，都因為這個奇蹟之故。有人問巴巴，這個令人至為驚奇、打破所有醫學預測的神蹟，他是如何讓其發生的，巴巴回答：「我只不過授與他信心和意志力，來治好他自己。是我豐富的愛，得到這位信徒以強烈信心回報，最後產生了希冀的結果。」

大約三年前巴巴寫信給他們：「我親愛的二位！我知道雖然你們身在遙遠之處，但你們的心思卻與賽在一起，那種意識和執著迷戀，就足以使我離你們很近。心思沒有牆或邊界，它們可以跨過大海而抵達我。沒有一個人沒有我，我與每個人同在，也在每個人內部[註一]。

若只有身體接近我，而心思卻在遠方，那就像青蛙，只知在蓮花四周跳來跳去。而蜜蜂卻知道蓮花要給予美味甘露，總是趕著飛過去，渴望一嘗其甜美滋味。班格儒 (Bangaroo：意為「金」，用來稱呼可愛且行為良好的孩子)！你們得到師尊大量的恩典。賽的名號在哪兒，那兒就有賽的形像。

帶著好心情和健康的身體，讓自己忙於他們交付給你的職責，賽與你常相左右，祂是你人生這輛車的御者。人生之船，不論載了多重的快樂和悲傷的貨物，只要是由神聖的心理能量所推動，都一定可以抵達明心見性的港口。唸誦神的名號，是活塞的「搭、搭、搭」聲；方向盤是愛；錨是信心。抱著信心，繼續這趟旅程，賽永遠在保護你免於傷害和痛苦。你們兩位就像祂的兩隻眼睛。師尊不斷地在沛降祂的慈悲於你們身上，祂從內部勸告你和糾正你。在你自己這部份，你要沉浸在他們交付給你的職責；記住，那是師尊的工作。當你在盡你的職責時，要說服自己，那工作是我的工作，健康和快樂自會加諸於你。」

一位名叫勞爾 (R. Lal) 信徒從孟買拍電報來，說他心臟病嚴重發作，巴巴回覆：「那和你的心臟一點關係都沒有，不要小題大作，希瓦—夏克緹 (Shiva-Shakti) 在你心臟裡。那股希瓦—夏克緹不會容許任何疾病或傷害影響它，快樂一點。這一天，賽媽媽在賜予你她的愛的恩惠，那會給你你所求的健康、快樂、平靜、勇氣、和滿足。」

以下是祂如何安慰一位喪夫的太太：「母親，妳丈夫與聖神合一的消息來得太突然。他死於意外事件，讓妳震驚不已，並且覺得自己可憐、寂寞、被遺棄，這是很自然的事。母國印度的女兒們的確視丈夫為自己的一切，並且永遠關心他們的健康、榮譽、和心情的平靜。然而，吾人不要忘記，身體是由各式各樣的元素組合而成，不論一個人如何去保護它，如何宣稱它歸自己所有，它終歸是要分解成那些元素。它是一具脆弱的玩意兒，很容易就掛了。滑一跤、被絆倒、被撞了、一個噴嚏、一點點不小心、或是一時魯莽，都足以損傷或摧毀它。縱使一個人靠避免所有這些情況來延長生命，也免不了一死。連來到人間的道成肉身們，都決定在將來某一天死去。有生，死就跟著來。死是生的結果，無法避免，無法逃避，為死悲傷，非智慧之象徵。」

大約十年前，祂寫信給古吉拉特邦的一位信徒：「歷代以來，兩個根本訊息如鈴聲般響遍印度文化：『敬母如神。敬父如神。』這是神聖的命令，若子女規避父母，不服從父母，而傷了父母的心，那我肯定，他們很快也會規避我、不服從我。若你的兒子當你根本不存在，則他如何能宣稱他尊敬我？那種宣稱明顯地是假的。」

主不要求外在的偉大莊嚴，祂只看有沒有內在的純潔。糟糕的人生，就如同一具無生命的身體。身體，梵文稱為 deha，意為『要交付火葬的東西』。一個不力求內在純

潔的人，他的身體就只能為了那最終的下場而活，來證明「deha」名符其實，它沒有用在其他任何目的，也不能受到主的恩典祝福。

教育的價值，要用它所培植的美德來衡量，因為唯有美德，才能保證心靈平靜和快樂。沒有美德，人活著，跟死去沒有兩樣，甚至更糟。教育必須賦予人銳利的明辨能力，可是對你的兒子，教育只是醜陋粗俗的知識和技能。

(真理、義、平靜和愛是基本美德)。真理是我所教的東西；義是我的生活方式；平靜是我人格的標誌；愛，則是我的天性。」

[註一]原文為”There is no one without Me; I am with and within every one.”。賽巴巴一再告訴我們，布達巴底那個穿著道袍的身體，只是一具色身、只是應化身而已；祂不是色身，祂是法身，是無所不在的宇宙大我——阿特曼，這是吠壇多境界的具體顯現。因此，當巴巴自稱「我」時，那個「我」，是指法身大我、宇宙大我，而不是指色身小我。在《博伽梵歌》中，主克里希那和阿周那對話時，稱自己為「我」或「吾」，也都是指那個法身大我。賽巴巴宣稱，祂是主克里希那的化身，祂說話的口吻，和《博伽梵歌》裡的克里希那，一模一樣。

意志與辦法

以下兩則訊息是寫給住在學生宿舍的大學男孩們的：

一、「只要有意志（決心），就有辦法」[註一]絕對是真的。起先，那意志是你自己的，它必須經過上帝的同意來強化；可是，直到你將它轉化成上帝全能的意志，你好像在玩某一個遊戲，而不想放棄。你若想的話，隨時可以改變遊戲。你不是軟弱無助，所有力量都在你內部。若你一心專注地決意要見到神，當下你就可以見到，可是你是不想這樣做。

賽不是在嘲弄人，祂完全誠摯，祂是在把從深刻經驗中收集到的真理，表達出來。『信任並臣服於那至上意志——不論任何情況。』意謂『一睹真理』或『了悟了萬物的永恆原理（悟道）』。『若那是上帝的意志（若天意如此）』的意思是『若你自己全能的意志決意如此。』因此，真正的解決辦法，是喚醒你靈魂天生的力量和光輝。各位男

孩，去做！你就是不朽的真理，就是偉大永恆不變的實相。願勝利永遠屬於你。祝福你們，巴巴。」

二、「各位男孩，只有透過對內在上帝的覺察，才能給世界帶來真正和平。全世界偉大的領袖們無疑地花了不少功夫，來在物質層面上製造和平和諧，可是賽沒有看到任何他們成功的跡象。

我們剩下的唯一辦法，就是將自己的心念轉向內在，找到那真實而永久的基礎，那至高源頭，唯有從那兒，吾人才能為世界帶來真正的和平與和諧。那個基礎就是上帝，祂其實寓居在每一個人心中，祂是普遍存在於眾生內部的那個聖靈。

你們每一位都是神性的化身，你是『有一覺知—極樂 (Sath-chith-ananda) 』，但你已經忘了這個事實。現在就去了悟它。去冥想那實相，直到你的心念溶解、消散，然後悟到自己就是那實相，並像賽一樣，享受那種永恆極樂。祝福你們，巴巴。」

[註一] 原文為”Where there is a will, there is a way.”此句常常翻譯為「有志者事竟成」。翻譯成「只要有意志（決心），就有辦法」，是要與全文中的「意志（will）」一詞搭配。

他透過通信來教

威若跋卓·薩瑪 (Veerabhadra Sarma) 是一位知名的吠陀學僧，他能用清楚、簡單而誠摯的泰盧古語演說術，來講解神聖的吠陀經典，讓廣大聽眾聽得入迷，連續數小時。他還是一個頗受歡迎的布拉卡答 (Burrakatha [註一]) 裡面的主唱，並且用古典的文體編了一首梵文的〈賽 (巴巴) 梵歌〉和一部《祭祀儀軌》。他曾獲選為巴巴率領的跋椎那塔 (Badrinath) 朝聖團成員之一，那是一位位於喜馬拉雅山的聖廟，世尊決定去祝福和加持它。

儘管有這些獨特的殊榮，但是他在物質方面卻一貧如洗，一天，他埋怨巴巴「棄他不顧，一件件悲慘的事往他頭上堆。」他太太受不了這種褻瀆的話，試著寫信讓巴巴知道這個情況，她有把握，巴巴的祝福，會讓雨過天青。可是薩瑪卻硬得像石頭，「我倆

都不許向巴巴祈禱，祂背叛我們對祂的信任，一點悲憫都沒有，」他堅持。這是 1962 年 1 月 20 日的事，發生在卡金那達 (Kakinada)，離百善地．尼樂園有八百哩。世尊當然感應到他心中的惱怒了，也知道他很倔強，所以祂自己寫了封信給薩瑪，信於 1962 年 1 月 23 日到達薩瑪手上。薩瑪將內容透露給筆者。這封信是一本袖珍型的《博伽梵歌》，信中透露了巴巴的愛，如甘霖般沛降在那些誤入歧途，離他而去的人身上；巴巴讓那些身陷絕境的人知道自己內在力量的寶藏，來灌輸他們勇氣；巴巴還為他們開出課程，讓他們從無明的糾纏中解脫。信是這樣寫的：「威若跋卓 (Veerabhadram)，親愛的孩子！你不是『跋卓』(bhadram：安全、快樂、信心和快樂十足)嗎？你也許會問：『這是哪門子的跋卓？』當然，那樣問是很自然的。

在人生一帆風順、沒有障礙時，便覺得那是因為自己的緣故，而忘了有上帝；而當人生老是遇到障礙時，就悲傷、心灰意冷——這些豈不是人類天生心智脆弱的象徵？你也一樣是人類，親愛的跋卓，所以當步步都遇到逆境時，難怪你會沮喪、絕望。

雖然人的生命基本上是永生不死和無間斷的極樂之流的顯現，但他卻偏離了正軌，不去覺知阿特曼——那極樂之流的泉源，甘做顛倒夢想的心念、智能和我執的奴隸。他在妄見的大海中混濁的浪濤上載浮載沉，在憂慮與平靜、悲傷與快樂、痛苦和享樂兩極端之間，被拋來拋去。他為無常的世界和虛幻的欲望所苦。

為什麼你要對這個虛妄不實的萬象感到惶惑？記住，那樣一來，你是在蔑視和否定自己的本來面目——阿特曼。你腦中裝滿了吠陀經、論典 (Shashtra)、往世書、史書、以及奧義書，可是行為卻像個遲鈍的老粗。你哀嘆自己的命運，為自己的悲慘遭遇而哭泣，好像自己沒有任何資源可以依靠，這種心態與你的學識是不匹配的。你必須從你的所學之中，汲取力量和勇氣，讓神聖、有激勵性的念頭更加綻放。

單單這麼一個困難——缺錢——就讓你軟弱、憂慮而屈服了？你有神的名號相伴，那名號是『神醫』，能治一切疾病和憂慮。為什麼你不讓那名號快樂地在你舌頭上跳舞，卻那麼注意那些你所謂的損失、悲傷、和憂慮？

你腦中儲藏了那麼多門經典的學問，可是你既沒有明瞭其價值，也沒有去體驗它們能帶給你的快樂。這一點，必須是你的主要目標。可是你卻僅僅以獲得這些知識為滿足，好像辯才無礙是你學這些東西的最好目的。結果是，你毫無根據的認為自己遭受種種憂慮和逆境的攻擊。

其實，這些都是客觀現象、過眼雲煙，不過是外在世界的一個特點，阿特曼所能給你的極樂，一點也不會被減少或被妨礙。要對這個真理有信心。班格儒 (bangaroo)，難道你不知道，安住於阿特曼中，無有間斷，所帶來的那種極樂，冥想它，你能得到自由、愉快、平靜？既然知道這一點，那麼，縱然面對彷彿最難克服的問題，你怎麼還會受這個客觀世界的情況和現象所影響或與其糾纏？

對人說教很容易；將那些言教，縱使是其中一小部份，付諸實踐，並體驗到所許諾的幸福快樂，卻極端困難。一直以來，你像鈴響般的對人宣告『師尊什麼都知道；師尊是古今所有(人類用來敬拜)上帝的名號和形象的統一化身。』可是，當困難壓倒你時，你卻忘記在自己人生中證實這些真理。」

我難道不知道？幾天前，你淪落到去求你父親幫忙，而當你要去他那兒時，你太太建議說，『我們該寫信給師尊，告訴祂我們的困難和虧損，』我問你，你為什麼跟她說，『我不允許，妳不可以寫』？我還可以告訴你原因，你心想她可能會告訴我許多其他細節。我難道不知道？只有她寫信給我我才會知道？真是愚蠢的班格儒！

我難道不知道你去拉馬錢德拉普拉姆 (Ramachandrapuram) 給了一系列《博伽梵歌》的演講，結果虧錢而歸？你的博伽梵歌演講並未如預期那樣反應熱烈，因為你的演講充斥著布拉卡答的風格，受其污染。那是你根深蒂固的風格，不是輕易就能克服。

耐心的忍受這個毛病，並努力不懈地除去它。若你希望自己的梵歌演講受歡迎，就需要做些改進。為什麼你不試圖改進，卻哀嘆，憂鬱沮喪，埋怨自己的學問和經驗只不過是無用的負擔？

對我來說呢，我既然照顧所有這些世界，照顧你和你的家庭根本不是負擔。我給你這一連串的麻煩，是為了要給你上幾堂課。讀書不是最重要的，將你所學到的付諸實踐，是非常必要的。我的目的，是要提醒你在學習過程中要注意到這一點。

讓我告訴你，種下幼苗的人，不得不去澆水；要是他沒有意願澆水，他根本就不會去種植它。這是靈魂 (小我) 和大我、個人和全體、人和上帝 (彼此之間關係) 的識別原理。在你的著作裡，你說家家戶戶都可聽到師尊的名號在跳舞，都可見到師尊的法相被崇拜。而這一點點小小的所見，就讓你極樂充滿。但是現在要知道，賽的名號將會讓

全世界充滿狂喜式的快樂，是的，每一吋土地。現在人們在唱：『一切都充滿了賽，這世界滿是巴巴。』這個滿滿，毫無疑問，將會實現。要大膽，處在極樂中，一肩挑起自己的職責和義務。要經過德與義、財富、欲望、解脫 (dharma, artha, kama, moksha)——通向神的四個階段——來明心見性。

若你發心要在這些方面求精進，那麼布達巴底之主會親自提供幫助，提昇你，讓你了脫生死。所以，班格儒，去尋覓，得到你自己的促起動機的原理 (Motivating Principle)，我絕對不會放棄你，我不會忘記你，不，永遠不會。

你一直在詆毀富人，丟掉這個錯誤的習慣。不只是富人，你不該以任何方式玷辱任何人。如果他們自我膨脹，那他們自會吃苦，它怎會影響你呢？記住，賽在眾生內部，所以詆毀別人就是在詆毀賽 (巴巴)。

請轉達我的祝福給你太太和孩子。我寫這封長信，是出於慈悲和愛。要永遠快樂，要熱中於實踐和親身體驗。

你內心的寓居者

「賽」

[註一] burra：坦布拉琴 (tambura)；Katha：故事。Burrakatha 類似昔日中國的說書，通常由一位主唱，兩位伴唱組成，各持坦布拉琴、鼓、鈴鼓等樂器，所吟唱的題材往往取自《往世書》一類的印度傳奇史或神話。

電報中的話

即使透過一封短短的電報，世尊也能傳達一整個世界的意思、海一般的恩典、或是一整本博伽梵歌的智慧。當華特·考文最後終於離開人世時 (十九個月前，巴巴曾讓他死而復活)，巴巴從百善地·尼樂園拍電報給華特的太太艾爾西，宣稱：「華特抵達這裡了，狀況良好！」我們來沉思一下這句話。華特臨死前口中喃喃唸著：「巴巴！巴巴！」他心中充滿多年來對巴巴的感恩和虔誠。而他一死，巴巴很快便宣告華特的靈魂已經來了。在阿立凱 (Alike) 獻身教育工作的那羅延那·巴哈特 (Sri Madiyala Narayana Bhat)，

當他於一場意外車禍中死亡時，巴巴也一樣送了一則訊息給他母親，內容是：「那羅延那已經和我合一了。」

當巴巴在一排排坐著的信徒和訪客之間走動時，祂會為書、畫、照片親筆簽名，通常祂就簽我們稱呼祂的那個名字；有時候，祂會寫「祝福你」或「懷著愛的祝福」。有一次，有人遞上一張祂的照片請祂簽名，照片是暗色的背景，祂向人借了一支筆，書寫出白色的字，筆內黑藍色的墨水聽命轉成白色。就像這樣，祂的訊息的給法、風格、和內容，無不獨特而令人高興。

祂的話執行祂的意志

巴巴的話不但能治癒每種疾病，還能讓最積習難改的人對真理的態度神奇地改變。

來自中央邦莫瑞那縣的採礦工程師米西喇 (Shri M.K. Mishra) 寫道：「我們這個邦的北部幾個縣——比漢、莫瑞那、瓜利歐、希夫蒲里、達提亞(Behind, Morena, Gwalior, Shivpuri, Datia) ——以及拉賈斯坦邦和北方邦的幾個相鄰的縣，自印度獨立以來，就土匪為患。中央邦、北方邦和拉賈斯坦邦的政府竭力掃蕩，都徒勞無功，土匪幾乎控制了這幾個縣。1960 那一年，阿闍黎 (Acharya) 韋諾巴·巴魏 (Vinoba Bhave) [註一] 雲遊此區，來力勸土匪棄邪歸正。他說服了幾個人，讓他們棄械投降。1971 年 10 月，馬德侯·辛格 (Madho Singh) ——當時最著名的一幫土匪的領袖——去找迦耶·普拉卡西·那羅延 (Shri Jaya Prakash Narayan) [註二]，勸他接下阿闍黎韋諾巴·巴魏未完成之工作。迦耶·普拉卡西在全民福祉提昇運動 (Sarvodaya[註三]) 志工的幫忙下，和各個土匪幫派連繫，他的努力終於開花結果，大約有四百位土匪同意投降。」

「一個困擾那些土匪和全民福祉提昇運動領袖的問題是：土匪們該不該公開認罪。一些全民福祉提昇運動領袖勸土匪在正要開審的法庭上爭辯這些犯案，土匪也持同樣看法。」

「1972 年 8 月 23 日，普拉巴瓦蒂夫人 (Shrimati prabhvati) 請瓜利歐縣和平使命團 (Shanti Mission) 的秘書長夏瑪先生 (Shri Hem Dev Sharma) 帶一本北印度語版的《真、善、美》第二集給她，該書是由卡司督里教授所寫的。夏瑪先生的鄰居是巴巴的信徒，所以他得以從她那兒買到這本書。那天，迦耶·普拉卡西對土匪宣讀這本書

第六章提到的卡帕吉里 (Kalpagiri) 這個人的故事。卡帕吉里犯下十惡不赦的謀殺罪，卻假扮成脫離世間的遊方僧而逍遙法外，世尊勸他去警局自首，快樂地接受應有的懲罰。這批冷酷無情的土匪聽了這段故事，內心深受感動，知道真正的救贖，不在於否認自己犯的錯，或是企圖爭取無罪釋放，而在於以懺悔心謙卑地承認自己犯下的罪行。」

[註一]1895~1982，為民權鬥士，和聖雄甘地一起為印度獨立而奮鬥。亦是社會改格家、慈善家、宗教家、學者、作家。

[註二]1902~1979，印度政治家。亦為知名民權鬥士，在印度獨立運動期間，曾被捕下獄，並受嚴刑拷打。1960 年代末期之後，再度活躍於政壇。

[註三] Sarvodaya 意為「全民福祉提昇」，為聖雄甘地提出的政治理想。甘地死後，韋諾巴·巴魏和迦耶·普拉卡西·那羅延等人繼續努力推動這個理念，在各地成立組織，形成所謂的全民福祉提昇運動。

五、 祂的安排

生死

死亡是我們與生俱來的權利，是人人可以要求的禮物，是疲累的人的解脫，是遭受迫害者的避難所，是給剛愎任性的人的一堂課，是享樂主義者的一場震驚，是朝聖者的一個里程碑，是對懦夫的懲罰，是有信心者的天堂。

巴巴的姐夫年紀輕輕就過世了，享年廿五歲。筆者為此掉淚，被巴巴叱責了一頓，祂問道：「要是沒有誕生和死亡，那我要怎麼消度我的時間？」死亡不過是祂的棋局中的一步棋，不過是這場神聖戲劇中的下台一鞠躬。巴巴說，肉體的有限性和靈魂的無限性，必須淡然地接受。祂變出聖灰，抹在我們額頭上，提醒我們人皆有死，死後身體變為一堆灰燼。這能讓我們對世俗之事不起執著，將目光轉向有永恆價值的東西。

巴巴來，是要將死亡放在「存有」這張大藍圖中合理的位置上，不多也不少。他將華特．考文從死後的世界帶回陽間，因為，他說：「他還沒有完成他必須做的事。」巴巴沒有將死亡塗消。「為何活的生命會死去？」我們問，「就是因為他們被生出來的緣故，」祂回答。一切因緣聚合之物，都會分解；任何有開始的東西，都會結束。可是，人能避免輪迴——只要斬斷其根，亦即所累積的業報，包括善業與惡業，那些都是上帝的生死簿中他的帳戶上的負擔。讓你的帳戶歸零，這不是靠棄絕所有身、心、智能方面的活動，而是靠放棄這些活動所產生的果報，來達成。做你有義務去做的正當的事，不要在意行動的結果。上帝給了你身體、心念和智能，上帝也種下了欲望並設計了整個計劃，讓祂恩典的果實屬於祂自己。那樣，你的戶頭裡就就沒有正（善業）也沒有負（惡業），你就不需要再回來讓帳戶平衡。只要你的行動不是完全無私和出自義務，你就得再度穿上那副肉體，以便超越受限制之境，進入不受限制之境。

巴巴告訴美國劇作家舒爾曼：「我知道你的過去如何塑造了你，也看到你在塑造你的未來。我知道你為何會受苦、要受多久的苦、何時會結束。」

巴巴贈送了一串 108 粒珍珠的念珠給茵卓．黛薇，對她說：「戴在病人身上，協助他祈禱早日康復。他會被治好。」「任何病都會治好？」茵卓．黛薇問，「不，」師尊說，「不包含那種償還因果債的業障病。」巴巴給了馬德拉斯的溫卡塔牟尼夫人（Shrimati Venkatamuni）一串念珠。後來，當她年邁的婆婆生命接近終點，親人紛紛

圍繞在她床邊時，她將念珠放在婆婆胸口，祈禱她康復。她的婆婆果真恢復了神智，坐了起來，迎接另一天的來臨，還好奇地問為什麼屋內這麼多人。溫卡塔牟尼夫人自己的兒子從小就經常疾病發作，那次他瀕臨死亡邊緣時，溫卡塔牟尼夫人跑去她房間取念珠，可是她的手指卻抓不住那串念珠，它一再從她手上滑落。當她最後終於能抓住它，拿去給兒子時，已經太晚了。那種病就是一種償還因果債的方式，償還了，他就解脫了。事後巴巴告訴她，她的兒子是來清償他積欠的債，他現在已經到達永恆極樂的淨土，「要是妳真的愛他，」祂說，「那就為他已經擺脫那副令他不得平靜的身體而高興吧。」

父與子

南印度知名歌手師利·桑德拉喇將 (Shri Soundararajan) 從醫生那裡獲悉，他女兒的心臟要開刀，手術只有在美國才有辦法做，他煩憂得怪可憐的。可是巴巴在短短時間內就治好了她，祂變出金剛菩提子 (Rudraksha) 的種子，吩咐她儀式性地用水來洗那些種子，然後將水喝下。師利·桑德拉喇將的兒子一直患有一種惡性黃疸病，當醫生宣佈束手無策後，他要求家人帶他回家，把他放在一張巴巴的肖像前。師利·桑德拉喇將打電話給在百善地·尼樂園的巴巴，電話打通了，可是電話線受到的干擾太大，以致他的祈求無法被傳達給巴巴，也無法聽到世尊巴巴的聲音。他的兒子往生時，口中唸著巴巴的名號。後來巴巴告訴桑德拉喇將，他的兒子是一個偉大的靈魂，償還了剩下一點點的因果債之後，已經了脫生死了。

巴巴在拉賈赫穆恩德爾伊 (Rajahmundry，安得拉邦的一個城鎮) 的足球場對廣大的群眾演講，兩星期後，祂收到一封信，是一位那天聽祂演講的人寫來的，他的兒子當時在他身邊。「我兒子深受那場演講和頌讚感動，他完全沉浸在您之中，他不停地唱頌讚，唸誦您的功德榮耀、殊勝和莊嚴。他往生時，是處在那種高昇的意識狀態下。我很高興能當這樣一個純淨的靈魂的爸爸。我們很高興地舉行喪禮，心知他已經抵達了人類所能抵達的最高目標。」也有巴巴直接應允了對方的祈求，讓其了脫生死的例子。

一位人稱欽秋里王后 (Chincholi Rajamma) 的女士，她八歲大的女兒在一九四〇年代常常陪同母親去布達巴底。她在巴巴面前又跳又跑又笑，一面口中哼著歌，像一線太陽光般地翱翔。一天傍晚，巴巴正打算和一小群信徒去祁爪窪底河床沙灘，她把祂的拖鞋拿了來，放在祂腳前，巴巴拍拍她的頭，說：「妳要什麼？告訴我。」她的回答令在場所有人吃了一驚，令她媽媽震驚：「我要被吸入你之內，與你合一。」巴巴說：「妳是個小孩，妳要結婚，養育一個家庭，讓妳媽媽高興。」可是小女孩堅稱，和沒入祂、

與祂合一比起來，這些事情微不足道。大家都在納悶，她哪裡學來這些東西？。巴巴抹去她的眼淚，說：「妳的父親已經不在了，妳要陪妳的母親。」可是她抗議道：「如果照您說的，我結婚了，那我還是要離開我母親呀。不，我希望您能永遠庇護我。」巴巴沉吟了一會，最後，祂對這個痛苦的幼小心靈的回應是：「很好，很好，」並捏了一下她的臉頰。五天後，在邦加羅，那天是星期四（譯者按：印度的星期四相當於西方的星期天——主日），她平靜地死去，眼睛凝視著一幅巴巴的肖像。才不過三小時前，她才親自為這幅肖像飾上花圈，一面口中不停唱著頌讚。她母親如今很感激上主張開雙臂將她女兒迎接入懷。

師利．喇那久德．辛格（Shri Ranajodh Singh）於一九三〇年代擔任了好幾年邁索爾土邦（Mysore State^[註一]）警察局的檢察長，他女兒患有嚴重的結腸炎，無法進食或喝水。她的父母是巴巴的信徒，她也深信祂是神。那天是星期四，巴巴來訪，給他們一番驚喜。祂慈悲地和病人說話，並且憑空變出一張印度煎餅（dosa）——熱騰騰的又脆又可口，散發出上等清奶油的香氣——給這女孩吃。師利．喇那久德．辛格祈求巴巴下週四再次光臨，巴巴沒有回答就離開了。次週四，女孩在床上坐起，洗了一個澡，並在巴巴肖像前做了禮拜，然後說：「瞧！巴巴在召喚我！」說完就往生了。巴巴老早以前就變了一個銀盤給她，上面刻有一雙腳，祂稱之為毗溼奴的蓮足，她一直都虔敬地將這銀盤保存在枕頭下，她死時，銀盤不見了，從此再也找不到。她的雙親心中充滿至高的感激，因為，就像那幾位美國人所說的，「要是人們知道，死於巴巴內，有多燦爛輝煌，那就好了。」這些美國人在白場照顧一位名叫史蒂夫的年輕人，當時史蒂夫癌症末期，已接近生命終點，在他的最後一天，他停止「再回到過去那段毒品和酒精的日子」，從具有淨化作用的嚴酷考驗中浴火重生，口中唸著明燈般的祈禱文，臉上帶著喜悅的神情——當巴巴回應了他的祈禱後。

住火奴魯魯的克雷馬博士（Dr. Kraemer）也以同樣的感激語調寫道：「這是要通知你米琪過世的消息，悲哀但充滿榮耀。她一定是直接到了巴巴手中，她看起來好平靜、好有笑意、一點憂懼或憂慮都沒有；她能想著巴巴的聖名，直到最後一刻。」

[註一]為英國殖民地時期的印度三大土邦（土著王公領地）之一，1947年印度獨立後改制為邦。現為卡納塔克邦之一部份。

在祂的手掌中，他們看到．．．

有一個人，在二次大戰期間擔任艦長，但因為普通的疾病而死於一家民間醫院，結果他的遺孀沒有得到多少撫卹金，只好靠教音樂來維持基本家計，撫養兩個女兒和一個兒子。兒子以一流的成績通過了馬德拉斯大學 B.Sc.（科學學士學位）考試，當時他還只是個少年。軍方給了他一個在邦加羅駐紮區的行政單位的工作，他媽媽高興得不得了，吩咐他去廟裡（位於安得拉邦境內的提魯馬來山）拜他們家族世代祭拜的神祇，溫卡塔恰拉巴帝（Venkatachalapathi），好在神的祝福下去工作崗位報到。

沒想到，結果發生的是，男孩淹死在廟中的聖池裡。因為死者身份不明，屍體由警方看管兩天，心焦如焚的母親在報上赫然看到兒子屍體的照片。可是，巴巴卻出現在她夢裡，指示她去布達巴底。在布達巴底，一位神秘的陌生人帶她到巴巴面前。巴巴召見她和她的孩子作一次寶貴的面談。「不要哭，」祂說：「因為你的兒子生活有紀律，又非常虔誠，他現在已經與神合一了。既然他已經找到了『極樂』的蓮花足，妳就不應該沉浸在悲傷中。」可是這些話安慰不了她。

於是巴巴說：「我知道妳的心都碎了，因為他的遺體妳連最後一眼都沒有看到。瞧，它在這裡。」說著，巴巴在她面前打開手掌，她可以在手掌上面清楚看到整個死亡朝聖事件的經過：她兒子滑倒在池階上，幾個人跳進池中去救，但已經來不及了，連進行急救也沒能讓他復甦。一束像蓮花般的火燄從他的屍體升起，朝向最裡面放置溫卡塔恰拉巴帝神像的神龕前進，在一片強烈的光輝中消失於主的腳前。然後她看見神像活了，變成巴巴祂自己可愛迷人的形象。

一陣子過後，巴巴對她說：「母親，這個你當作兒子來愛的人，前世是上主的忠誠信徒，他就在這間寺廟的聖池台階上，苦修十二年。他最深切的願望，就是在那些聖水中達到『水三摩地（jala samadhi：沒入聖水中與神合一）』，為滿足那個願望，他轉世投胎，充當妳的古魯，帶妳來到我這裡。留在布達巴底吧，永遠唱著溫卡塔恰拉巴帝的榮耀，祂已經接受了妳的兒子入其懷抱。」

今天是星期四

師利．羅摩克里希那（Shri Ramakrishna）在帕拉克卡德（Palakkad，喀拉拉邦 Palakkad 縣的大城）的維多利亞學院當教授，那天下午休息時間，他返家，在半路上

被一位老人攔住，教授震驚地發現，這人就是舍地．賽．巴巴，祂以泰米爾語說：「今天是星期四耶，」語氣像是在講一則奇怪的新聞，「所以我要帶喇密西（Ramesh）跟我走。」喇密西是教授的兒子，十四歲。那天早上他已經去上學了。教授匆匆趕回家，發現喇密西已經從學校返家，正發著高燒。他讓自己活著，直到剛剛好見到父母最後一面。他的父親寫信給筆者：「巴巴多麼仁慈啊，告訴我他要帶喇密西走。喇密西是我向祂求來的，他出生那天也是星期四，星期四是祂勸我們將自己供奉在祂腳前的日子。」幾週後，在烏塔卡曼，巴巴召見他和他太太，證實了祂先前作的宣佈，並以大量聖灰祝福了他房間裡兒子的相片。

琳（Lynn）來自美國西岸的聖地牙哥，那天一隻狗要咬她弟弟，她為了救他而從樹上跌下來摔死了。琳的母親覺得很安慰，因為當天剛好是星期四。琳很敬愛巴巴，在沙迪亞賽兒童心育班上，她是她那一組裡面最聰明的小孩。她的母親勇敢而平靜地承受這件不幸的事，因為巴巴已經賜予她智慧，能夠承受這種命運的打擊。

1973 年 12 月 31 日，筆者收到一封信，來自新德里一位剛喪失女兒的父親，他寫道：「我知道我不會得到你的回覆，因為你很忙。不過我必須寫出內心的感覺，因為那能讓我更接近我的主，賽巴巴。」

我於 1973 年 12 月 21 日在薩夫達仲醫院失去了女兒，她死於燒傷。在我陪伴她的那八天，巴巴始終『在我身邊』，祂的臨在，不知給了我多少勇氣和平靜，讓我能面對這個嚴酷考驗，而不流淚、毫無怨言，接受這件事，當成是祂做的。我知道，她的死早已註定，那就是為什麼我向巴巴祈禱都沒有用的原因。然而祂的祝福時時與我們同在，祂的（從照片流下的）甘露和聖灰在她死前也有給她。你聽了會很高興，她走得非常平靜，身體上的痛苦一點也不像她病房裡類似情況的病人那樣厲害。請轉達我對主的感謝。」

一位年老的信徒，瑟夏山．饒（Raval Seshagiri Rao），剩下最後一口氣時，巴巴走進他在百善地．尼樂園的房間，幫助他啜飲咖啡，把他救了回來。他有幸負責看管一座神龕，超過十四年。他精通經典，每天唸誦神的名號和祭拜神，持之以恆，從不間斷。事實上，那次他快死時，仍然口中唸誦著奧義書，眼睛看著巴巴的相。「地、水、火、風、空五大元素聚合，而成為我這副色身，現在它們要拆夥各奔東西了，」他說。「多麼有榮耀的死法啊，」我心想。可是巴巴知道他還有最後一批業債要還，所以把他罵了一頓：「你怎麼沒有先從我這裡得到船票就啟程出發？下來！繼續像平常一樣做你

神廟裡的例行工作，去參加上午的頌讚，並作 arati (在神像或聖者面前揮舞火燄)。」不用說，他當然是乖乖去做了。

你不能死

我們來看看一個住在邦加羅的人的告解，當時他準備要死。帕瑞克 (Vrajlal P. Parekh) 於 1972 年 8 月 18 日寫道：「六年前，我坐在布林達梵道場那棵賽朗樹 (Sai Ram tree) 旁邊的達瞻行列中，巴巴答應我做一次私人面談。祂道出了我心中不為人知的念頭和憂慮，並以這段話來祝福我：『要有信心，內心要平靜。巴巴的祝福與你同在。』我沒有得到聖灰作為祝福。當我的生意走下坡運氣變衰時，我對祂的信心就開始到處漂泊，並深陷憂慮之中。雖然我在 1938 年獲得商科文憑，我卻發現自己無法勝任現代生意技巧，我的財務完全垮了。我沮喪到了極點，決定將自己的靈魂從身體分開。我買了一瓶 Tik-20 殺蟲劑，秘密藏起來。經過一番深刻思考，我決定在 1970 年 9 月 4 日，象頭神生日那天，服下毒藥。

可是我姐姐，她已經病了好幾個月，卻在那天突然過世，像是在囑咐我延後自殺。我無法了解巴巴神秘的運作。我變得更加抑鬱，最後決定在 1970 年 9 月 11 日，星期五，下午四點吞下毒液——外加一撮聖灰——讓自己能死得很平靜。那天一大早我就到我的店裡，毒藥瓶子放在口袋裡，就我一個人，下午應該沒有顧客上門。自殺的時間迫近，我感到高興。我在讀中午才郵寄來的《永恆戰車御者》，心裡在想，當自己死亡，進入祂內時，會經歷什麼樣的奇蹟。

下午 1:30pm 時，兩個便衣警探走進我店裡，要我跟他們去一趟瑟夏德里普讓 (Seshadripuram，位於邦加羅市區中央的一個地區) 警察局。我想像不出為什麼他們要我，在極度惶惑中，我關上店門，跟他們走了，藥瓶在我襯衫口袋裡。到了警局，我被告知，檢察長剛剛外出，北方邦 (Uttar Pradesh) 莫拉達巴德市 (Moradabad，距離首都新德里 167 公里) 的法官發出一張逮捕我的拘票，我這才想起來，莫拉達巴德一位商人因為我沒有付款而一狀告上法院。我曾經向對方解釋過我有困難，請求他寬限一段時間，可是他不相信，到法院控告我詐欺。這拘票可以交保，但我得提出保證人。

這時警察要我進入牢裡，並說：「先把口袋裡所有東西拿出來，放在這張桌上。」因為那只瓶子，我有些猶豫，我說這只是一件民事訴訟，並祈求他不要把我關進去，他同情我，允許我坐在他身旁一張長凳上。然後我就請我哥哥前來，他很快就到了，我把

那個洩露秘密的瓶子原封不動包在紙裡交給他，要求他將其留在家裡，不要對任何人說。他也要找人來為我擔保。

就在鐘敲響 4p.m. (!) 時，檢察長到了，並下令把我關進牢，他不理會我的懇求或解釋。這時，我回想起世尊對我的保證：『巴巴的祝福永遠與你同在。』發現巴巴阻止我自殺，我高興極了。我看到巴巴在牢房裡，笑我做出的蠢事。我在牢裡頂多只待了四分鐘，我哥哥就帶了保人來，我就獲釋了。我哥哥為了我在口帶裡藏毒藥這件事，狠狠罵了我一頓。巴巴讓我姐姐突然過世，以阻止我第一次自殺企圖，同時也讓她從病痛中解脫，那種病痛，年老的她，是無法忍受的。然後祂又讓一張 1,800 哩之外的傳票被送達我這裡，在我原定下午四點整的自殺時刻，讓我進牢房，手中無瓶，再次阻止了我二度自殺。巴巴的不可思議，實非人類理解力所能度量。」

您來了

許多進入天恩的地平線之內的人，死時都很平靜、很喜悅，口唸巴巴的名字，甚至宣稱得到巴巴達瞻的祝福。巴巴說，我們出生時，困惑於「我是誰？」這個問題，哭喊著 koham (意為：我是誰)。同樣的，當我們死時，我們應該快樂地吸入最後一口氣，發出 soham——「我是『彼』。」[註一]。許多信徒在斷氣之前聲稱，「巴巴在召喚我，」、「巴巴在我身邊，」。巴巴救活華特·考文之後，有一天，祂帶考文夫婦到白場，以便傾注更多恩典給他們，祂要華特敘述那次在馬德拉斯 (死去之後) 由巴巴陪同一起去到「審判席」前面的那段瀕死經驗，華特講完後，全場聽眾心中有一種奇異的不寧。茵卓·黛薇則講述巴巴的大慈大悲，她敘述巴巴如何實現早些年前祂曾經答應我母親的一項恩賜：「『妳離開這世界時，我會給你甘露。』」巴巴當時這樣說。她於一天中午在百善地·尼樂園往生天國，當時巴巴在布林達梵，可是在她死亡的幾分鐘之前，甘露從她床邊的舍地·賽·巴巴神像湧出，是從翹在左膝上的右腳的大姆指流出的，她注意到了，將手掌彎成杯形去接那份禮物，卡斯督里幫助她坐起來喝那些芬芳甜美的甘露，大約有兩盎斯之多。然後她再度躺下，往生，進入賽 (巴巴) 。」聽了她的敘述，巴巴說道：「是的，對那些信心堅定的人，我遵守我的諾言。另外，那些奉獻一生給我的人，當死亡召喚他們時，我也會給他們達瞻。」

談到死前達瞻，我必須也提一下我那受人尊敬的古魯，出身於羅摩克里希那弘法團的摩訶普儒希吉 (Mahapurushji)，跟我講的一則關於一代大師羅摩克里希那給人「安寧之雨」的故事：一位名叫喇希克 (Rasik) 的掃地工住在達克希什瓦 (Dakshineswar)。

有一天，大師從潘洽瓦地(Panchavati)那個方向走回來，當時他正處於一種靈性心境，喇希克趨前跪下，祈求說：「爸爸，您何不降福給我？您準備給我什麼？」大師向他保證，「你的願望會實現，你會在臨死前見到我。」幾年後，臨死前，喇希克高興地喊道：「您來了，爸爸！您真的來了！」說完，就斷氣了。

當我們發現實信徒面對死亡或是忍受他們心愛的人往生的打擊時，我們會傾向於認為他們麻木遲鈍。不，他們是英勇地面對死亡，因為他們確信，巴巴生生世世會當他們的嚮導、保護者、朋友和老師。他時時與我們同在，在我們內部，在我們前後左右。所以，在臨終時，信徒不是憂慮不安，而是像小孩子被慈愛的父母領進學校，或是像畢業生參加畢業典禮，或是像一位爬山者即將登頂，或是像河流沒入大海那樣，來接近這最後的一幕。

有一位醫生，在百善地．尼樂園的醫院服務，60 歲上下，雖然心臟有受損，但似乎還蠻健康的。一天傍晚，巴巴要他過去，他放下正在吃的午餐，說：「世尊在召喚我，」然後趕去道場主廟。就在他接近主廟那一刻，他昏倒在地，沒有再醒過來。他死得突然而且沒有痛苦。他太太勇敢而有智慧的承受這個打擊，她已經吸收了巴巴關於因果業報、阿特曼、以及小我與大我最終的合一這些教誨。一位婦女冒昧來安慰她，她告訴她：「也許妳擔心我是一位硬心腸的女人，因為我沒有哭。不，那只是因為我知道，哭是愚蠢的，而且無濟於事。」德里的瑟圖 (Sethu) 先生在一封信中寫道：「我相信，不管巴巴做什麼，都是為我們好，雖然也許不是立刻看得出來。」

[註一]soham 意為'I am That.'——我是『彼』；'That' (『彼』) 指「道」、「梵」、「上帝」。

六、 越來越近

面談

在百善地：尼樂園主廟的樓下，廟前長廊的西端有間房間，要爬樓梯上一樓必須經過這間房間，它就是所謂的面談室。得到巴巴祝福，有幸和祂作私人對話和接受指導的人，坐在房門外，等候祂命令他們進去。

自從沙迪亞那羅延那做了那次歷史性的宣言（1940年5月23日），宣佈自己是賽巴巴以來，懇求者從四面八方湧入布達巴底村，以得到祂的達瞻、參加頌讚、和從祂那兒得到忠告、安慰、信心、勇氣。1950年11月23日，世尊廿五歲生日那天，百善地主廟舉行落成典禮。

先前，師尊與幾位信徒就住在村裡，在一座廟裡，蓋在村子東邊外圍一小塊由「養母」蘇巴媽（Subbamma）捐贈的土地上。當求道者人數暴增時，就加蓋了一條長棚，上有波紋狀的屋頂，當做收容處。另外又在廟後方蓋了一間獨立的臥房加浴室，給巴巴用。

巴巴那時還只有十來歲，祂在朝聖者中間游走，或是到他們工作的廚房裡，或是到加蓋的收容處——他們待的地方。那些急著想贏得祂寶貴的恩賜，或是希望在靈性方面得到一些預先告誡和初步指點的人，都追著祂跑，從一間房屋追到另一間，直到祂最後在某處鋪上鋪蓋捲坐下。他們在祂跟前圍成一個半圓，把自己的祈禱、請求、困難一股腦扔給祂。在大多數傍晚，巴巴都去祁爪窪底河河床沙灘，在大家唱頌讚時，召喚幾個人跟祂去暮色昏暗之處，以便和他們私下面談。

那座神龕在長棚西端一個高起的平台上，頌讚在神龕前唱，頌讚結束後，神龕就「關上門」，一道藍色的厚帷幕從南端拉到北端橫過長棚。打算離去的朝聖者常常會於早上或下午得到允許，在帷幕另一邊與巴巴面談。那時和現在一樣，祂一整天都花在修復、重建、改造那些被祂的旨意拉來祂面前的人。在這種面談中，也身體方面的不正常或不甚正常，也以「神性手術」來修復。

膜拜蓮足

在舊的精舍那個年代（以及巴巴住進百善地．尼樂園新的主廟之後大約五年期間）每個人或每個家庭若要離開巴巴一段相當長的時間，都有幸得到機會，能對師尊做 pada-puja。Pada-puja 的意思是「膜拜雙腳」，在主廟前的走廊東端一間房間裡面，巴巴坐在一張銀製的椅子上，慈祥地把雙腳放在一片銀板上，信徒一面唱誦吠陀梵唱，一面澆水在腳上；接著他們放花在祂腳上，口中一面唱誦他們所信奉的神祇的 108 種名號；再接著，他們揮舞著香和樟腦火。他們呈上水果或甜點，師尊嘗一小塊，加持食物，讓他們滿意無比。在這樣的場合，師尊會點化一位小男孩，傳授他賅雅曲神咒（Gayatri Mantra），或是點化一個小孩開始學習字母，或是給嬰兒「施洗」或祝福一對即將結婚的男女。那個年代有時候一天會舉行三次甚至更多這樣的膜拜禮——顯示巴巴慈悲到了什麼程度。膜拜禮結束後，大家仍徘徊不去，渴望著，直到巴巴回答令他們煩惱的問題和解答令他們困惑的謎。幾天可能會變成幾個星期，幾個星期可能變成幾個月，但是那些人願意等待這個偉大的經驗，每一天都是「就是這一天」，每一刻都是「就是這一刻」。何時能與祂面談，沒有一定。不過，若尚未得到此千載難逢之機，就不得不先離開，那也只好傷心地離開，期待下次有好運。

雖然百善地．尼樂園壯麗堂皇，甚為寬敞，卻到 1974 年才有了單獨、隱蔽的房間做為與道成肉身私下面談的房間。被世尊從一排排抱著渴望心情的信徒中選中的人，被叫入走廊東端的房間，一次十五或廿人。巴巴會先對整群人演講，講有關修行的各方面，給予他們激勵和洞見，接著，祂會個別接見每一個人，將祂的訊息告訴他們，提供他們安慰和力量。診斷出他們的疾病之後，祂會在一種愛的氣氛下以溫和、不強迫的方式開出治病處方。

面談時發生的事，只有記錄在個人記憶中。巴巴深深掘入個人的缺點、過失、根深蒂固的痛苦，並且永遠在揭露和糾正對方的缺失，幫對方的習慣消毒，過濾情緒，嚴詞譴責（愛、恨、怒一類的）強烈情感，和培養美德，這種過程令人不願將之公開。

第一次面談

約翰．希斯洛博士（Dr. John Hislop）寫道：「當筆者第一次與世尊面談時，他和他太太以及其他幾個人被安排在一間小房間。所有注意力都集中在這位纖細、優雅的世尊身上——祂深邃而明亮的眼睛、甜美溫暖的笑容、以及那種迷人的氣質。愛批評懷疑的腦袋停止了它無休止的活動，對世俗之事的憂慮從意識中消退，只剩下一種寧靜的快

樂。雖然巴巴在講話，我們卻置身於寧靜中。在那種平靜狀態中，一個人的覺知毫不費力就自然深化。感覺到某種活的、某種未知的東西在心中，一會兒，就明白過來，是一股愛流在筆者乾涸的「西方」心中流動，然後可以很明顯感覺出，那愛源自世尊——不，更多——有世尊本人的甜美，活生生的在心中。」師利·沙迪亞·賽巴巴，一個從未見過面的陌生人，如何能進入一個成年人心中，造成他內在的改變，一種永不回頭的改變？

肯定的，神是唯一能做到這件事的陌生人。希斯洛寫道：「在那值得紀念的一天——那是我第一次來到沙迪雅賽巴巴面前，我抵達了目標，我的尋覓結束了：四十七年來，我一直在尋覓一位能直接了當講出真理，直接到我能自己看出它是真的。我永遠忘不了那一天。」

希斯洛和他太太從安妮·貝珊博士和基督·克里希那穆提那裡接觸到通神學，還追隨過馬赫西瑜伽士（Maharishi Mahesh）和緬懷的佛教大師烏巴慶，他們都是努力走般若路線（智慧法門）的大師。「可是當我在 1968 年那難忘的一天來到巴巴面前時，」希斯洛寫道：「我驚訝地發現，自己居然是一個虔誠信徒（bhakta：走虔誠瑜伽路線，虔信神的人。）——完全沒有想到！我從來沒有對自己顯露出那種傾向，我真是驚愕不已。」「上主必須以人的形象來人間，在人群中走動，」巴巴說，「這樣祂才可以讓人聽到、讓人接觸到、讓人愛、讓人尊敬、讓人遵從。祂必須說人類的語言，行為像人類，否則，祂不是遭到忽略和否定，就是被人懼怕、被人避開，」於是，上主顯示希斯洛給希斯洛看，並指導他走上他內在那條歸向祂的路。

疑惑與缺點

另一位經歷了這種天啟般經驗的，是阿貝達難陀上師（Swami Abhedananda），他長期住在世尊拉馬那·馬哈希（Ramana Maharshi）的道院裡修行。他於 1961 年 12 月 23 日寫信給筆者，「老實說，我必須承認，我聽聞師利·沙迪亞·賽·巴巴，以及他的殊勝和偉大事蹟，有好長一段時間了。然而道聽途說的東西不會傳達對他的正面評價。最近，將近一星期或十天前，我從一位他的信徒那兒得到你寫的《真、善、美》，我翻閱了，內容非常有趣並且富於啟發性，它在催促我去一睹神的面目。你能讓我知道我是否能、何時能得到達瞻嗎？

雖然我過這種方式的生活已經超過廿年了，我仍舊有疑惑和缺點，這具身體已年過七十六，進入糟粕之年，我不能再拖，遲遲不去品嚐那『至善』了，我的疑惑確實遮蔽

了我，令我對它起疑。我可不可以也請求你幫我獲得祂的恩典，而從這些疑惑和缺點中解脫，從這個彎彎曲曲、沒完沒了的輪迴中解脫。」

我的回信還未到他那兒，他就見到拉馬那·馬哈希和賽巴巴同時顯靈現身(譯者按：拉馬那·馬哈希當時已過世 11 年)，那天是 27 日清晨 4 點，他在拉馬那的道院裡，神智完全清醒。巴巴以清楚的泰盧古語對他說話，並指點他一套新的靜坐法。他來到百善地·尼樂園，並立即獲賜面談的機會。他寫給我的信上面日期是 1962 年 2 月 5 日，信中敘述巴巴賜給他的恩典：「我必須謝謝你居間幫助，讓我暴露在巴巴的恩典下，那恩典幫忙清除了我所有的疑惑。我著實大吃一驚，我老年的萎弱不見了，衰弱的四肢，經祂輕輕一觸碰，就恢復了力氣。祂清晰的說明，夾帶著分析和類推，不但結束了我懷藏心中已久的疑問，還讓我面對面見到真理的崇高、宏壯本質。」

不只這樣，在我離去時，祂變身成為手持牧笛燦爛奪目的克里希那，那一幕我永遠忘不了。見到『具屬性的梵』(Saguna Brahman：「梵」化身為有限的形體；「道」成肉身)，是對我這個可憐的靈魂的賜福，來顯示 saguna (具屬性的梵) 和 nirguna (不具屬性的梵) 實為同一個東西。」

希斯洛博士也是非常傾向於只接受上帝是無形無相、遍在的絕對者，那種有限、一時的、個別的神的化身(道成肉身)，對他來說，其榮耀和神聖性都稍遜一籌。所以巴巴也讓他一睹異象，變身為克里希那給他看，讓他知道，神性圓滿而自由，不因它化做有形的道成肉身，就有所減少或貶值。阿貝達難陀在信中繼續寫道：「我本來只相信無形無相、不具屬性的梵(Nirguna Brahman)，認為一切肉眼能見到的東西都是 Mithya[註一]。這回祂以克里希那的寶相示現，改變了我，讓我見一切事物——包括肉眼可見的和想像中的——都是 Sathya[註二]，都是那「絕對至道」的一部份。

所有我修行時遇到的困難和疑惑，我帶去巴巴面前，祂都已預料到，他清除了所有這些障礙。祂教我，讓我相信祂的勸告是真確的，以及接下來該如何進行。我不太同意一般流行的看法，認為巴巴是神的下凡。在我看來，祂是圓滿的梵(Poorna Brahman)，化作人身，來使世人了悟自己的真正本性——極樂，從而結束這世界的紛擾。」

拉斯勾特拉先生(Shri Maharajakrishna Rasgotra)，現任印度駐法國大使，寫他在巴巴面前的那些時光：「文字無法概述這些在巴巴身邊的時光其品質有多高。祂坐在那裡，像一尊慈悲的肖像，不，是不折不扣的愛的化身，將每一段疾逝的時光轉變為啟

示、開悟、解脫的片刻。當祂進入房間時，你會感覺被祂溫暖的愛籠罩，覺得自己是祂的一部份，彼此之間完全無爾無我。也許這就是為什麼你過去、現在、未來的事，沒有一件能躲得過祂的法眼。」

[註一] Mithya：虛幻不實，虛妄，夢幻泡影，幻象，幻有，非實有，相對真實而非絕對真實。

[註二] Sathya：沙迪亞。為 Mithya 的反義字，意為「真實不虛」、「實相」。

不再有蜘蛛網

拉斯勾特拉先生說：「多年前，當我第一次在一處偏遠地方覓得祂時——事先沒有約好，之前不認識，也沒有經過介紹——祂未經我建議或引發，就主動挑起死亡這個話題，說：『喪子之痛仍然讓你心情沉重。死亡是無可避免的，活的人必須看開這一點。』接著祂帶我進入一個嶄新的眼界，是我過去完全不熟悉的，」

我聽到祂輕輕地問一位信徒：「你煩惱的原因是什麼？你所有的憂慮是基於什麼？」祂繼續說道：「你的煩惱和憂慮是根據你過去的經驗、昨日的經驗。可是今天不是昨日；明天也不一樣，你不知道明日會帶來什麼。那你為什麼要在心中給予昨日的鬼魂新鮮的生命？」

面談場合，是巴巴藉由除去心念中令人分神之事，來清除腦內蜘蛛網、消除額頭上皺起的眉頭、治療患了近視的思維能力的時機。祂勸我們注意呼吸，聆聽它發出的「颼哼 (Soham) 」聲。祂在我們舌頭上安裝了一個消音器，祂讓我們的話語變得甜美柔軟。祂減輕我們肩頭的負擔，給我們對未來的希望。祂給我們的行動和場合予以新的意義，給我們新的目標去達成。事實上，祂昇華我們的情緒，聖化我們的愛、恨、怒、熱情等強烈情感。拉斯勾特拉先生經歷過巴巴在面談時賜予恩典，給那些時時懷著渴望走向祂的人，他寫道：「一個進去與祂晤談的人，很少出來後還是同一個人。會完面出來後，他法喜充滿，容光煥發，好像巴巴脫去他原有的有許多補釘的雜色花衣，給他換上一件愛的純潔衣裳一樣，讓他走上嶄新的旅程，迎向光明的新目的地。」

「那種轉變幾乎從一接觸巴巴就開始了，我們靈性的提昇，從此無法阻擋，不曾放慢腳

步。也許這是祂最吸引人之處，這種吸引力將世界各地各宗教信仰的男性女性吸引至布達巴底和布林達梵。祂的人格帶來的衝擊是立即的、像觸電般、而且讓人昇華。祂像一盞明燈，在祂身邊，你會覺得從自身升起，成了一個更高的實相的一部份，好像自己是在一個不同的、全然純潔的境界，那兒沒有淫慾、貪婪、瞋、或是虛假和謊言，那兒雖然或許有苦難或痛苦，但是沒有懼怕和憂慮。」

威廉·佩恩 (William Penn) 寫道：「那就是巴巴的奇妙，一旦祂進入你生命，祂會完全充滿它，它變得完全不一樣，完全是歡樂的。」

巴巴進駐每一顆充滿愛的溫暖的心，成為其主人。沒有任何難題能避過祂的注意，或是超過祂所能祝福。祂以左右為難的狀況來挑戰我們，然後當各種努力都失敗、我執臣服時，祂方始憐憫地處理我們的個人問題。因此大部份當時發生的事——祂給予的忠告和勇氣、祂所解決的兩難情況、祂所克服的失望或絕望、祂贈予的恩典的象徵、祂惠予的啟示、祂解決的疑惑——並沒有被記錄下來。那些被巴巴挑中的人，在晤談中得到了什麼，從下面這段一位當時在場的人的報告中，我們可以得到一些概念。

實際發生的是

「那天早上我們獲得巴巴召見。這一批人除了我，另外還有七位，一位來自孟買的醫生，一位斯里蘭卡的女士，一對來自洛杉磯的美國夫婦，兩位美國科學家，來自紐約的超心靈研究學會，以及一位香港來的男士，真是大雜燴，也是很好的樣本，採集了形形色色坐在主廟前面殷切盼望雀屏中選的來訪者。房間裡有一張裝飾華麗的椅子，但是巴巴坐在地上，我們圍著祂坐。祂坐下後，變出聖灰，每人分一點。祂叫我把祂的北印度語翻譯成英語——雖然我的北印度語很破，而祂的英語無可挑剔。那對我是獨一無二的經驗，獲得這個機會，我真的感到快樂，也許那就是為何祂要我這樣做的原因。巴巴讓大家覺得很放鬆，好像我們聚在家裡的爐邊一樣。祂看起來極為年輕英俊，心情愉快——是優雅的魅力不折不扣的化身。」

「祂忽然轉身問那對美國夫婦，那天是不是他們結婚 33 周年紀念。夫婦兩人大吃一驚，好幾秒鐘之後才回答說是。然後祂憑空變出一只戒指，上面有祂的肖像的浮雕，放在女士發抖的手掌上，要她將之戴在先生的手指上。祂再度揮舞手掌，出現一條金項鍊，上面懸掛著一朵金蓮花，祂要先生將項鍊圍在太太脖子上。夫婦倆高興得無以復加，他們做夢也沒想到巴巴會提醒他們那一天的意義，連他們自己在巴巴面前都忘掉了這件

事，巴巴怎能記得？而現在巴巴以這等偉大而難忘的方式慶祝它！」

「接著巴巴問那兩位科學家：『你們如何解釋這種虛空取物的現象？』他們坐在那裡，默然不語，『物理學的定律』巴巴說道，『不容許無中生有。但是這些定律對我不適用。』他們問：『為什麼？』巴巴說，科學僅局限於可覺察到的世界，局限於顯化出來的世界，但是天眼能看見連最強力的顯微鏡都看不到的物質。『我不需要X光或是化學照片來診斷疾病。你也一樣，可以發展這種靈性洞察力。我要在此向人類揭示這種可能性，並引領他進入富有寧靜和潛力的新視野，』巴巴說。」

為何救活死人？

「兩位科學家問巴巴，祂是否如墨菲[註一]所報導的，有陽神出竅去庫畔(Kuppam)村救一位快溺死在井裡的男子，巴巴說：『我是有將那個人，名叫喇達克里希那，救回來，不過我並沒有從這裡去那裡救他，我已經在那裡了，我無所不在，無時無刻不如此，我不需要去或回來。』」

「他們問巴巴，『你根據什麼來給人恩典？』巴巴回答，『當一個人完全皈依我，並且情況有需要時，我就給予恩典。在馬德拉斯，華特心臟病發作三次，次次都嚴重而致命，但我三次都將他救了回來，因為有需要。我也救回喇達克里希那一命，讓他只多活十天，因為我認為有必要。你們問我死亡和延續生命的事，可是我要說，你不生不死的。』」

「『你能賜予恩典給一整個國家嗎？』一位美國人問道，『我能，』巴巴說，『如果我想的話。我給予了這兩位科學家特殊的恩典，給他們許多機會觀察我和聽我說話，因為他們有興趣，而且有能力靠從這些經驗中得來的知識，來幫助人類。』就在這時，其中一位科學家注意到，早先巴巴變出來的一只戒指，上面的寶石不見了，大家紛紛去找，可是巴巴卻微笑指出，祂讓它復歸於無了。」

「然後巴巴起身，給每人一次短暫的私人晤談。幾分鐘之內，我所有的疑惑和不確定的事都解決了。祂給我的生命注入一劑新的目的。我站在祂面前，默默無言，祂握住我的手，向我保證說：『不要擔心，我會照顧你。我永遠和你同在，在你身邊，在你的心中。』」

「幾天後，巴巴召見那兩位科學家、新的兩對來自美國的夫婦、一位英國公民和我自己。在面談室裡，祂詢問了一下那顆不翼而飛的寶石，然後從那位科學家手上拿回那只戒指，放在嘴前，輕輕吹了三口氣，那顆不翼而飛的寶石再度出現，又牢固又美麗。

『是 sankalpa，那個意志（Will），在運作，』巴巴解釋。」

「接著巴巴談到科學家需要培養慈悲和謙虛、自制和美德。祂談到原子彈和其他毀滅性武器，描述這些武器造成的浩劫。當祂開始講『七千年前，在庫茹之野那個歷史性的戰場……』這段話時，一位美國人打岔問道：『巴巴怎知道七千年前發生的事？是從書上還是透過其他方法？』巴巴微笑道：『我知道七萬年前發生的事！我可以去未來或回到過去，聞悉任何我想知道的事，時間和空間限制不了我。』」

「希斯洛曾經寫說他看到巴巴頭部有光輪，在場有人質疑巴巴這件事，『有好幾千人看到過我的光輪，』巴巴說。『你必須既接近我又親近我，才能看到它，』祂補充道。

「這個問題又引發了好多其他問題，巴巴在一段簡短的談話中，回答了所有這些問題：『你們很驚訝，我能同時在兩具身體裡，或是在一千個不同地方。我若給你一個戒指或其他任何我變出來的東西，那麼每當你遇到危險時，它會在瞬間內通知我，我就可以立刻抵達你那裡，給予一切所需的幫助。然而，縱使你身上沒有一件我變給你的東西，只要你對我有真正的愛和虔誠，那我的反應仍然是瞬間的。我回應所有誠摯的祈禱，不管你敬拜的是上帝的哪一個名字、哪一個形象。

有一次，來自墨西哥塔咖提（Tecate）的茵卓．黛薇和其他人一起，就坐在這間房間裡聽我講話，她帶來一位美國男士，他的太太在美國，我知道他太太出了嚴重車禍，雖然我還在和他們晤談當中，我卻救了她，給她一切必要的幫助。然後，我在這裡告訴她先生，不要擔心，按原定計劃返家。現在，科技突飛猛進，可是人內心卻沒有寧靜，鎮靜劑和安眠藥成了人人的必需品。簡單、有規律的生活，包括天然食物和充分運動，是那些困擾全人類的複雜疾病的最佳解藥。我做一大堆工作——這你們都有看到，但只攝取一點點簡單的食物，我不食用牛奶、凝乳、奶油或果汁。這具身體會一直很健康，直到它的第九十四年。我必須承認，有時候，我會將我的信徒的疾病移轉到自己身上，不過這些病只通過我的身體，對我沒有影響。』」

[註一]Howard Murphet。著有《賽巴巴奇蹟 Sai Baba, Man of Miracles》一書。

幫助數以千計的人

「有人問巴巴晚上睡幾個小時，『我完全不睡覺，』祂回答。有人問祂祂的一些手勢代表什麼意義，巴巴說：『在唸讚時，我坐著，你看到我的手或手指有做一些動作或姿勢，有時候我好像在半空中寫一些東西，大家都很好奇。在那些時候，我在和一些你看不到的人交流聯絡，我在做一些你無法了解的事情，我給遠方某位問問題的人寫回覆，並幫助世界各地數以千計的人。』」

「接著祂叫我們進入前廳，一次一個人，並和每個人晤談，給予療癒、鼓勵，給予安慰、糾正。我獲得又一次觸摸祂的腳的機會。祂再次向我保證，祂的恩典常在，讓我再度從中汲取力量和靈性養分。」

「一位美國人問：『我何時再有機會？』巴巴笑著拍拍他的背，回答：『今天有一團村民來了，我把自己先給貧窮的人。這些人來這裡多半沒有錢久住此地。等我有空，我會另給你一次機會。』」

「來自墨西哥，年過八十歲的肯瑙爾醫生 (Dr. Sigfried Knauer) 說：『物質的東西只是靈性的東西和神性的東西的一種較基本的狀態，它是上帝的意志的實現，是衡量祂的法力的尺度。造物，只有在精神力量被正確地引導出來，才會發生。賽巴巴今天讓我們知道這個真理，』。談到他獲得的那次晤談機會，肯瑙爾醫生在聖地牙哥對一群聽眾說：『祂叫我進去，和我交談了幾分鐘，內容我保留，然後巴巴要我把手掌彎成杯形，接著祂慢慢讓小小的琥珀色藥丸一顆接一顆掉在我手上，一共三十三顆(三十三節脊椎骨，祂解釋道。)。藥丸是在祂手掌上形成的，一顆接著一顆。』」

「在孟買，離開印度前夕，巴巴在達摩史剎道場的一間房間裡召見我，屋裡只有祂一個人。祂手在空中呈圓形揮動了幾下，然後手掌朝上讓我看，祂的手掌上漸漸充滿了一種液體，『油，』，祂說。它有一種精緻的香味。接著，祂揉搓雙掌，讓油均勻分佈，然後用那些油為我做治療。感激之餘，我要去觸摸祂的腳，但祂不讓我這麼做。」

沒有「抵達」這回事

「走哪一條路能最快抵達您？」有一次一位印度形上學領袖問道，巴巴回答：「我

離你太近了，近到沒辦法給你指示一條路。你無法抵達我，若你需要我，那我就是你的。」來自檀香山的建築師史蒂夫（W. G. Steve）敘述：「小小的晤談室擠滿了人，巴巴開始了一場靈性開示，其中有些話是針對某些人的，但似乎也適用於所有人。接著是個別晤談。晤談間，祂迅速切入我們靈魂深處的秘密——我們的健康問題，祂給愛琳的夢（你信不信，祂知道夢的詳細內容），以及我們在修行時各自遇到的困難，還有我們各自的欲望，以及我們自己內在的混亂。祂也變出聖灰來。全程祂有如行雲流水般進行，充滿了愛和了解，讓那些老話有了新的意義。這裡有一位集女性知己、指導、醫生、朋友、父親、母親、和神於一身的人，在我們身旁。」

要如何達到這種至高無上的精神境界？巴巴說，我們也一樣可以到達它，祂究竟係何意思？佩得（Dat Pethe）為這個問題投下了一些光線：「當兩個人相遇時，相遇的，其實是兩個單獨的心理結構，每一個結構面對對方，彼此都帶著一套數不清的經驗、記憶和印象、情感上的執著、對種種事物和情況的偏好、再加上無數癖性。這些，形成了背景和來源，兩人對話所用的言辭就源自這些。可是當巴巴和某人講話時，對方會驚訝地發現，祂那邊完全沒有這種心理結構，而且祂還給我們力量，讓我們克服我們自己惶惑而混亂的心理結構。」

有一次，一位殷切的慕道者不斷地吵著要和巴巴晤談，巴巴說：「我每天都在和你面談（透過內在聲音），是你始終不給我晤談（interview）機會，不讓我進入你的視界（enter-in-view），不視你自己為我、在我內。」當我們了解了巴巴「我在你內，你在我內；我們其實一而二」這句話所含的真理時，所謂的「晤談」就變得很膚淺了。巴斯（Jerry Bas）寫道：「一位來自美國的朝聖同伴，在快要返鄉時，祈求巴巴惠予一次晤談的機會，巴巴在他面前站了幾秒鐘，然後說：『要變偉大！要變偉大！實際上，你是偉大的！……面談？面談太小了，它使你與我分離。』」那段回答值得靜靜去沉思一段時間。

七 岸邊戲水和跳入水中

宇宙級訪客

喬納森·斯威夫特 (Jonathan Swift。《格列佛遊記》作者) 以他慣有的刻薄風格寫道：「當一位真正的天才出現世間時，你可以靠這個徵兆來認出他：愚蠢的人聯合起來反對他。」詆毀是嫉妒對不可思議的事物的讚美。無明不是生出謙虛，就是生出剛愎頑固，它很少會綻放為探究和開悟，因為它無法認出自己，它把自己包裹在驕傲裡，以心胸狹窄的誹謗為樂。

葛卡博士 (Dr. Gokak。曾任賽巴巴大學的副校長) 形容巴巴是「宇宙級訪客」，巴巴在祂廿一歲那年宣告：「我的殊勝和榮耀，沒有人能完全瞭解，不管他是誰，不論他用何種方法探究，不管他的努力嘗試持續多久。」難怪當祂還只有十四歲時，就引來一堆人的詆毀。祂父親威脅要把祂頭殼裡的「自大狂」揍出來，他揮舞著一根重重的棍子，問祂：「你到底是神還是騙子？」當巴巴回答：「我是賽巴巴再度來臨，膜拜我，」時，棍子從祂父親手中掉到地上。各種神蹟很快令他相信，最好讓他兒子自個兒去吧。巴巴從「兩山之間一棟小茅屋」發跡、昇起，而成為令人目眩的新現象，引來了謠言和誹謗，祂的哥哥要祂注意這些心胸狹窄、充滿偏見的芒刺，巴巴寫信給他說：「這些人該同情，而不是譴責，他們不懂，他們沒有耐心做出正確的論斷，他們貪慾、瞋心太重，太自負，因而無法看清楚和充分瞭解，所以做出各種指控。要是他們瞭解的話，就不會那樣講或寫了……人有各式各樣的個性和心態，每個人依照自己的理解程度來論斷別人，並按他自己的開悟程度來為自己的觀點辯護。」

誹謗者會在那些出人頭地的人的四周潛行徘徊，《兩個世界》的編輯梅森 (Peggy Mason) 寫道：「偉大的光，會引起誹謗者注意，耶穌就被蔑視為嗜酒之徒、為稅吏及罪人的夥伴，而這些人被耶穌以靈能療癒，是透過鬼王別西卜的幫忙。」巴巴也一樣，在還是一個十四歲男孩時，就受到蔑視，說祂被鬼魂附身，祂的哥哥和父母讓他接受一段痛苦的驅邪程序，布達巴底的村民口耳相傳，說這男孩被當地一個鬼魂附身，藉由朝那個方向努力，他們很快就會讓他脫身。巴巴說，誹謗者只會幫忙把糠從穀子分離出來，光這一點就足以構成歡迎他們的理由。

巴巴是一本打開的書，裡面沒有奇特或秘密的東西，祂的教導裡也找不到一點像符籙那般的東西。祂為人行宗教儀式，裡面沒有神秘的儀式或是點化儀式。祂永遠熱心於

「施」和「恕」，祂本身從不接受禮物或奉獻或贈品。祂說，如果你需要祂，那你理當得到祂；當你呼喚祂時，不論你在哪裡，祂都在你身邊；而愛是祂唯一使用的貨幣。

呼籲人類一家

因此，那些傳播和提倡某一種特別信仰的教派，那些提供靠不住的藥方的人，以及那些宣稱只有他們的路才能抵達上帝殿堂的神的代理人，自然會用誹謗的手段來保持他們的信徒不受影響。

巴巴在千千萬萬來自不同階級、宗教、世界各地人的面前宣言：「階級只有一種——人的階級；宗教只有一個——愛的宗教；語言只有一種——心的語言；上帝只有一位——祂無所不在。」這個訊息推翻了心胸狹窄、製造分離的人苦心建造和時時注意維護的那道牆，這些人迅即訴諸詆毀中傷，做為對這位宇宙級訪客的第一道防線。

那些專門報導聳人聽聞與不實消息的低級煽情刊物，覺得有機可趁，使勁把誹謗中傷的箭頭指向巴巴這個神性現象，卻怎樣也擾亂不了它。他們編織重口味的故事，希望能扭曲並損害它的形象，藉此快速獲利。那些比較節制的刊物，受到這些已獲利者的誘惑，也投入這場傷天害理的投機。

然而，對這些「禮物」，愛的化身巴巴只有愛做為回報，祂說：「在每個時代，每個國家，都有這些不幸的人為了每天的麵包而作苦工。我站在一堆讚美和一堆譴責之間，對兩邊都祝福。你們在家裡唸我的名號；他們則在小巷子裡、在市場裡到處大叫我的名號。他們靠賣這些東西賺個幾毛錢，讓自己的孩子有點東西可吃，你幹嘛嫉妒？」

巴巴基於無量的慈悲，勸道：「憐憫他們，他們不知道……憐憫他們，因為他們無法瞭解。」當筆者於 1954 年（在祂身邊待了六年之後）提議出版祂的傳記《真、善、美》的第一集時，祂馬上反對說：「讀者不會相信這本書是真實的，因為他們不知道，也無法瞭解我的真相。他們會把它當成神話故事，當成《天方夜譚》那種書。再等等。我還需要讓世人做好準備，渴望這本書問世。現在，人們會懷疑你是否精神有問題；以後，他們會怪你低估了我。」結果真的如此，該書於 1960 年出版，1962 年 2 月 8 日，我收到一封阿貝達難陀上師寄來的信，他長期住在世尊拉馬那·馬哈希位於提魯萬那馬來的道院裡，最近剛見過巴巴：「依我愚見，一位『神的下凡』（avatar），不過是至高無上的梵（道）的一個小顆粒，只是下凡人間來減輕、緩和世人的浮沉，來減輕、緩

和人們自己想像出來的悲痛。」

接著他就指責筆者低估了巴巴而褻瀆了祂，說：「在我看來，祂是圓滿的梵(Poorna Brahman)，化作人身，來結束這世界的紛擾，來改正人的缺點，來使世人了悟自己的真正本性及其極樂。」

迷信

另外一群人，在他們的世界裡也容不下神性現象，他們是「理性主義者」，他們對神這個概念過敏；而巴巴卻在那裡宣稱祂是神，而且人人都是神，包括那些否定神的人。這些人只崇拜他們的自我或他們的主義、學說。他們大約在廿世紀四〇年代停止了他們的邏輯——在愛丁頓、金斯(Jeans)、佛洛伊德、榮格和愛因斯坦等人點出了科學的極限之前。如今，在不可思議的宇宙面前，科學已經變謙遜了。

「宇宙是上帝的一個思想。」金斯說。細胞和原子，物質和能量，給鬚髮斑白的學者辛辛苦苦建立的邏輯和理論，帶來一個接一個的驚奇。曾經一度受敬重的人類的「理性思維能力」，已經被生物學、心理學和物理學界最前線的思想家當作迷信而拋棄。

如保羅·布阮敦所寫：「任何一個人，在考量了所有『天意』的明顯證據之後，若仍然不相信有一個更高的力量在主導一切，而只得到無神論的結論，那是因為他的心念(對這個心念他倒認為是明顯證據)已被偏見給關閉或被情緒弄得很不平衡，或是因苦難而不能平息，或是完全被感官給轉移了注意力，或是其他方面出問題。」無神論靠反抗成熟的信仰來保持存活，它是一種少年固執的徵兆，有的人傳播這種教義，因為他們沒有勇氣接受一個被認為已經過時的立足點；而其他一些人之所以表現得像個無神論者，是因為自己不快樂，所以也想破壞別人可能得到的快樂。

有一次，有一幫所謂理性主義者大張旗鼓地發起一個計劃，要「調查研究」巴巴，他們在各期刊上宣佈各種測試巴巴的方法，「我們會要求巴巴脫掉他的道袍。那他的頭髮呢——它可能是假的；有人說是假的，所以我們要去查個究竟。也許我們要用金屬偵測器來檢查他身上有沒有藏什麼東西。」他們宣告。

《閃擊雜誌 (Blitz) 》的主編卡倫加 (R. K. Karanjia) 直呼：「醜怪又荒謬，而且是粗鄙的侮辱，」卡倫加過去曾經公開質疑和批評沙迪亞賽巴巴。這些調查者的信徒於是詆毀卡倫加，說他被賄賂、被收買、被催眠、改信巴巴了、或被巴巴用其他方式影響！

這些沉溺於俏皮的評語的人，令人想起唐吉訶德和他的同伴桑丘·潘薩的冒險歷程。這一點如今已經無可爭議：吾人所謂的「理性」，只是一種心念的狀態，而它受到一些無法理喻的個人好惡所敗壞、所污染。它會被宣傳所扭曲。它被自愛(對自己自私的愛) 打成千瘡百孔，使人只按照自己希望的方式去看事情。童年經驗也會產生對人、原則、和程序的偏見。但是較所有其他缺陷猶為嚴重的是，吾人的理性喜歡將偏見合理化，來安慰自己的良心，來保護自我，免於罪惡感。

「脫掉道袍……拉拉頭髮……用金屬偵測器檢查全身」！難怪這些桑丘·潘薩被人笑出舞台。許多人知道歐西斯博士 (Dr. Osis) 的這段評論：「在科學界，就像在每一個團體裡一樣，對任何嶄新的東西，都有一種慣性、保守心態、和敵意。」但是沒有人會料想到，從這個學界，會出現這種諷刺的描述。

巴巴說：「科學受限於物理定律，它哪能研究超自然現象？這些東西遠在其理解範疇之外…… 我一再說過，那些想要了解我的人，歡迎來這裡。重要的是研究的精神。外國的超心理學家來過這裡，以正面而有建設性的心態檢驗我，他們不寫那些誹謗的信或公然提出一些要求。但是這些人 (『調查研究者』) 所用的方法，本身就是錯的，那就是我拒絕他們的原因。我要人們來，看、聽、觀察和體驗我，只有那樣，他們才會了解 and 重視這個道成肉身。」

縱身跳入賽

歐西斯博士 (Dr. Karlis Osis) 是聲譽卓著的美國超心靈研究學會 (American Society for Psychical Research) 的一位研究主任，他和朋友兼同事哈羅德森博士 (Dr. E. Haraldsson) 來訪印度三次，見了許多與巴巴有多年交往的人，旅行了好幾千哩去尋找真相，並且一起在百善地·尼樂園待了好幾個月——看、聽、研究、觀察、體驗。歐西斯博士寫道：「我們遇到的神蹟現象之多，效果之神奇，對我們這種老資格的超心理學家來說，完全是驚訝…… 我積極從事這方面的研究，已經有廿五年，遊歷過很多地方，但是我從未在其他地方，看過任何現象，有像巴巴每天的神蹟那樣，清楚而有力地指向靈性真相。」

巴巴說：「要取得珍珠，就得深入海中。只在淺水處戲水，然後說海裡沒有寶藏，是沒有用的。」山維斯醫生旅行到百善地：尼樂園，並「縱身跳入」，想要證明其荒涼貧瘠。結果他的一番心血卻得來一堆珍珠，令他大吃一驚。他原先擔心可能係大規模催眠、集體性歇斯底里、和各種神秘怪誕的影響，這種憂慮很快便降低了。在開始調查研究之旅的前夕，他寫道：「能直接觀察這種事，研究其心理機轉，這種機會對我來說是有吸引力的。我覺得，親自觀察巴巴，能讓我對耶穌基督那個時候發生了些什麼事有個概念，來傳播那些不可思議的故事。」之後他寫了那本現在已經很有名的書《聖人賽巴巴與精神病理學家》（SAI BABA The Holy Man and The Psychiatrist）。在該書最後一頁，他如是描寫他得到的「珍珠」：「我很幸運，能在那個年代就被吸引而接近祂，那時還有可能和祂建立私人友誼，並以很親近的方式清清楚楚見到祂的偉大之處。可是我有種感覺，很快地巴巴就會變成遠方一個橘色的小點，四周圍繞了幾百萬張殷切期盼的臉，然後，就像如今祂的村子裡的人一樣——當年他們曾經有福天天與祂作個人接觸，知道祂的甜美——有一天，我也會落寞地只能在遠處望著祂。」

卡倫加也在巴巴信徒和仇敵雙方的建議下，最後決定像山維斯一樣，「縱身跳入」。如今他回憶：「我親赴布達巴底，把所有可以收集到的批評直接擺在祂面前，向祂要個答案……那場邂逅真是棒極了，簡直力有萬鈞……沙迪亞賽巴巴這回示現為一位研究意識的科學家，指點人類如何透過愛、虔誠、無執著、無私來了悟內在的上帝，以進化至更高層次的開悟。」

「西方思想中那種錯誤的人和神之間的二元對立，在印度經典中根本就不存在，印度經典傳播的基本教義是：上帝與人的合一；上帝在人之內，人也在上帝內。巴巴是這種哲學的化身……巴巴的神聖任務帶領我們深入這場宇宙大戲的靈性意義，它要先搗毀那個物質主義、自我中心的人類，再重新按上帝的形象將他打造出來。」卡倫加接著引用了一首泰盧古詩的英文版，這首詩巴巴在有一次講道前唱過，做為開場白。

吾乃舞蹈大師

吾乃那塔羅珈（Nataraja），跳舞的上主

爾等皆吾弟子

教授爾等跳舞，一步一步

箇中痛苦，誰人知

對這首詩想要表達的痛苦，卡倫加沉思其宇宙級規模，然後寫道：「對一個肩負人類痛苦、以人的榮耀為己任的人來說，少數幾個誤入歧途的人肆意的誹謗叫陣，是不放在心上的。」就像基督在十字架上祈求上帝原諒那些「不知道自己在做什麼的人」那般簡單、自然，巴巴亦祝福這些誹謗者。

巴巴宣稱人皆有神性。那些對這句話感到不舒服的人，我們可以問他們：「既然上帝無所不在，難道在人身上找不到祂？」對那些看到祂對待富人和窮人一樣慈愛，而傷心的人，回答是：「他們把煩惱的心和生病的腦帶來，我要他們分一些自己的財富和權力到靈性方面，像是服務一類的。」那些要祂「表演」神蹟，以滿足自己口味的人，一定要先了解，祂不是「表演者」。我們所謂「神蹟」，其實只是祂的愛的具體化。巴巴也解釋：「我變給信徒那些可以穿戴的東西，是讓他們戴上以後，能終生都和我聯繫。」

大多數的問題和懷疑都只是頭腦的聰明產生的，正如赫胥黎所說：「理性是用來產生有助於它自身被心靈改頭換面，和改頭換面成心靈，的內在和外在條件。」赫胥黎繼續宣稱：「聰明給了我們科技和力量，因此我們相信，我們只需要繼續更囂張地聰明下去，就可以建立社會秩序、國際和平和個人的幸福——儘管有各種跡象顯示事實正好相反。」

讓我們按照世尊的一再勸告，下決心把理性改頭換面成心靈——而非把它扭曲變形成聰明——來了解我們自己。讓我們發心解開我們自己的神祕，只有那樣，巴巴說，我們才有希望了解祂、了解我們是祂的一部份。然後，「我的『我』乃是上帝。」這個真理，就會發光照耀。讓那小小的頭腦在岸邊戲水吧，咱們可是要縱身跳入。

八、 明日

神啊！是怎麼發生的
在這個貧而老的世界裡

您如此偉大
卻沒人發現您

您那麼近
卻沒人感覺到您

您將自己給了每個人
卻沒有人知道您的名

人類逃離您，說
他們看不到您

他們轉身背朝著您，說
他們看不到您

他們塞住耳朵，說
他們聽不見您

十六世紀初德國神學家漢斯．丹克（Hans Denck）如是感嘆，無數其他人也如此嘆道。神聽到呼喊了，憐憫這可憐的世界，發願拯救我們，祂降生為沙迪亞．賽。

賽來了，像人一樣小，在我們中間，讓我們能看到祂。

賽來了，又親又近，讓我們能近身去感覺祂。

賽將自己給了每個人，卻沒有人知道祂的名號（所有名號都是祂的名號！）。

賽無處不在，所以不管我們逃向哪個方向，那兒我們都會發現祂。

賽在我們後方，在我們左右、前方，所以我們永遠無法轉身背向祂。

賽始終寓居在我們心中，所以耳朵塞住，我們還是聽得到祂的聲音。

人類無須再哀嘆他們的軟弱了，賽，聖愛的化身，在此。讓我們快樂起來，聆聽祂的聲音。今日貧窮而老的世界，將是明日的快樂新世界。

Jai Sai Ram

名詞翻譯與解釋

Atman：阿特曼、神性、佛性、自性、真我

Avatar：字面意思為「下凡」。神的化身；道成肉身

Bal Vikas：兒童心育班。Bal：兒童；Vikas：綻放。現已推廣至世界各地，稱為「沙迪亞賽人類價值教育」。

Bangaroo：班格儒。意為「金」，用來稱呼可愛且行為良好的孩子。

Bhajan：頌讚；讚美神的榮耀或佛的功德的「聖歌」。

Darshan：達瞻。見到神或一位聖者，並與其目光交錯。

Dasara：達色喇節。為期十天，為印度最重要的節慶之一。

Dharma：在印度文化中，dharma 是一個含義非常廣泛的字眼，有「德」、「義」、「正業（佛陀八正道之一）」、「正當的行為」之義；它亦指倫理、倫常—家庭、社會、人際規範；它亦指身為社會或家庭一份子，個人應盡的義務。Dharma 在佛經裡譯為「法」、「正法」、「達磨」，此字在佛教中所指的意義較廣泛。Dharma 為沙迪亞賽巴巴所揭櫫的五大人類價值之一，意指「正當的行為（義）」（但五大人類價值也合稱 Sarva Dharma），它超越宗教，是普世價值。

Guru：古魯；明師；上師

harijan：意為「神的孩子」，聖雄甘地用這個字做為對印度賤民階級的尊稱。

Lingam：靈甘。一種象徵希瓦神之物體，呈橢圓形或圓柱狀。

kalyana Mantap：吉事曼塔。是一種供吉祥的活動或典禮使用的建築，kalyana 意為「美麗、可愛、吉祥、受到祝福」

Narayana：那羅延那天尊

pandal：棚搭兒。一種臨時搭起來的結構或是永久性的建築，當做臨時的廟供祭祀用或作其他用途如舉行婚禮之用。

prasad：供過神，神祝福過的食物。

Purana：《往世書》。為一系列典籍，講述印度哲理、宇宙的成住壞空，與諸神、國王、英雄、聖者的傳奇故事。

sankirtan：一群人沿著街道，一面走一面唱誦神的聖號，通常於黎明之時。

Shirdi Sai Baba：舍地．賽．巴巴，為沙迪亞．賽．巴巴的前世。

Telugu：泰盧古語。一種南印度方言。泰盧古新年是泰盧古語言區的新年。

Vishnu：上主毗濕奴，為印度三大神祇之一。

地名翻譯

Anantapur；阿南塔普爾市。為百善地．尼樂園所隸屬的那個地區的首府。

Brindavan：布林達梵。位於邦加羅的白場（Whitefield），為僅次於百善地．尼樂園的第二大的道場。

Bhubaneshwar：布班內斯瓦爾。為印度東部奧里薩邦之首府。

Chitravathi：祁爪窪底河，流經布達巴底鄉。

Dharmakshetra；達摩史剎，為巴巴在孟買的道場。dharmakshetra 字面意思為「義的場所」、「正法之地」。Kshetra：場地；場所；地方。

Jaipur：齋普爾。是拉賈斯坦邦首府。

Kailas：凱拉斯峰。岡底斯山主峰之一，藏語稱為岡仁波齊峰。印度教、耆那教、佛教、西藏苯教皆奉為神山。傳說希瓦神居住在山頂。

Kozhikode：科澤科德。又稱 Calicut。現為喀拉拉邦第三大城。

Kurukshetra：庫茹之野，史詩《摩訶婆羅多》裡大會戰的戰場。

Madras：馬德拉斯。現改名為清奈。

Nilgiri Hills：尼利吉里山

Ootacamund：烏塔卡曼。又稱 Ooty。

Prasanthi Nilayam 百善地．尼樂園，為沙迪亞賽巴巴最大的道場。Prasanthi 意為「至高的寧靜」；Nilayam 意為「住處」、「居所」；Prasanthi Nilayam 意為「至高寧靜之地」。

Puttaparthi：布達巴底鄉（或布達巴底鎮），沙迪亞賽巴巴誕生之地，百善地．尼樂園道場所在地。

Shilong：錫隆。為印度東北梅加拉亞邦（與阿薩姆邦相鄰）首府。

Shirdi：舍地。亦譯為「希利地」。為沙迪亞賽巴巴的前世，舍地賽巴巴（希利地賽巴巴），所居之地。